

長篇武俠小說

龍虎鐵連環

王度廬著

王度盧著

長篇武俠小說

龍虎鐵連環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初版

龍虎鐵連環

定價

著者 王 度 盧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復興里五號

發行者 劉 彙 臣

青島 華縣路市場 新明出版社

漢口 洪 益 巷 青藜書局

南京 教 敷 營 大陸書局

北平 楊梅竹斜街 新華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長篇武俠小說

龍虎鐵連環

目次

|                      |                       |                       |                       |                       |                       |                       |                       |                       |
|----------------------|-----------------------|-----------------------|-----------------------|-----------------------|-----------------------|-----------------------|-----------------------|-----------------------|
| 第<br>九<br>章          | 第<br>八<br>章           | 第<br>七<br>章           | 第<br>六<br>章           | 第<br>五<br>章           | 第<br>四<br>章           | 第<br>三<br>章           | 第<br>二<br>章           | 第<br>一<br>章           |
| 月夜馬相追，大河競渡啼痕愁重疊，纖手揮刀 | 鞭撻忍頻施，狂夫心喪，鐵環生惡鬪，義士伸援 | 庭堂半夜，綠釵覓情仇，刀杖相敲，白面多薄倖 | 莽夫少女，結伴往龍門，愚愛痴情，尋郎來鳳邑 | 溪畔痛分離，頻叮海誓，竹間憐妾影，錯卜佳期 | 單手抖白光，狂生命促，雙騎來小鎮，少女魂離 | 依竹而居，賽隱娘訓女，隔窗攜刀，雌暴客鍾情 | 負傷忍恥，獨走撞山牛，醉酒遭疑，巧逢飛環女 | 巷裏覓嬌花，鏢頭被辱，江干生惡鬥，俠士揚威 |
| .....一〇六             | .....九二               | .....八二               | .....七〇               | .....五六               | .....四一               | .....二五               | .....一一               | .....一                |

長篇武俠小說

# 龍虎鐵連環

王度廬著

## 第一章

巷裏覓嬌花，鏢頭被辱  
江干生惡鬥，俠士揚威

安徽南部風景秀麗，文物薈萃，出產極豐，蕪湖的稻米，祁門的茶葉，宣城的紙張，徽州鈔票，皆是四遠馳名，每年運銷到外省的不知要有多少，因此而起家成爲鉅富的人也很多，不過，單先交通不便，行旅困難，皖南又山水相連，處處是叢林茂叢，時時有強人出沒，所以作買賣的人要是在蕪湖貨，提銀，必要請保鏢的人才行。彼時（清季）皖南最有名的就是「通遠鏢店」，這鏢店開設在蕪湖，店中有個最出名的鏢頭，叫作龐大凱，這人是北方人，原籍陝西武功縣，他長的也真不愧是一條「關西大漢」，身子至短也有七尺半，膀闊腰圓，遠看着簡直像一座石塔，胳膊比拴馬的柁子還要粗，大腿比二百年的松樹還要壯，一張又圓又黑的臉像是一個大鐵鍋，眼睛瞪起來比燈籠還要亮，尤其到了夏天，他受不了江南那種炎熱，每天總是光着身子，穿着一條短褲到江邊去洗澡，當他在那滾滾的江濤之中，扎下一個猛子，浮了半天水，再露出頭來爬到岸上之時，假若不是認得他的人，一定要嚇一大跳，說出江裏爬出個水怪來。龐大凱的武藝是頂好的，會使一桿九十斤沈的大鐵棍，也會耍刀，

尤其是腕子有力，無論多麼堅硬的石頭，只要他用腕子一砸，立刻就變粉碎。據他說：他這點本事都是跟他的師父金爪張老爺學來的，並說他跟他師父在華山上學藝，本訂約是應當學藝五年，可是因為他嫌山上太悶的慌，不到一年半他就跑出來了，所以他只學會了他師父的武藝十成之中的一成兒。他又說：假若他把他師父的武藝全都學來，不要說石塔他一推就倒，就是他手中的鐵棍，一擡一准折。他從江湖流落到皖南，因為打了通遠鏢店的掌櫃子飛猴楊六，才交了朋友，被請入鏢局，保鏢兩年零三個月，打死了十幾個強盜，打死了七八個與他們爭買賣的鏢頭，蕪湖街頭巷口所立的「泰山石敢當」的石碑，和城外石頭蓋的節孝牌坊，都叫他的腕子砸得缺一塊，斷半截，簡直沒有一個完整的。

有時人家的牆塌了，樹倒了，也來疑惑他。因此龐大凱的威名遠震，有些人恭維他，就送他一個綽號，叫作「撞山牛」。他也很喜歡人家送他的這個綽號，他說：「這個名兒，比我龐大凱的名兒還好聽，龐字太難寫，別人寫出來我都不認的，乾脆我就姓牛好了，或是叫牛大，或是叫大牛。」有的人就故意刺激他，說是：「送給你外號的那些人，他們不是好意，是跟你開玩笑哩！你想：牛是多麼笨，多麼蠢的傢伙呀！」他却哈哈地大笑說：「不要緊，說我是牛，總比說我是兔子強得多！」因此他還是自命為牛，一般江湖人並編出了幾句俚歌，專來說他，却是：「南邊的路，北來的牛，鐵棍金刀鋼手腕，誰見他來誰發愁！」有些街上的小孩子一見他來了，就追着他唱，龐大凱張着他的大嘴

不住哈哈地大笑，掏出幾文錢來買幾塊麥芽糖，分給那爲他唱讚美歌的孩子們，然後他得意地邊邊大步兒走去，心裏還想着：「我龐大凱的名氣可真不小啊！」龐大凱就住在通遠鏢店裏，他沒有家，當然更沒有老婆，可是他確實對南門外柳家橋的張學究說過，他在老家確實娶過老婆，至於他的老婆是死了，還是跟他世離了，他却沒對人說過。不過有時他多喝了兩盃酒，就皺着兩道眉，發起了長嘆，似乎他也是一個情場中失意的人。龐大凱以一個三十來歲壯年的強健漢子，吃喝又都不發愁，自然是要找點兒精神上的調劑，所以他就在通遠鏢店的後邊小胡同裏結識了一個蕩婦，名叫陶七姐，外號兒叫「小黑貓」。要說陶七姐生得只是黑一點，其餘別的都好，都够使人着迷的，尤其是那一雙腳，永遠穿着白繡的紅鞋，鞋尖上永遠爬着一個蝴蝶。

她嫁過男人沒嫁過男人，連龐大凱也不知道，她今年二十三還是三十二，龐大凱也連問都沒問過。不過龐大凱保鏢所掙的錢都花在她的身上了，龐大凱一到了月底總是青黃不接，連喝酒的錢都沒有。但是當了褲子也要去瞧瞧陶七姐。這天，快到五月節了，通遠鏢店的掌櫃子飛猴楊六把龐大凱每月應得的四兩銀子，和另外封着的四兩銀子，一併交給了龐大凱，他那瘦臉上帶着笑說：「大哥，請收下這個過過節吧！初五那天你可別出門兒咱們請幾個朋友，在一塊兒樂上一天。」龐大凱裂着大嘴，笑了一笑，伸手拿起來八兩銀子，但這點兒銀子到他的大手裏却顯得很輕，龐大凱出了鏢店，腦子裏

也不用想一想，兩條腿就自然而然的往鏢店後的那小胡同走去了，此時他穿的是青布褲子，黃繭綢的汗褂，鈕扣不繫，露出他腰間的一條繡花帶子，這條帶子就是陶七姐給他繡的，陶七姐對他真有情，他近些日常想着，非得設法發一筆大財，把陶七姐獨占到自己的手裏，那才算是心滿意足，像這樣陶七姐朝張暮李的總使他的心裏咬悶的慌！當下龐大凱來到後胡同那家小黑門前，這小黑門就如同陶七姐那張又嬌又脆的小圓臉蛋兒，正在開展着，向着他笑呢，他把八兩銀子揣在懷裏，鼓鼓囊囊的，叫人猛一看倒好像至少有十六兩，他就大踏步往門裏去走，不意一脚才邁到門裏，他就怔住了，原來陶七姐正在屋裏嘻嘻哈哈的笑，並且有男子聲，輕佻着說：「我先給你打一付金鐲子，作表證，半個月後我一定回來娶你！」龐大凱驚愕起來了，真想不到，陶七姐還有比自己更熱的男人，他一生氣，緊握拳頭來，但是想了想：她不是我包下的，我既不來，還能攔得住別人來嗎？她早就叫我給她打金鐲子，我給她打不起，如今別人有錢願意給她打，她還罷不要嗎？只是那小子說是過半個月就要娶她，這却是可恨！當下龐大凱把拳頭往門框上去撞，只聽「咚！」的一聲，磚屑紛紛落下。

他心中的氣才像是一點，本想屋樣的人一定要聞聲而出來看他，他就可以再施展兩手，嚇一嚇那要娶陶七姐的小子了，却不料屋中一點聲音也沒有，十分的岑寂，龐大凱的妬火上升，瞪着大眼睛自己先想了想，便點頭說：「好！叫你們執去！我自有法子！」此時屋中的陶七姐嬌媚的說：「你



是這就要走嗎？……你到了宣城幾日才能回來呀？……快一點不行嗎？……節前回來吧？」龐大凱聽到這兒，不禁心中暗嘆了口氣，說：「壞了！我這個節怕過不痛快了！」他還側耳聽着，聽裏面一陣陣的發出來情話纏綿，又待了一回兒，忽見屋門開了，他却趕快的一退步，退到了門外，貼着牆根兒站立，就聽門裏，陶七姐嬌媚的說着話兒，送出了她的情人來，龐大凱又往遠處挪了挪身子，只見由門裏走出來一人，身穿藍綢長衫，飄飄洒洒的，脚下是青緞鞋，腦後垂着一條黑亮的長辮子，身材挺拔，似比自己英俊得多，陶七姐穿着大紅色的肥褲子，淺綠色的小汗巾，兩腳登在門檻上，像小喜鵲登在梅花枝上那般的輕俏，招着手兒嬌聲叫道：「你可快回來！別叫我淨想你啊！」那已經往南走了兩步的人，回頭一笑，龐大凱看出來，這人却很面生，但是白而秀眉，有着英氣煥發的兩隻眼，真是一個美少年，龐大凱不覺有點自慚形穢了，那少年只回頭向陶七姐笑着點點頭，並沒說出的別的話，更沒有注意到龐大凱，陶七姐却扯頭就看見了他了，悄聲兒說了一句，「牛頭！你在這兒幹什麼啦？不進來，怕門檻咬了你的牛腿嗎？快點進來吧！」說着話，她就一跳跳到門裏，輕盈盈的跑進屋裏去了。這裏龐大凱聽了這陶七姐的這幾句話，他倒不禁心花怒放，隨之進門，走到陶七姐的屋裏，他却又有點發妬，原來桌上放着一隻元寶，一定是那少年留下的，約莫着那分量，比自己懷中的銀子可沈得多，陶七姐先把元寶鎖在箱子裏，就往牀一躺，由枕邊扔着的一集繡花荷包裏，掏出兩塊板柳來放在

嘴裏嚼着。

半天可也不說一句話，龐大凱是心裏很急，想找話却也不知說什麼話才好，剛才的那一股妬恨還警在他的心裏，他又捨不得在他的「情人」跟前發洩出來，又良久，他才問說：「你這個五月節打算這麼過呀？」陶七姐說：「節呀！我還不定過不過嘍！在這兒過節，我也過膩啦，我打算上別處兒過年去。」龐大凱就瞪眼問：「你想跟誰去過節？」陶七姐一邊嚼着檳榔一邊拿小腳登銅牀兒的欄杆說：「你就不用管啦！告訴你，牛頭，咱們兩人認識不是一天半天嘍，你沒跟我紅過臉，我知道你一定也心痛我，願意我早日嫁一個人！」龐大凱的頭上就跟被個燒紅了的鐵篩篩着似的，氣得頭真發昏，就說：「你不是說，將來要嫁我嗎？」陶七姐說：「那是說，我心裏可沒那麼想，牛頭你這個人是不錯，可是你一節才能够掙幾個錢，養活得起我嗎？再說，唱曲的詞兒裏說得好，是自古嫦娥愛少年……」龐大凱氣忿忿的說：「我也不老！」陶七姐又笑着說：「又道是：俊俏的小姐想配如意的郎君。」龐大凱更氣了，想着：她所想的那「如意的郎君」一定就是剛才那個穿藍綢衣裳，白小臉兒的小子嘍？遂就怒不可遏的問道：「你他媽的可不配稱小姐！」這句話，立時就把陶七姐招惱了，陶七姐向來還沒跟任何人，尤其是對龐大凱！這樣惱怒過，當妓女的對客人給的氣，給的罵，都得受着，尤其是龐大凱這樣的「怔頭青」，誰敢觸犯他？但現在陶七姐竟完全變了臉，變了脾氣，把口中的唾沫

使力的向着他一啐「呸！」一口帶着板柳渣滓的唾沫，正啐在龐大凱的黑臉上，龐大凱不由得掄拳說：「狗娘兒們！」陶七姐拿小腳又向他一踹，翻身滾起來就撒潑的亂躑，拍着胸說：「什麼娘兒們？以後你得叫我太太，過一年你得稱我夫人！牛頭！你可知道點好歹，咱們好過一場，今兒我還叫你進門，這是面子！現在我告訴你，老太太快要嫁人啦，嫁的是你剛才也大概看見過的，那是鳳陽府的少太爺，你只要敢欺負我，他就能夠給我報仇！」

龐大凱更是生氣，罵道：「什麼少太爺？狗太爺，我先揍死你……」說到這裏，他真想一拳把這陶七姐先砸死，可是他的大鐵錘一樣的拳頭，可不敢真個砸下，因為怕一砸，陶七姐就真死，打場官司倒不要緊，可是現在看陶七姐這潑樣子，還怪迷人的，捨不得，但是這口氣不出也不行呀！這個「英雄」不逞一逞也是不行呀？大概現在那個小白臉還沒走遠，我先去追着他，把他那張臉，打個「希裏嘩喇」，叫他鼻子歪，嘴腫，兩隻眼睛變成一隻，那還叫他充什麼「少太爺？」叫陶七姐還比什麼「嫦娥愛少年？」當下龐大凱煞煞附體，指着陶七姐說：「你也別撒潑？我去找那小子，待會兒叫你看！」陶七姐氣得也直喘氣，鬢邊直流汗，拍着胸脯表示不但絲毫不怕還趁心呢，說：「你去吧！他住在江邊大衙利進號，他也聽說過你，你去見他更好，可是，早先咱們還不錯我，我告訴你一句良言，你可要小心着點兒命！」沒這句話還好，有這句話，撞山牛龐大凱的怒火更加火上澆油，撲突突的

騰起來更高，立時轉身掄拳掩出了門，走出了這條「嘈藏春色」的小胡同，通遠鏢店的開口有許多的閑人，一看見他這怒着眼睛，握着拳頭臉上還有唾沫的樣子，都趕過來問說：「怎麼啦？牛爺，是誰惹了你啦……」龐大凱却一言不語，直往北走，一些人都驚訝地在後面跟着他，有一些孩子們更是尾隨着他，並齊聲大唱道：「南邊的路，北來的牛，鐵棍金刀鋼手腕，誰見他來誰發愁。」龐大凱被這些人這樣的一助威，他更加怒氣沖沖，意態洋洋地走得更快，有人說：「牛爺！我們替你到鏢店取刀去吧；擾您的那鐵棍去吧？」他也顧不得理，他就兩眼各處張望，這麼許多的往來人中，却沒看見那個穿藍綢衣裳的人，他掄着兩隻鐵臂，健步如飛，又好像是架着一陣「妖風」，呼地一下就來到了臨江大街，利進就是這裏很大的一家米行。

江上，近處檣桅如林，碼頭上人聲嘈雜，遠處却是風帆片片，利進號大米行，臨江開設，是有五間大門頭，裏邊的大米堆成了山，夥計也不少，可是龐大凱就沒有看見那穿藍綢衣裳的小白臉，他這時才用袖子把臉上的唾沫擦了一擦，他倒不覺這唾沫濺，因為這是陶七姐的小嘴裏吐出來的，只是，這口氣難忍，這個「英雄」不能不爭一爭，此時，那些孩子們又都圍着他，跳着，齊唱：「哦……哦……鐵棍金刀鋼手腕，誰見他來誰發愁！」他就氣勢汹汹直奔利進號，大踏走進去，喊問道：「喂！有一個他媽的什麼風陽府的少爺？那狗小子，你們叫他滾出來！」這句話還未說畢，只見由裏邊的樓上

「咚咚咚」走下來一個人，正是那穿藍綢子衣裳的小白臉，他却沉得住氣，他也竟一點兒不慌，他連將龐大凱細詳地打量一下也不打量，他只是冷淡的問道：「什麼事！你是來找我的嗎？」龐大凱罵道：「不找你找誰？他媽的！你來判蕪湖，你可睜開了你那狗眼，你知道我掙山牛龐大英雄嗎？」這人搖頭說：「我不知道，你來找我，是因為什麼事吧？」龐大凱把拳頭舉起，瞪着眼睛說：「我來找你，就是你得知道！小胡同裏的陶七姐那是龐大英雄的人，你他媽敢沾，我一拳就要了你的命，你快些給我滾開這蕪湖，要不然，我把你扔在江裏，叫你給龍王爺擦屁股去！」對面的人也跳起來說：「胡說！你敢侮辱你岑大少爺？你可聞說過我白面俠的名字？」龐大凱說：「什麼他媽的你白面俠！我餓頭俠也不管，着拳吧！」說時，狠狠地一拳迎面砸來，這白面俠却巧妙地一閃，就避開了，同時斜探臂來抄他的臂子，龐大凱却又將拳橫掄，白面俠又撤步走開了，龐大凱緊跟着來了個「餓虎撲食」，向前猛躍，白面俠却想要避柱而逃，龐大凱一伸手再來擒他，一手却連臂橫擊，喊：「你個小子還想那裏逃跑？」胳膊帶着風打去，却聽「砰！」一聲，正砸在柱子上，震得屋宇都亂響，頂棚上掉下來許多的灰，幸虧這柱子是黃松木料，要不然真得斷了。嚇得掌櫃的恨不得鑽進了米囤，夥計們是有的藏進了櫃房，有的逃往門外去了，門外這時看熱鬧的人，圍擠得已經密不透風，那些孩子們仍在大喊：「南邊的路，北來的牛，鐵棍金刀鋼手腕……」龐大凱的威風更起，一個箭步躍過了過去，正如獅

子搏兔，蒼鷹捕蜜蜂，一拳向白面俠的後背就砸，却不料，白面俠在此時驀然一轉身，收腰轉臂，手若鋼鈎，將龐大凱的腕子一帶，這拳法，叫作「腰脇之處彼來攻，翻手減身左取中，扶捺任彼單劈手，取其手腕自然鬆。」原來龐大凱那兩下子已經使得差不多了，氣兒鬆了，何況白面俠的力氣也不弱，這麼一帶，倒沒有把他帶扒下，可是同時用拳又向他的「靈墟穴」一杵，「嘭」地一聲，正打在他的右肺尖之處，只見龐大凱身子向後一仰，頓然趕緊就挺身站住了，可是臉色當時蒼白，他也成了小白臉了！白面俠又將腳飛起，向他的「氣海」踢去，再往下一點，就是小肚子。龐大凱痛得可真受不了。

頭上的汗珠子跟黃豆那樣大，一顆一顆的往下掉，他可那裏服氣，忍痛前撲，雙拳並舞，要來同白面俠死拚，外邊却有他同鏢店的夥計賽猴兒滑三，飛跳進來，喊聲：「大牛！把刀給你！」說話時，「唸」地將一口刀扔了過來，龐大凱還算行！未容白面俠將刀搶在手，他就先抄住了刀柄，換手「刷」地一聲掄了起來，白光閃動，逼得白面俠不得不又轉身跑開，龐大凱趕上一步，掄刀自後劈來，然而，人家忽地又一翻身「巧換金樑」，「吧！」又把他的腕子托住了，遂即將刀奪去。抖起刀劈擊而來，龐大凱一看不好！這才見出此人的厲害。疾忙轉身，撒腿就奔，他的身體似乎受了內傷，奔都差點奔不動啦。幸仗着猴兒滑三自旁一攙他，他才算出了這米行的門，這時，一般看熱鬧的人，連那

些孩子全都溜開了，白面俠持刀追出來，指着說：「我早認識你，是這地方的一個惡霸，那陶七姐原是一個可憐的孩子，你竟在平日欺負他，霸佔他，因為你這個兇徒，我就是不愛她，我也得把她救出，作我的妾！」龐大凱又跳起來了，瞪着眼說：「什麼？作你的妾？好……那是我的婆娘！」他一眼看見，他的兩個夥伴。已把他的那根九十斤沈的大鐵棍給擡了來，他脚步兒一溜一點地往那邊走，張着手說：「快給我！快給我！……」他將鐵棍抄在手；往日他嫌這鐵棍輕，今日却覺着太重，咬着牙掄將起來，又奔了過去，以「泰山壓頂」之式，向着白面俠就砸，白面俠却仍是先是閃避，龐大凱就砸了個空，「噹！」地一聲，鐵棍砸在地上，白面俠這時才掄刀進逼，以「翻雲推轉」式來取，龐大凱疾忙斜棍去迎，只聽「哈！」地一聲，又聽「噹哪！」一聲巨響，龐大凱將棍扔在地上，急用右手握住左手，順着手指縫兒，鮮血「滴滴嗒嗒」淌了下來，他的臉色變得好像一張灰紙。白面俠用刀指着他說：「你知道厲害了吧？告訴你，以後你切不可這樣的胡爲，那陶七姐生得那樣漂亮，你想佔着她，你真不配！告訴你，你若是不服這口氣，可以到鳳陽府去找我，我絕對隨時領教。」說時，微微的笑，真是一個又毒又辣的風流少年，連那口刀他也不屑於要，扔在地下，他就走回利進號大米行去了。

## 第二章

負傷忍恥，獨走撞山牛  
醉酒遭疑，巧逢飛環女

龐大凱現在的褲和鞋襪全都滴染上了血跡，他的右手還緊握着那隻左手，他受的傷，不叫人看，其實，地下也找得着，他是被人家的刀，削去了三個手指頭，他叫賽猴兒滑三，一個一個的給他拾起來，連土帶血，他接過來，放在自己的嘴裏，「克崩克崩」地全都嚼着吃了。把賽猴兒嚇得，急得，直跺脚，說：「大牛！龐大哥！你何必這樣兒呢？既走江湖，說不定就有個頭傷脚破，如今咱們什麼也別說了！算他白面俠岑大少的武藝高強。可是，你的這隻右手還一點沒傷，武藝不會再練嗎？又有咱們的弟兄，將來准能報這個仇，咱們跟他白面俠，走着瞧！得啦！我攙着大哥你回去吧！」龐大凱却連連地搖着頭，他向四下裏看，剛才給他助威看熱鬧的人，尤其那些給他唱「讚美歌」的孩子們，此時一個也不見了，飛猴楊六，這半天就沒有出頭，還不如他的師弟賽猴兒，有義氣，我自給他的鏢店幫了兩年零三個月，真他媽的叫人心寒！而人家利進號大米行，夥計跟掌櫃的可全都高了興了，都在那門裏，向着他直擠鼻子，動嘴，然而現在龐大凱，並不再像剛才那樣的怒氣填胸，他只是長吁短嘆，向賽猴兒說：「老弟！咱們該分別費！蕪湖這地方，我是栽啦！沒有臉再混啦！」賽猴兒說：「你不當鏢頭也行，可是回鏢店養好了傷再走，好不好！」龐大凱搖頭，說：「這兒的人，我都沒臉見啦，一刻我也不能再待，勞你駕？把地下扔着的刀跟我的鐵棍都拿走，去告訴陶七姐，她愛嫁誰就嫁誰！」說着轉身向江畔去搭船，賽猴兒追過來，叫着說：「龐大哥！你先別走，你帶着盤費了嗎？」龐



大凱點了點頭，一脚已登在一隻江船的跳板上，賽猴兒仍然追過來，由懷裏掏出大概也是剛從鏢店得的工錢和過節的錢，統共可還不到二兩銀子，就都塞給了龐大凱，他才回到岸上，抬着手說：「龐大哥！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弟兄，後會有期！」龐大凱也用受傷的手抱拳，同時他的大顆眼淚也不住流下。

龐大凱上的這是江中的擺渡船，少時船開了，他就低着頭，坐在船舷旁，一點精神也沒有，連賽猴兒贈給他的路費，身上共有銀九兩餘，够了，足夠回老家陝西武功縣的了，不！回家可幹嗎？家裏的老婆也早就跟了別人啦！不如直頭就上華山，重拜金爪張老爺，學那九成兒武藝，那時武藝學成，至多四年，還不够嗎？他媽的非得再找他白面俠岑什麼少太爺，那時也叫陶七姐看看我，雖然我只賸了七個手指頭！

江波蕩漾，船隻搖搖，把他渡過了大江北岸，他才鬆了一口氣，天色已過了嚮午，他也還沒吃午飯，然而，手疼，前胸疼，肚子下邊也疼，精神更是不振，原想雇上一輛獨輪的小車坐上，叫人推着，可是往北的大道他簡直不願意走，因為大道上的人是那麼多，難免不遇見鏢行的朋友，叫他們看，我撞出牛龐大凱，竟成了這個樣子了，他媽的那有多麼丟人！

所以，龐大凱就故意走僻靜的路，走的都是河隄，田徑，眼望的都是垂着絲的楊柳，小橋，茅舍

，和那綠油油水田，小孩們在田旁牧那長犄角的大水牛，女人都光着腳在田裏工作，看見了女人，他深深地後悔，覺着已經在老家把原配的老婆全都弄丟了，何必又來判蕪湖結識上那麼一個小黑貓陶七姐？不因爲他，今天這跟頭也栽不了，完了！也是我的錯，媽的！以後仇是得報，藝是得學，可是他媽的我千萬別再接近婆娘，只要把今天這口氣出了，我就當和尚去了！

龐大凱辛苦疲勞，在路上彎彎曲曲，直走到日落黃昏「老爺！這是什麼地方兒呀？」他簡直轉了向，走糊塗了，不知那裏是南？那裏是北？只覺着越走地勢越高，道越窄，兩旁的樹木又密，他簡直是上了山了，心說：了不得！難過得他真走不動，只得坐在道邊歇一歇，這一歇，可就起不來啦，只覺着滿天的星斗，他腹中既饑餓，嘴裏又渴，就「嚶啞！嚶啞！」的勉強的爬起來，想要找一個人家討點飯吃，於是他就往上去爬，因爲這實在是一座山，所以他必須兩手着地才能够向上走，他這時，自覺得也跟前是差不多了，而且是一隻受了傷的笨牛，傻牛，想這時那白面俠姓岑的一定在洋洋得意，在那小胡同裏的小房子，跟陶七姐在調笑了，這真是氣人，此仇非報不可！

他爬了半天，這座山本來不太高，轉過了一個山環，忽然就看見上面有燈光，這就跟救命星似的，令他十分的喜歡，於是更努力地往上去爬，他的一隻左手雖然掉了三個指頭，但光憑一隻右手也很能够使力，他又像一個瘤腿的牛，可是他居然爬到了山頂。直起腰來，在地上坐了一會，他就見這地

方十分的清雅，稀疏的竹林，淡淡的燈光，再一轉頭向左，白茫茫的一大片，啊呀！這原來是長江！我並沒走出蕪湖大遠，江上處處有風帆，近處也有幾艘小小的漁舟，舟上也點起了熒熒的漁火，風景可愛，他就站了起來，向前又走了約二十多步，穿過了竹林，他這時可更喜歡了原來還有燈光的小屋，還是一家酒店，這大概是爲附近漁舟上人來此休息的，燈很亮，燃的多半是菜油，桌子，案板，全都十分乾淨，上面還擺着大盤子，裏邊盛的大概是嫩鴨，還在冒熱氣呢，一個三十來歲的酒保，正在那裏洗盤，可還沒有客人來，龐大凱就用右手拍拍身上沾的土，把左手藏起來，勉強忍着傷痛，大踏步地走進了這酒店，見了一個竹凳子，他就坐下了，說聲：「給我來一壺酒吧！有什麼吃的都快給我拿來，」酒保把他看了看，可是沒說什麼，便把一壺酒，和一小碟煮青豆，一小碟醋魚，給他送過來，龐大凱却搖頭說：「這不行！這不能解餓，我是餓極啦！走了一天，才找着你們這個地方……」說到這裏，却又覺這話，能叫人家生疑，走江湖的，尤其現在是倒了楣啦，更不能說真話，隨就又做出悠閒的樣子，說：「我本來是因爲聽說你們這兒的風景好，我才來玩玩，沒想到玩了一天，把回去都耽了！飯也買不着，店也看不見，急了半天，好容易才找到這兒，掌櫃的！你們的買賣好嗎？」還掌櫃的酒保把他細看，確實顯出疑惑的樣子來了，他可更把手，恨不得要藏在褲子裏，酒保就問他：「你想吃什麼？」他說：「我看見你們這裏有煮鴨子，越肥越好，給我切一大盤子來，你們這裏還有

饅頭嗎？」酒保說：「沒有饅頭，只有米飯。」他說：「行！無論大粗飯，小米飯，快盛來，我都能吃？……」這話說出來，自己可又覺着漏了「底」。

本來，這還是在南方啦！我在蕪湖住了兩年零三個月，附近的地方我也都走過，就沒吃過幾回饅頭，也沒見着小米飯，這回可是露了底啦，別叫他疑惑我是從北方逃來的殺了人的兇犯，跟滾了馬的強盜呀！……於是一陣胆寒，趕緊故意學了幾句皖南的話，並催着說：「快拿來！快給我吃，我吃完了還要回家去睡覺呢！我的家在蕪湖城裏……」他說完了，只覺着這酒保依然不動一動，依然把一雙懷疑的目光，向他的身上不住的溜，他可真惱了，這要是在往日，他真許掄起了「鋼拳」，一下就把酒保打死，現在他可不行，他又想：這勢利眼的酒保也許看着我沒錢？遂就一拍胸，說：「我身上帶的有銀子呀！你別不放心！快給我切鴨子盛飯去吧！……」他用右手一拍胸，雖然還是沒有露出他那受傷的左手，但是他衣襟上和褲子上的斑斑點點的血跡，却都由燈光照到酒保的眼睛裏，酒保就更顯出來驚疑。

他真動了氣，然而還竭力地忍着，酒保轉身，回到那案子旁，就給他切來了幾塊煮鴨；切的是鴨子屁股，肉倒是挺肥，又給他盛來一盤白米飯，他就像見了寶貝似的，連酒帶肉，帶米飯，就同時地張開了大口，又嚼又吃，吃下了一盤飯，還要叫酒保再給他盛，他向四下一看，不由就嚇了一大跳，

原來是不知在什麼時候，那酒保竟自走了，現在這裏是個空酒店，沒有人，一邊是竹林被風吹得簌簌地響，一邊是長江，江上的風帆模糊，而東方的新月已出，江水越顯得茫茫，浩浩，而什麼也看不清。龐大凱在這時就不禁打了一個冷戰，心說：不好！剛才那酒保一定不是個好人！他走了，一定是去勾人要來收拾我？不然就是去報告官人，拿我當賊去辦？我龐大凱今天本來已經栽了跟頭，若是再無緣無故挨上一場冤枉的打，或是胡裏胡塗落場官司，我就更不能活了，叫江湖人聞說了，更得笑話我，白面俠知道了，還不得樂得跳起來？陶七姐那小嘴兒也得笑得閉不上呀？……媽的！我不甘心吃這虧！我得趕緊走去，想到這裏，不由氣忿忿的用拳頭一捶桌子，「吧！」地一聲響，但是，他可忘了，用的正是他那隻受傷的手，痛得他「哎喲……」喊叫了一大聲，吸着氣，站起來，像「抽瘋」似的不住地來回走。

他又走到那案子旁邊，一手扳着酒缸！這酒缸不太大，是瓷的，他就「咕嘟咕嘟」一連氣喝了十幾口，酒流了他一臉一脖子，同時「吧……」噍！……「噍……」因爲他只用一隻手，本不得力，竟把這瓷酒缸掉在地下，摔成粉碎，而酒洒了他一脚，他瞪着鈴一般的兩隻圓眼，兩旁觀瞧，倒是沒有人來，也沒人聽見，於是他又略略放點心，把煮鴨按住，低着頭，大口地去啃，啃了好幾口，又用手抓籠裏的米飯往嘴裏填，填了幾口見旁邊有一隻大水缸，他又伏在江邊，跟牛似的，把涼水喝了一大桶，這

可真飽了，也不渴了，但就在這時，忽聽外邊有尖銳的聲音喊着說：「怎麼沒有人呀？他跑了吧？……」龐大凱又嚇了一大跳，假如這水缸要是長江，他真不得藉「水遁」而逃，他連脖子也不敢擡，又聽外邊的人說：「他一定害怕啦！怕要了他的命，所以才先跑了，……」龐大凱一聽，就是更害怕，不過却又有些驚訝，因為聽這說話的聲音，細聲細氣兒的，似是一個女人，女人的聲兒他是聽得出來的，因為他以前常聽陶七姐說話，至於他家鄉那個老婆說話的聲音，他是早就忘了，不過，這彷彿是特別的嬌嫩而好聽，他就低着頭想再聽一聽，可是，就聽見是那酒保的忿怒之聲，說：「他決跑不了，我看見他是受着傷了，衣服上全是血，手指頭掉了三個……」這裏龐大凱更爲驚訝，心說：好毒的眼睛！原來你早就看見了！我沒有藏住。這時又聽鋼刀敲着石頭地，「噹！噹！」地震耳地響亮，酒保怒罵說：「快滾出來！別等着我們搜出來你！那時可是你磕頭哀求也不能叫你活！……」龐大凱一伸右手，把案子上放着的那把切肉用的尖刀抄起來，這時就聽外邊的女人又說：「快看哪，他藏在案子後邊啦！哎呀！他把酒缸都給摔碎了！……」這時龐大凱真不禁覺得慚愧，更是十分的性急，只聽那酒保怒吼道：「好大胆的賊！你致來到這裏胡鬧找死！」喊聲之下，猛掄閃閃的鋼刀跳進屋來，轉到案子後，望着了龐大凱，他就狠狠地，鋼刀落下，就砍龐大凱的脖頸，龐大凱却用尖刀一迎，只聽噹噹！一聲響，兩口刀交撞在一處，大概震得這酒保的手腕有點發麻，趕緊撤後了半步。

龐大凱却急急地，連擺他那只贖了兩個指頭的手，連說：「別怔來！別怔來！我不是賊，我是沒法子！……」女人說：「你還不是賊？你偷酒，又偷肉，還搶刀？……」龐大凱說：「是是是……這我也是出於無奈，現在我有銀子，可以拿出來賠你們！……」女人指着他說：「你那銀子也決不是好來的！不是偷來的，必是搶來的，看你那個樣子？就像個糞坑裏爬出來的餓鬼……」龐大凱心裏說：還有這樣罵人的？他定眼一看，只見這女子穿的是綠衣裳，綠褲子，渾身上下是一身綠，好像是個綠小蛤蟆，但蛤蟆那有這樣的好看呀？那有這樣的窈窕呀？長的長眉毛，細眼兒，小嘴兒，瓜子臉兒，簡直是個天仙，年紀還怕不到二十哩，比陶七姐好看十倍，比我家裏那已經跟了別人的老婆，真高得好像天上的鳳凰跟地裏的蛆，他沒瞧見過鳳凰，但這女子長得可真像鳳凰，是一個綠鳳凰，因此龐大凱更不能要兇了，就咧着嘴說：「大姐！你聽我說！……」女子瞪眼說：「誰是你的大姐？」說時「嗖」地一聲，跳上了案子，就用腳一踢，這腳兒可真小，穿的還是綠鞋，龐大凱倒是看清了，然而一脚踢中了他的前胸，他當時「噯喲！」一聲的喊叫，「咕咚！」摔倒在地，立時就昏暈了過去。

不知過了有多大半天，龐大凱才漸漸蘇醒過來，但是，頭還暈得很，心裏却明白，也許是剛才的酒喝得太多了，然而，這女子厲害！我可千萬別動彈，一動彈，她若是再踢我一腳，我就非得「壽終

「不可，所以龐大凱依然緊緊閉着兩隻眼，連大氣兒也不敢出。」

只聽旁邊另有一種聲音，却像是老太太的聲音，說：「你怎麼不問個明白就下手呀？他就是偷點酒，偷些飯，也不算就是什麼惡賊呀？他倒許真是餓的，你看這個人手指頭都掉了，身上還有暗傷，倒許是受了惡人的欺侮，你爲什麼不問明青紅皂白，就下毒手，踢他？這，你爸爸活着的時候決不能叫你這樣做，咱們以後更得做好事！胡阿二，你老是爲一點小事，就去找我女兒，早晚得因爲你給我們惹出禍來，那時我們可就得搬走了，看你這個酒店還怎麼開？」龐大凱偷偷地，把眼睛睜開了一道細縫，他見燈光照得那麼清楚，在自己的身旁站着那酒保，他的名字一定就叫「胡阿二」，他被申得斥低了頭，可沒看見那女子，也許她在木案子的外邊站着了，只見一位老太太，頭髮眉毛都白似雪，一臉的皺紋，彎着腰，可不拿拐杖，氣得身上直哆嗦，說：「你們！你們！淨背着我幹這損陰害德的事，剛才我要不是聽見有人喊叫，我還不知你勾了我女兒，又在這裏害人呢！你看這人有多麼可憐？他已經受傷成了這樣子了，你們還要叫他死？他的家裏一定也有妻子老婆孩兒呀！再說我看這個人長的倒還忠厚，不像是什麼惡人！……」

聽到這裏，龐大凱不由得淚模糊了眼睛，他就跟個小孩子似的大哭着說：「老太太……嗚嗚嗚嗚……」他還不住的直抽搭，老太太說：「好嘍！他甦醒過來了！……」又說：「你就起來吧！你別



害怕啦！有我在這兒他們誰也不敢欺負你啦！」龐大凱就更傷心地哭說：「我身上痛！……我爬不起來呀！老太太！……」老太太似乎感覺着驚異，並且彷彿是更關心了，說：「傻豹！這還也是個北方人呀，阿二！快把人家給揹起來吧！」胡阿二不敢怠慢，趕緊就轉身挽扶龐大凱，然而龐大凱如一匹死牛，他瘦得好像小鷄，地下洒了那些酒，脚下稍微一使力，就要被滑倒，幸虧龐大凱自己也使力，這才站了起來，他的身材，簡直得低着頭看這胡阿二跟這老太太，他就依然流淚，說：「多虧老太太救了我，我姓龐叫龐大凱，我是陝西武功人：……」老太太說：「嘔！你原來是武功人呀？我們的老家是在絳州龍門，離着陝西也不算遠，你是個幹什麼的呀？……！」龐大凱嘆了口氣說：「咳！別提啦！我龐大凱是個好漢子，保鏢的，生平沒作過不義之事，沒取過不義之財，我有點力氣，會些武藝，可殺的那是賊官惡霸，救的是寡婦孤兒，打的是世上不平，也沒無故的欺負過人，可是今天，我受了人的害！」

老太太說：「你也不用難過，今天你既遇着我們了，你受了什麼委屈，你就自管告訴我們，可得說真話！假如你要真是一個好人，真有惡人欺負了你，那不要緊，我們可以替你報仇！」龐大凱一聽，不禁更是驚訝，因為覺着這個老太太，實在不像一個平凡的老太太。當下這老太太又叫阿二扶着，到了那竹凳兒上，背靠着牆壁半躺半坐，由此處可以一直看到那邊的竹林，見那女子，嫵娜地，

好像在那竹林子裏玩了一會兒，又走過來了，她的衣服，襪子，鞋，跟蒼翠的竹子的顏色是一樣，他有若竹林中的仙子，來到她母親的身旁，斜着臉兒聽着龐大凱說話，新月在深青色的天空上高高的掛着，倒好像是她曼妙的纖眉。而這座山的下面近處，又騰起來漁歌，唱着：「江上的風呀，吹來一朵花呀！……」

大概是附近的漁人回來了，要到這裏來休息喝酒，這裏老太太就吩咐說：「去告訴他們，一個人都不准來！就說我在這兒啦，誰也不准來！」胡阿二趕緊跑了回傳話，却聽那山下江邊，一陣許多人的大笑之聲又像有許多的人齊聲說着一句話：「叫環姑娘給我們來一瓶兒酒！不然我們不走！我們要在這兒唱一宵！……」這綠衣姑娘原來名字叫作「環姑娘」，她也「撲哧」地笑了，說：「這一羣該死的！」遂就急急找了一個大酒瓶，從另一個酒壺裏倒出來許多酒，就提着，到了那山崖旁，大概是把那酒瓶向下一拋，下面的人就接住了，又哈哈地齊聲大笑起來更有一個尖嗓子的人大聲喊說：「環姑娘唱幾句戲給我們聽聽！不然我們還是不走！……」綠衣的環姑娘罵道：「真討厭……」遂就臉亮而纖柔地唱道：「那一旁啊啊啊！又來了啊啊啊！敬德老將……」龐大凱一聽，心說：這是河東的山西梆子腔呀！想不到這兒竟能够聽見，但只唱了這麼一句，那下面的一些漁人，就都大笑着，滿意地，拿着酒瓶子走了，環姑娘又笑顛顛地跑回來，這裏的老太太向龐大凱說：「你別以為我們是幹什

麼的，我先向你實說，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名叫賽隱娘，龍門女俠，那時，像你這樣的大漢子，我一人能打十個！」

龐大凱聽了，越發地害怕，因為，雖然自己出世晚，跟師父學藝的年數太淺，一個人向是胡裏胡塗，不知道早先江湖上全有什麼奇人，能人，老前輩，可是「俠女」「女俠」却倒聽人說過，可沒有見過，如今倒是見着了，然而這位女俠又太老啦，至少也有七十歲了，她的女兒，她的女兒又太年輕啦，倒好像是她的重孫女，誰知道她們是怎麼會事，不過這綠衣的年輕的環姑娘，更得為稱「女俠」，我剛才挨了女俠一脚，還是那麼小的腳，像是鳳凰腳，值得昏了一回不算冤！於是不但忘了痛，還立刻精神十倍，他就把今天在蕪湖那跟鳳陽府的岑少爺外號叫「白面俠」的打架之事，受傷憤走的始末，都說出來了，他可就單單沒說出來陶七姐，因為覺着那「太丟人」他也沒說到底是為什麼事跟白面俠打的架。

● 不想，老太太賽隱娘也不細加究問，聽說了「鳳陽府岑：：」她當時就氣極了，說：「鳳陽府的岑強，本來是個會官，他的兒子我倒沒聽說過，可是會上一點武藝，就敢這樣作惡？龐鏗頭，你就在這酒店住着吧！這胡阿二是我的乾兒子，我派他服侍你養傷，我再派我的女兒，飛環！……」

原來這位綠衣的環姑娘的整個名字是叫作「飛環」，飛環當時在旁很乾脆的答應，她已不像剛才

那樣的溫柔嫵媚又天真了，她却十分興奮豪快而英勇，老太太賽隱娘就命令着她說：「你現在就去一趨問？」又問龐大凱說：「那人住在什麼地方？」龐大凱說：「姓岑的就住在蕪湖城外，臨江大街，利進號米行。姑娘明天再去吧；今天都快半夜啦！」但，女俠辦事究竟與常人不同，說走就走，說去辦就去辦，綠衣的飛環姑娘當時就慨然地應諾了一聲，遂即轉身飛快地跑去了，霎時之間就沒有了踪影，老太太賽隱娘把龐大凱安頓在這兒，她也走了，今晚，胡阿二酒店買賣也做不成啦，還得服侍這一個缺手指頭的病人，但他可也沒有瞞怨，他倒跟龐大凱稱兄喚弟起來，把屋子裏的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收拾了，就關好了門，然而燈還不熄，龐大凱的精神這時反倒越來越大，胡阿二就跟他在一起喝酒，兩人把一隻鴨子全都吃光了，龐大凱這才又有些暈暈糊糊地，然而想了一想今天這一天過得可真奇怪，差一點沒死了，可又遇着老少兩位女俠，世上真是什麼事，什麼人全都有，咳！早先我真是一頭傻牛！今晚，哈哈！叫那白面俠小子你就別想再活，誰叫你削去了我三個手指頭？陶七姐！像你那樣的娘兒們，我可看不上眼了，你看看人家飛環女，長得也比你好！……想到這裏，却又覺着不對！如何能把跟個小圓貓下賤女人陶七姐在一塊兒比呢？這是罪過！真是罪過！真再該削去我三個指頭！

龐大凱就在這裏住下了，此時那飛環女却在準備着渡江。

### 第三章

依竹而居，賽隱娘訓女  
隔窗攜刃，雌暴客鍾情

飛環俠女，她本來姓徐，這是從着那老女俠賽隱娘的丈夫的姓，她自從記得事情的時候，那時她大概也就是三歲有餘吧？剛會走，她就知道賽隱娘的頭髮已經斑白，然而有一幅年輕的時候畫的像，却也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徐老，那時就已霜髯垂胸盈尺，那老夫婦浪跡江湖不知有多少年，因為勇惡鋤兇，闖下了滔天大禍，所以無一定之去處，無一定之居止，更彷彿是沒有生過子女。

直判垂暮之年，才因為打抱不平，管一件閒事，而拾來了這麼一個幼女，作為他們的女兒，起名為「徐飛環」，這些事，飛環是直接聽她的「媽媽」賽隱娘說的。賽隱娘傳授了她一身好武藝，十幾年來看待他，有若親生，慈愛已極，可是就對她立了一個「戒條」，在她十四歲的時候，這「戒條」就立下了，說是：「你既當我的女兒，可就不准跟男的有什麼私情，也不許你自己找婆婆家，以後我要看見合式的，可以給你找個女婿，但不許你自己找，你只要有一點或半點不聽我的話，我可就不認識你了！不但你我的母女之情，一刀兩斷，我還要再一刀，割下你的首級來！」那時徐飛環聽了這話，當時被嚇得就得了一場重病，她不明白，媽媽這話何必說呢？就是給我找什麼婆婆家，或什麼女婿，我也是決定不要，我寧可尋死，我那能自己又去找呢？媽媽不放心我，是因為她不知道我的心，

我其實真看不上一個男的，男的都醜，像在江上的那些打漁的，連開酒店的胡阿二都不乾淨，至於婆家，說這話的就是咒我，山下村裏的那些作婆婆的不是整天在打兒媳嗎，好幾個當兒媳的都被逼的投了江，沒投江的也是在整天的哭，我還能願意找那麼個家？至於「女婿」，那裏是可笑，村裏也常有娶親的，她也常去看熱鬧，可沒看見一個臉上「順溜」，衣裳也不醜的所謂「女婿」，女婿也都愛打老婆，飛環就暗想；我那能受這個氣嗎？：：媽媽真是太愛過分的担心了，她真不知道我！

的確，飛環女的心中沒有撩動過什麼「情絲」，雖然，山下村裏，那什熟識的漁人之中，有不少年輕的，膀子跟槍桿那麼粗，胸脯像石頭那麼硬，也常跟他打打鬧鬧的，賽隱娘也不介意，她却覺着討厭，討厭那一股子腥氣味，有時她就堵鼻子走遠，而怕污了他那身翠綠色的漂亮的衣裳。

因為她家是住在竹林裏，竹子是春夏秋冬四季永綠的，綠的那麼純潔，那麼可愛，所以自從飛環幼時，賽隱娘就叫她穿綠衣裳，除了可以臉上擦一點胭脂之外，絕不許身上有一點紅，或一點素，這也是老俠女的一種「怪癖」，日子一長，已經成了習慣，飛環也就對綠色特別喜愛，所以天天穿着一身綠，在林間唱，唱的是跟他媽媽的梆子腔，在座「竹香嶺」上各處玩耍，或在江邊練習水性，聽熟識的漁人在唱：「江上的風呀！吹來一朵花呀！：：：」她就笑，有時在酒店裏看見那些漁人喝醉了酒胡鬧，她就笑，但却也生過氣，因為這裏住着一個漁人名叫「盧鷺鷥」的倒是一個比較乾淨的年輕小

伙兒，有一次喝醉了竟自胡說八道，叫飛環爲「她姑」，飛環可真氣了，打得他頭破血出，直追下山，追到江邊，還打，後來她一脚把盧鷺鷥踢到江裏去，從那次起，盧鷺鷥就不見了，不知是死在江裏，還是泗水而逃，因此，旁的人更都知道了她的厲害，自然，因爲她太美麗了，而且賽隱娘老俠女在面表上是很放縱着女兒，使得別人有時還要逗她笑笑，煩她唱兩句「擲子腔」，可是都有「寸分」了，不敢太招她，更不敢對她起什麼「輕佻」的心。

飛環女今天打了龐大凱，很後悔，跟她那天打了盧鷺鷥，過後面雖忿忿，而心中却軟的情況差不多，一聽說她媽媽派她往蕪湖去懲治那貪官之子，作惡欺人的白面俠，她當時就奮勇前去，這一來是爲去逞能幹，施展武藝，二來彌補對了一個已經受傷的龐大凱，引起的歉意，三來她還是爲過江到蕪湖去玩一玩，她她住得離蕪湖不算遠但地址却幽靜而偏僻，已有六年沒過江，七八年沒到蕪湖，今天，媽媽可允許她去了，她高興極了，趕緊先回到她們住的那茅舍裏，取了她的一口鋼刀，這刀不短不長，不輕也不重，正合她的手，垂着綠綢的「刀衣」，鞘上罩着綠絲綠織成的綉子，此外，她還有一件兵器，却是在一隻綠綢的棉套裏，圓形，有普通水桶口兒那樣大小，是一個圓兒，棉套子也是圓形，有紐扣，她就掛在左臂上，好像一隻大鐺子。

她家裏只有一個豁嘴唇的大脚使女看着家，也不等着她媽媽回來，她就走了，順着山崖間的石磴

兒，連跳帶躍地，就下了這座「竹脊嶺」，嶺下有小小的一處漁村，江邊停泊有四五隻漁船，船上有幾個人正在喝酒，飛環女就對他們說明白了她的媽媽的吩咐，當時船上有兄弟二人，一個四十來歲的叫「老水鳥」，一個三十來歲的「小蝦米」，這二人說：「我們送你去，誰也沒有我們兩人在蕪湖熟的，」

「老水鳥」說：「我還給利進號扛過米。」當下，二人放下酒瓶，就叫飛環女登上了一隻較小的漁舟，搖起櫓來，離了江岸，順着風兒扯起了小小的帆篷，當時船就很快，新月繁星照着黑沈沈的江水，老水鳥和小蝦米又都「哼哼！噠噠！」地，並唱道：「江上的風呀！吹來一朵花呀，吹到誰的家呀？吹到家裏捎呀！捎來想幹啥呀？吃飯又喝茶呀！喝完茶幹啥呀？……」老水鳥又獨自地唱：「啥也不幹呀！只是見着她呀！」飛環却生着氣似的說：「快點走吧！唱什麼？多難聽！……」小船於是加速地向前去進，但是這江岸太寬，同時離着蕪湖也不算近，所以及至船攏到蕪湖的江邊，星月已向西墜下去了。江上瀾漫着朝露，天可還沒有亮，老水鳥領着飛環上了岸，岸上連一個人也沒有，臨江大街，一家一家的舖子，依然都緊緊閉着門，上着門板，走到一家五間大門頭的門首，老水鳥就悄聲地說：「這就是利進號米行，不錯，聽說這買賣有鳳陽府岑大老爺的銀子開的……」飛環把刀抽出來，刀鞘交給他，就說：「你回船上去吧！」說時只見她單臂掛「圈」並捧鋼刀，另一隻手向上一掠，「嗖」地一聲，就蹣上房去了：這前面的門頭，本來是平房，後院才有樓，她就足踏着屋瓦，輕速



而無聲，一轉眼之間，她就到了後面的樓上，樓上有一段走廊和欄杆，屋子裏全都沒有燈，只聽得窗裏「呼嚕呼嚕」：：不知有幾個男人在裏邊打着鼾聲，酣睡，還有咬牙說夢話的聲音，飛瓊女在這時倒爲了難了，心說怎麼進屋呀？屋裏一定怪臭的，再說，知道那個睡覺的是白面俠呀！如若不是賊官的兒子，被我殺了，那我的心裏又得後悔，所以她十分的踟躕，這時，忽見對面樓上有一間屋，窗上的燈光忽然亮了。

待了會兒，走出來一個人，到欄杆旁，向下叫着：「夥計！夥計！快給我打臉水來！我這就要過江去了！」這裏，飛瓊趕緊伏下了身，隔着欄杆看對面的欄杆裏站立的那個人，是一個男子，身材細而健壯，因爲有霧與尙未盡退的夜色，看不清模樣，可是，好像是一個年輕的人，喊了兩聲，樓下有人答應了，這人才回到屋裏，屋裏的燈光很亮，人影在窗上浮動，好像這個人是在更換衣服了，收束行囊了，飛瓊女就從這樣用纖足輕輕地在樓板上走着，毫無聲音，而且迅速地到了對面的窗下，窗格的下面糊着紙，上面却糊的是羅紗，她就輕輕上了窗台，直着身，隔着紗，向屋裏看了一眼，只見桌上的錫燈台，燈捻兒很大，所以很亮，屋裏的一切器具都新而貴重，壁間還有字畫，牀帳雪白，被褥也是錦緞的，這個男子穿的也都是綢緞的短衣長褲，雖然還沒有梳理辮子，沒有洗臉盥口，但是已經乾淨極了，他正在收拾行李，但他的行李，倒不是說他有什麼金銀，而全是些乾淨而又整齊的東西，還

有幾套書，可見這人的才學很好，書這種東西，飛環女自幼至今，就沒見過幾次，她老恨她不認識字，可是在竹香嶺，就看不見一個字，也沒一個人認識字，現在屋裏的這個人一定認識不少的事，可以比得了狀元啦！這樣想，不由得羨慕，但是又見這人的行李旁邊，牀上，也放着一口帶鞘的刀，是紅綢子的刀衣，比她這綠綢子的刀衣彷彿更好看，她就不由得一驚，心說：莫非這個人就是「白面俠」？她不由得忿怒拔刀，立時彷彿就要用刀劈碎了窗戶，闖進屋去，殺這白面俠，但是白面俠一轉臉，要到桌上去拿一件什麼東西，他此時是行意匆匆，自然沒想到窗外有人，但是飛環女却把他的正臉，模樣，看得非常的清楚，心裏就驚訝，心說：這個人原來是個白面書生。

長得模樣又好看，一點也不兇惡，不像是個行兇作惡的人呀！更不像是賊官的兒子呀？她本來不知道什麼叫賊官，不過是聽她媽媽如此地說她就以為賊官長得一定很難看，兒子也一定很醜，却沒想到還長得這麼俊，她可就遲疑了，她想：千萬可別做錯了事，要不然我一定要後悔死了！所以她就輕輕的下了窰台，而發了一會兒呆。

聽屋裏的白面俠又喊着說：「夥計！夥計！……」自言自語地說：「怎麼還不打來洗臉水？」他很急躁地，又要走出來叫，飛環女却趕緊飄上了樓房，將刀隱藏，把那帶着棉套的窗，也不敢捱着屋瓦，其實也發不出什麼響聲，他就爬伏在屋瓦上，但是她的一隻脚却登住了瓦櫺，這，只要有一點

事情；或被人看見了，她立時就能够躍起來，她向下面看不見那白面俠的動作，只聽彷彿是開了屋門在喊：「夥計！夥計！」又聽得樓梯響，是夥計送洗臉水上樓來了，白面俠生着氣的在說：「你非得讓我叫好多聲，攪別人的睡覺嗎？爲什麼不把水快送上來？」夥計說：「少太爺你這麼早就要走也沒  
有船呀！」白面俠說：「船我昨天就講好了！」夥計說：「其實少太爺也不必忙，那龐大凱絕不敢再  
我來啦，聽說通遠鏢店的飛猴楊六，還要給你賠罪來啦！」白面俠怒氣沖沖地說：「我怕龐大凱嗎？  
天下的人我誰也不怕，我要飛猴楊六來給我賠什麼罪？他來了，我也一定把他踹出去！」這時房上的  
飛環女聽了，却也不禁的生氣，心說：啊呀！原來果真是這麼一個又驕傲，又兇橫的人？我非得：  
：：本想要下去拿刀就把他殺死，但又想：還得弄清楚了，聽他說的話是可氣，但看他長的模樣又真  
不像壞人，我費點工夫，索性跟着他過江，看他究竟是怎麼個人，要不然，不懲戒懲戒他，我媽媽必  
定生我的氣但我若懲治錯了，害了好人，可又上了龐大凱的當了，龐大凱長得多難看，他倒許是個壞  
人呢，他挨了打也是應該挨的，這白面俠還許是個俠客呢，不過他說的那句：天下的人他誰也不怕，  
這可令人生氣，無論他是好人，是壞人，我也得給他個厲害看看，叫他先得怕我，這，不忙，過了江  
再說吧：：心中決定了主意，於是飛環女就站起身來，順着屋宇，敏捷地又往外走，頃刻之間，她又  
離開了這利進號，脚落在大街上，這時霧雖然還很大，天色却有點發白了，那老水鳥還在這門口等着

她，見了她就問：「怎麼樣啦？事情辦完啦？咱們回去吧？」

飛環女搖頭說：「還沒辦完，那個人快出來了，他要坐着船過江，咱們的船也緊緊跟着他，你們別圖懶，我叫你怎麼樣，你們就得依從！」老水鳥連連打着哈欠，又點頭，說：「依從是得依從，可是我困」！一夜也沒睡覺。」飛環女說：「別說廢話！把我的東西先給我拿到船上去！跟你兄弟在船上等着我！」說着，她就將她的刀和她的「囧」，都交給了老水鳥拿到船上去，她此時手裏沒有一件傢伙，就在這門前徘徊，等待。

裏邊的白面俠洗一個臉原來真費時間，也許他還得重新打辮子，或是換衣，打扮，真是個出關的大姑娘了，這是過江，他一定是要回鳳陽府，又不是要到「婆婆家」裏去，∴∴所以飛環女在這裏不住的冷笑，天色已經亮了，霧雖仍然瀰漫，却也顯得薄了，江干，一些船上的人都已经起來了，賣零食的都担着担子向着船上的人去叫賣。這時候，利進號才開了半扇門，出來了一個夥計，拿着的行李包兒並不大，可是牽出來一匹白馬，這馬一定是白面俠的，飛環女一看，心裏就不由得有點兒着急，暗自想：他真是一個少太爺，到江南來，還自己帶着馬，可是要過了江，他騎上了馬，我可怎麼追他呀？∴∴又一想：這不要緊，不容他過江，在江心，我就得把他看個明白，或到他船上去問個明白，只要他是個壞人，我就不能饒他的性命，可是，要是一個好人呢？就真叫我為難了！於是就更用眼

睛盯着，見那夥計就把那行李和馬匹，都送到一隻船上去了，那船似乎是預先包下的，所以沒帶着貨，也沒有別的客人，這時候白面俠就從裏邊出來了，還有像那米行的掌櫃子似的人往外送，白面俠也不怎麼客氣，只點點頭，行意匆匆的就往船上去走，後面另有一個夥計追着送給他一口連着鞘的「撲刀」，他却接過刀來，笑了笑，說：「我有這個沒這個都不要緊。」說時他就上了船，船也撤了跳板，他的眼睛似乎就沒向兩旁去看，所以沒有看見飛環女，飛環女却也跑到老水鳥兄弟的漁舟上，就急急的吩咐着說：「追！緊緊追着那隻船！」她站立在船頭用手指着，老水鳥小蝦米就急急的鼓槳，小舟如飛一般的冲破了江浪，一直追去，但是那隻大船，第一沒有貨物，第二客人少，可是駛船的人多，所以駛得更快，他們這隻小漁舟無論怎樣使力氣，也是追趕不上，並且，因為江上的霧，依然瀰瀰，越看那大船的影子越然模糊了。

老水鳥就着急的說：「咱們追不上可怎麼辦呀！」飛環女說：「船追不上也不要緊，只要過了江，你們能够給我找一匹馬就行，我就能追上他！」老水鳥却裂着嘴說：「我活了半輩子淨在水裏，馬我連摸也沒有摸過呀！」小蝦米也說：「我倒敢騎水牛，可沒騎過馬，見了馬就怕，因為我看他一定能够擡人？」飛環女却很生氣地說：「就追吧！快追吧！如追不上，我可就回去告訴我媽媽，說是你們把他放走的。」這兄弟二人一聽，可都慌了，全都害怕那老太太賽隱娘了，所以就越發的使力氣，在

江霧中，在江波上，就奮力地向前去追，船都幾乎翻了，半天之後，江霧漸散，他們才到了北岸，然而人家那隻大船，已經先到了這裏，白面俠已經牽馬攔刀上岸了，飛環女大喊一聲：「別叫他走！」未容老水鳥搭上跳板，她就向岸上一跳，想要去追，但是人家白面俠，早已上了馬，鞍旁刀鞘磨鐵礮，手裏絲鞭指征途，過江往北，正是往鳳陽府去的大道，那白面俠騎着白馬很快地就走了，她這裏飛環女是乾着急。

飛環女是非要追着白面俠不可，她本來也是生長在南方，而且生長在幽僻的山中，連馬她也沒見過幾次，但是她非常地羨慕騎馬，因為她的媽媽時常說她年輕的時候跟着她的爸爸永遠一同騎着馬在北方遨遊，有時且深夜騎馬上山，與強人拚鬥，有時又馬涉黃河，馬上交鋒，在北方還有一些會在馬上翻跟頭，拿大頂、表演種種馬上技藝的練馬戲的女子，她的媽媽提說這些事的時候，總是精神百倍，興奮極了，可有時候興奮得又流淚，又痛苦，老俠女回憶舊事的時候，是真高興；還是另有傷心之處，飛環女是不知道，也不關心的，她只是愛慕起馬來，無時不想走出她那竹林，而騎上駿馬，馳騁於廣大的原野，尤其現在，沒有馬就眼看着把白面俠放走了，她如何能够不着急？

她用尖銳的聲音大喊是：「快給我找一匹馬來！要不然，我若追不上白面俠，可是怪你們！回去你們跟我媽媽說去呀！」老水鳥兄弟二人，正在向岸上繫纜，聽了她這話，雖然頭上更流汗，可是也

想不出一點法子來，上那兒給她找馬去呀！即使人家有馬，可也決不肯借呀？想買也沒有錢呀？所以只好不回答，而就在這時忽見由北邊有馬來了，來的還不是一匹，共有五六匹，有白馬，有棗色的馬，有烏雌馬，有黃驃馬，「得得得得」地蹄聲亂響，盪起來一片烟塵，正是往這邊江岸來的，飛環女就喜歡得跳躍起來，說：「哎呀！有馬來啦！……」老水鳥跟小蝦米都扭頭去看，便又都把頭搖一搖，說：「這馬，咱們敢去借？」小蝦米吐吐舌頭說：「借不成馬，腦袋也就沒有了！」

原來這六匹馬上的人全是官差，都頭戴紅纓帽，身穿缺「開氣」的袍子，都帶着腰刀，有一個還身穿黃馬褂，紅纓帽上的頂子是亮藍的，後邊插着一隻「花翎」，看這官職還不小，老水鳥和小蝦米，嚇得都面如土色，解下船纜，跳上去就又要開船，因為他們兄弟最怕官，飛環女這時却如一隻鷹隼似的，急快地也跳到船上，但她將「圈」又套在臂上，同時抄起了刀，又躍回到岸上，這時那六名官差都已馬到江邊，看見她這麼一個綠褲短襖的美貌少女，拿着刀，胳膊上還套着一個圓的東西，而且神色非常的驚疑，這六名官差就齊都很是驚訝，扭着頭去看，然而還沒有發話去問，飛環女忽然就拿着刀撲奔過來了，六名官差更爲大驚，齊都抽刀喊說：「拿！拿女強盜！……」飛環女却拿着刀向那穿黃褂的就砍，這穿黃褂的身子向後一仰，飛環女又躍起來把他一推，他立時就兩腳離開燈，而翻下馬去，仰着摔倒在地，紅纓帽也掉了，大花翎也折了，這時極一快，等到那五名差官，齊上腰刀，催馬

齊奔過來，嚴聲說：「你是要幹什麼？是那兒來的女賊？……」飛環女却已經將身一躍，就騎上了這匹馬，這是一匹鐵青色的烏騾，十分的性劣，被刀光一晃，騎在牠背上的人又掉在下去了，牠早就驚了，飛環女騎上牠，牠依然是亂奔亂跳，前面是茫茫江水，這匹馬越發驚惶，就抹回頭去，一直向北飛馳，飛環女一臂掛環並挾着刀，一隻手就揪住了韁繩，她的身子就等於伏在馬背上，一任這匹馬飛馳疾奔，身後那五名官差五匹馬，又在後面緊追，一齊嚷嚷說：「截住她呀！截住她呀！她是女賊，她把張鎮台的馬給搶走了呀！……截住她，別叫她跑了呀！……」這麼一亂喊，一亂追，驚得飛環女騎的這匹馬簡直就像是瘋了，一股烏烟似的，就直往北去，飛環女是頭一回騎馬，她雖然身手靈便，可是心裏也不由得不發慌，想收韁繩也收不住，想要看看，到底追上白面俠了沒有？別再把他掉在後頭啊！可是她只見眼前的人，車，馬匹等等，未容她來到，就齊都匆忙地躲避，旁邊的一些樹木和田野，都好似迅速的向後去退，她什麼也顧不得看，如此就也不知道跑下了有幾十里，這時她被馬顛得頭都昏了，腿都痛了，馬也累得喘不過來氣了，這才算老實，而停住了四蹄。

飛環女停定了定神一看，原來前邊是一座橋，兩旁都是稻田，身後的那幾名官差也沒追上來，更望不見大江跟老水鳥兄弟的那隻小船了，只見楊柳依依，清風兒拂拂，雖然沒追着白面俠，可一個錢也沒花，就得了這麼一匹好馬，「有了馬啦！我也會騎馬啦！」她心裏不禁十分的喜歡，折了一枝柳



條，就當作鞭子使用，馬渾身是汗，如同水洗過一般，她策馬上了橋頭，從高處又收攔回首，向南再  
去瞭望，却見遠遠之處，有一匹白馬馳來。

她不禁心裏更是喜歡，暗暗的地說：「一定是白面俠來了，他來得正好，我要跟他較量較量，他  
如能過得了這座橋？哼！那就算他是英雄，就怕他沒有本事。」於是，索性不下馬了，也不下橋了，  
就又亮出了鋼刀，專等待白馬來到。

那匹白馬越來越近，馬上的果然就是那風流倜儻的白面俠，他是笑迷嬉地來了，可是剛才飛環女  
雖然沒有看見他，却早已經被他看見了，他搖搖鞭子，又點頭手，說：「姑娘好武藝！真叫我佩服！  
……」飛環女却瞪着眼說：「誰讓你叫姑娘？」白面俠趕緊笑笑，改口說：「那麼小姐！你的武藝可  
是真好，天底下，再沒有你怎麼好的武藝了！……」飛環女瞪起來明麗的妙眸，把鋼刀高高舉起，厲  
聲地說道：「誰用你來誇獎！你快滾下馬來吧！」白面俠却不慌不忙，也不生氣，依舊笑着說：「小  
姐！咱們倆無冤無仇，你爲何跟我這樣呢？我看你也不是攔路的強盜，世間上，決不能有你這樣的人  
，而作強盜的，不過，你要是有什麼用項呢？那我願把我所帶的金銀，全都恭送給你！」飛環女又啾  
啾說：「呸！我才不要你什麼金銀呢！我只要你的腦袋，因爲是我媽媽叫我來殺你的！」白面俠更作  
出驚訝之狀，說：「我並沒得罪過那一位老太太呀？你可不要弄錯呀？我姓岑，名叫岑山玉，我的父

親是鳳陽縣，現在還代攝知府的印信，我還是一個好人！」飛環女怒聲說：「你不用說，我也知道你，並知道你的父親是一個賊官，」白面俠岑山玉正色地說：「你可以切切實實去打聽，不要只聽信了外面的流言，我父親是進士出身，爲官清廉，愛民如子，我也是自幼讀詩書，並拜高人學習武藝，因爲我生性豪爽，洒脱，不願赴仕途，所以在蕪湖開設着一家買賣，自己常去照料，只要遇着不平之事，我就要打，遇着孤貧被難人，我就要救，又因爲我今年不過二十三歲，也還沒娶妻子，所以人才稱我爲白面俠，白面俠正好與綠衣娘是一付對兒，今日得遇小姐，實在是天緣湊巧，實在是前世有緣！」飛環女不但眼睛瞪得更大，臉也發紅了，又說「你別放屁！看你這個樣子，決不是好東西！我告訴明白你吧，因爲你無理欺負了龐大凱：」「岑山玉似乎驚訝地說：「啊呀！原來是爲龐大凱的事，才來找我，我可是直爲你這樣好武藝，俊模樣的人叫屈，因爲你爲他找我，實在不值，龐大凱本是蕪湖的惡棍，他霸佔着一個土娼名叫陶七姐，那陶七姐雖也不是什麼好女人，却是十分孤苦可憐，龐大凱已將那女人欺負得到了絕路，我才一時不平，打了龐大凱，小如！你可不要上了他的當呀！其實我並不怕你替他來報仇，但我不能担這項名，頂好你還是到蕪湖去打聽打聽，誰是誰非，我在這裏聽你的處置！」飛環女點頭說：「好！你可得下馬，叫我細起你來，我到蕪湖問明，如果不是你的錯，我再回來給你解繩子！」岑山玉的臉色也變了。

搖着頭說：「那何必？我也是堂堂的男子，烈烈的丈夫，豈能叫你網起來？至於你……」嘿嘿一聲冷笑，又說：「我看你若判蕪湖去，那就是自投羅網，你搶了人家總鎮張大人的這匹馬，你跟個強盜無別，你還能再往蕪湖去麼？……」飛環女說：「蕪湖我照樣去走，誰也攔不住我，我奪這匹馬，也不爲別的，只爲是把你追上，因爲我若不把你殺了，我不能回去見我的媽媽！」岑山玉不由得怔了一怔，說：「這真奇怪！你應當說明白了，你家的老太太到底是誰呀？」飛環女說：「她老人家的名字叫賽隱娘。」岑山玉搖頭，並且微微冷笑說：「也許因爲我年輕，我可沒聽說有過這麼一個人，爲個龐大凱，叫你跟我來作對，這樣吧？……」他想了又想，就說：「事情你們沒弄明白，你就要下手殺我，不但你未必忍得，我也是決不甘心，我跟你去見一見你那老太太吧？」飛環女也想了又想，就搖頭說：「不行，我媽媽是叫我來殺你，並沒叫我領你到我家裏去。」岑山玉也不由得生氣，說：「豈有此理？我想你那媽媽必定是一個胡塗的老盜婆！」飛環女忿忿地舉起刀說：「什麼？你敢罵她老人家？」岑山玉說：「你們也不要小瞧了我白面俠，我因爲見你是個女的，長得又這麼好，我才忍了又忍，你可不應欺人太甚，欺得我急了，我可就要不講交情了！」飛環女說：「誰跟你有交情？你除非下馬跪下，叫我網起你來，我就不許你過這座橋！」岑山玉冷笑着說：「好大的口氣！你就是做我的丫頭，做我的妾，我也不能這樣聽你的，快躲開！讓岑少太爺的馬過去！」飛環女凝着眼神瞪他，

說：「我昨天打了龐大凱，覺着我的手沾了一些臭，今天會一會你綠衣娘，也叫我手上沾些香！快躲開吧！」說時，他催馬向橋上就闖，飛環女掄刀向他砍，他却並不抽刀來迎，只將左手高高地舉起來一擺，說：「你可要小心啊！……」飛環女把心一狠，鋼刀「刷！」一聲就向他砍下，他却又很快，又巧妙地，就抄住了飛環女的玉腕，微笑着說：「你何必要動手，我要是這樣地一推，你可就掉在橋下的河裏去了，那豈不是要饑了你這漂亮的綠衣鞋，喪了你這年輕的花容貌？」飛環女用力奪腕奪刀，怒喊說：「你快放開手！……」她的腕子也頗有些力氣，岑山玉彷彿有些揪不住她，仰將她的玉腕放開，而趁勢將她手中的刀搶了過去，「哈哈」又一笑，却不料飛環女疾速地彎身探臂，「鏘！」一聲響亮，把岑山玉鞍旁掛着刀也抽出來，立時得到了手中，真是敏捷，把岑山玉嚇了一跳，斯時，飛環女手中，拿着的反倒是岑山玉的那口刀，掄刀狠劈，白面俠岑山玉却以帶着絲綢刀衣的女人的刀，來緊湊地相迎，只見兩條刀光齊閃動。

「噹啷！」一聲，雙及相擊，金聲響亮，飛環女雖然腕子有點酸痛，可是決不綉手，照舊舞刀來殺，岑山玉又用力迎鬥，但他兩個人這樣各不相讓，馬，尤其是飛環女騎的這匹烏雌馬，又驚奔起來，載着飛環女反往南奔，那岑山玉的馬却過橋往北去了，飛環女氣極了，趕緊用力勒馬，勒不住，她又用刀胆砍馬，馬又直往高了跳，蹶，揚着脖子嘶叫，好容易，飛環女將馬才轉過來，又「得得得」

……飛馳過橋，向着岑山玉去追，白面俠岑山玉樣那裏又笑，他越笑，飛環女更氣，更急，趕奔了上前掄刀又砍，岑山玉巧妙地展刀相迎，同時還誇讚着說：「這口刀，真可愛，這絲綢子太動人，好吧！我們這次就作爲交換表記吧！將來我一定要娶你！……」飛環女更忿怒地喊說：「什麼？你說的這是什麼話？……真氣死我啦！我可要手下無情了！……」白面俠岑山玉一面仍然用刀招架，一面仍然笑着說：「道是無情却有情！」飛環女又連揮數刀，逼得岑山玉的馬跑出了十幾步，而飛環女這裏，却把她臂上掛着的那個「圈」取下來了。

## 第四章

單手抖白光，狂生命促  
雙騎來小鎮，少女魂離

她先將刀拋在馬下，解開她這隻「圈」上蒙着的套，很迅速地就露出來一隻像白銀似的鐵環「卽是這隻圈」並有同樣發光的一段鐵練，白面俠岑山玉正在驚訝，心說：「這是什麼東西呀？却不料，就聽「嘩啞」的一聲，眼前一道白光，也不知是圓的光，還是長的光，總之這時來得太迅速了，他只覺得眼前一亮，他覺出來不好，這多半是飛環女的「法寶」，是厲害的東西襲來，他急忙要躲閃，可是已經來不及，這鐵環，已經套在了他的頭，是鐵的還好，這却是百煉的精鐵，是純鋼，而且不大不小，是在人的頭上正合式，在脖子上，像富家公子哥兒的銀項圈似的，白面俠岑山玉當時嚇得出了

一身冷汗，他趕緊伸手想自己摘下，可是「這個環」裏外都是刃，比刀刃，比劍鋒，好像更是快，而且那邊一丈以外，馬上的飛環女稍微將鐵練一揪，他這裏，脖子就像蛇咬了一般的痛，血水立刻就向衣領下流，他可真不敢絲毫的動一動了，只好直着脖子，連頭也不敢低一低，臉更是煞白。

那邊飛環女厲聲的說：「快一點把刀扔下！」他只得「嚕啞！」的一聲，把他那口帶着綠繩子的刀扔在地上，飛環女又問：「你還想要性命不要性命？」他幾乎要哭了，說：「我怎麼能不要性命？現在我知道只要你的手動一動，我的頭便立時掉下來，可是咱們並沒有仇恨呀！我跟那龐大凱也不過是爲一點小事，打的架，我又沒傷他的性命，你即使要爲他出氣，可是也別這樣的就叫我死呀！……」

「飛環女說：「並不是因爲龐大凱的事，却是因爲你的爸爸是個賊官，所以我媽媽才叫我來懲戒你。」白面俠說：「我的父親爲官也許不大清廉，可是那不干我的事，我整年在外而投師學武，結交朋友，行俠仗義，不常回家，我父親作的什麼事情，我那裏曉得？而且他本來不過是個知縣，如今因爲知府出了缺，才叫他暫時代攝，不定那一天，新知府上了任，他立時就得辦交代的，所以我的父親實在是一個小官，而且，據我知道，他實在是一個愛民如子……」這是飛環女却又將手中持着的鐵練，稍微一動，立時那鋼環的刃鋒又捱到白面俠脖頸的傷處，白面俠趕緊伸着脖子，口中又「嚕！咳！」的嘆氣，表示着請求，飛環女又說：「爬在地下！」白面俠只好就聽話，慢慢地爬在地上，飛環女又說

：「你給我磕頭！」白面俠却真氣了，頭可依然不敢擡起，但忿忿地說：「你不可這樣侮辱我，你快殺了我吧！」飛環女却更顯出嚴厲，怒聲說：「真的嗎？你真是不想活了嗎？這可容易……」白面俠還沒有容他手中的鐵練動，就趕緊說：「不要這樣……我磕頭就是了！」遂就爬在地下磕了一個頭，飛環女不由得嫣然地笑了，因為叫這麼一個大名鼎鼎的白面俠，又是知府知縣的兒子，這樣磕一個頭，這還不算榮耀嗎？這人穿的有多麼乾淨呀，長得有多麼俊美呀，自己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樣不討厭的人，他居然向我磕了頭啦，就像兒子見媽媽，小民見皇后似的，那樣地磕了頭啦，這還不清氣嗎？其實心裏本來沒什麼氣，媽媽說是懲戒懲戒他，並沒有說是叫我要他的命呀？現在還不就算是完了嗎？真不應當太為己甚，於是，飛環女就跳下了馬，嬈嬈娜娜地，輕移着脚步，慢慢收着鐵鎖練，就走在白面俠扒着的這個地方，她的手是真敏捷，而且巧妙，白面俠覺得眼前的白光又一動，他趕緊就閉上眼，咬着牙，心裏想：大概我是要完了？

却沒想到，脖子覺着輕鬆了，原來飛環女已將這一隻鋼環的飛環，自他的頭上摘了去啦，他除了脖子後面有輕輕的傷，流了一些血，很發痛，倒還沒有什麼事，飛環女這時已將地下扔着的那口帶有綠刀衣的刀，拾起來入了鞘，又慢慢將她的這隻鋼環收在棉套裏，照舊的掛在肩上，就冷冷地笑着，又騎上馬，將那柳枝向馬跨上一擊，馬就「得得」的走去，走了不遠，她突又勒住了馬，就好像有什

麼事情，使她不放心的，她就回首向那邊去望望，却見那邊，道旁，小河之畔，白面俠岑山玉也沒牽住馬，更沒拾起來刀，却站在那河邊發着怔，好像是要投河的樣子，飛環女就不由心中一陣覺着不忍，揚臂高聲喝叫着說：「你在幹什麼啦？你爲什麼還不走呀？」那邊的白面俠岑山玉好像是沒聽見，依然低着頭，望着水，飛環女就心說：真可憐！這個人，莫非是傻啦？放了他活命，他反倒又不逃了，我非得用銅環去嚇一嚇他不可！於是，她就又將馬撥回來，得得的又跑回到白面俠的近前，揮手中的柳枝抽他，說：「你在這兒幹什麼啦？你要投河，就快一點投吧，何必在這兒粧樣子給人看？」白面俠岑山玉長長的嘆息，說：「你不要再凌辱我了，我也是個二十多歲的人……」飛環女撇着小嘴兒冷笑着說：「你二十多歲又怎麼樣？難道是叫人可憐你，你又不是小孩子啦！」白面俠說：「我倒不可憐，不過我想起我的母親來了，她今年五十多歲了，一生多病多災，我父親對她又不好，她只有我這麼一個兒子，現在我已經要死了，她連知道還不知道！……」說着又垂下了淚，飛環女也不由得心裏有點難受，說：「你不會不死嗎？」白面俠岑山玉忽爲又轉回頭來激昂地說：「自尋短見，本來不是男子漢所當爲的，我也是個有些名聲的俠客，投河自盡，也惹人恥笑，可是我今天想一想，我敢在一個女人之手，受了這樣的侮辱，我就無顏再活了！」飛環女瞪着眼睛說：「怎麼？女人就應當不如男人嗎？」白面俠岑山玉說：「我並沒有這樣地說，我只是說練武藝，打不平，闖江湖，或是



博功名，享官祿，那都是男人的事，女人是應當做夫人……」飛環女的馬，擺來擺去，聽到這裏又一笑，說：「做夫人幹嗎呀？」白面俠岑山玉說：「做夫人就是當媳婦，像你這樣年輕貌美的女子，應當給一個少年翩翩，家世既好，又有錢的人作媳婦才好，何心要這樣搶人的馬，並又欺負人。」飛環女說：「呸！你這是說誰呀？你再說？我可還拿出我的環來要你的命，你就是再磕頭我也不能夠饒你  
噯？」

白面俠岑山玉却也微微地冷笑說：「你那個環，也只能對我使一回，那也如同是一隻暗器，我剛才是沒有防備，假如要是加以防備，你那環吧，圈吧，一點用處也沒有，我不怕！」飛環女生了氣說：「好！再來！你拿上刀吧，或是，你用什麼方法都行，看我的鋼環還能夠將你套得上，套不上？」白面俠岑山玉却攤手，說：「我不願意再跟你較量了，因為我已經向你磕了頭，我就是再贏了你，或是我再將本事練得多麼好，也洗不下我的羞恥，所以，我只有一死而已！實無顏再活了？」飛環女「嘿嘿」地冷笑說：「那麼非得怎麼樣？你把我殺了？才能洗去了你的羞恥嗎？」白面俠岑山玉說：「我也不能，因為你的武藝是如此的高強，再說我也不忍，因為你長得是這麼好看？」飛環女紅了臉，又啞着說：「呸！我看你絕不是一個好東西！」說着又瞪了他一眼，白面俠岑山玉說：「這倒是得說一說了，我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活在世上也不能再有幾個時間了，我可得把話說清，因為我跟你無冤

無仇，你忽然找了來要懲治我，可見你以爲我是個壞人了？我可絕不承認我是壞，咱們找一個地方，得丟細說一說。」飛環女問說：「上那兒去說？」白面俠岑山玉說：「由此柱西，離着巢湖不遠，那裏有一處攪湖鎮，鎮外有座廟，我認識那廟裏的方丈，咱們可以到那去，不爲別的，只爲細談一談，並且你去問問那裏的方丈，他是出家人，自然不能說謊話，你問他，我平日的行爲如何？再問問我的父親是否贓官？然後，我是壞人，我甘願束手被你殺死，我若是好人，那麼你走你的，你走之後，我就自盡！」聽了他這話，飛環女心裏好像有點難過似的，但依然生着氣說：「好！走就走！什麼地方我也敢跟你去，我知道你一定要領我到你的熟人那裏，叫他幫助你，再跟我較量，好！那我也不怕，走就走。」白面俠岑山玉又說：「因爲你是一位俠女，你既要行俠仗義，我就得叫你把好人跟壞人到底分清楚了才行！」飛環女不耐煩地說：「不用多費話了！你就快上馬，咱們就走吧！」於是白面俠就去拾起了他的那口帶有紅綢刀衣的刀，插入鞘中，並拾起來馬鞭，他就上了馬，現在，他雖然身上沾了些土，眼角還掛着眼淚，但他依然是那麼乾淨，而且說話柔和，舉止文雅，這就更使飛環女有一些傾心。

這條路上半天，也不見有人行走，原因是這裏小河流縈繞着，既不能使舟，附近也沒有人家，樹木森森，各種的鳥飛來飛去的亂噪，草間也有蝴蝶在飛翔，他們的兩匹馬是岑山玉在前，飛環女在後

，岑山玉因爲脖子後邊有傷，不能夠轉回頭來說話，他可是時時的撥馬，總要看一看飛環女，冷笑着說：「我雖然敗在你的手中，雖死在你的手裏，我可也無怨，因爲，總算是咱們兩人有緣！」

往西去走，漸覺着路寬了，水田裏操作的婦女們，看見了他們，全都停止住了工作而揚起了頭，不但很注意他們這兩匹馬，尤其注意他們這兩個人，也許是飛環女太容易人注意了，她的那身衣服和鞋，就跟綠油油的稻子一樣的顏色，她的態度，模樣兒，比蝴蝶還要美，她又一在路臂上掛着那麼一個「圈」而前面的馬上又是一位衣服華麗的白面少年。

放牛的小孩子們更齊聲嚷着：「一對兒！一對兒！快看一對兒來！……」飛環女非常的生氣，向那邊怒目而視，白面俠岑山玉却勸她說：「這你何必也生氣呀？我們本兩人來來是一對兒麼，是一對一對頭冤家！」

飛環女用柳條向前邊抽，說：「你就快走吧！再說廢話，我可不跟着你去囉，因爲我還得快回我的家呢！」

白面俠一邊走，一邊又向她問：「你的家在那裏？」飛環女忿忿地回答說：「在竹香嶺。」白面俠說：「一定是個小地方，不然我怎麼沒有去過，也從來沒聽說過它的名字？你家裏以何爲生？」飛環女說：「你管不着！」白面俠說：「我不是要管，只是問一問，因爲據我看，你一定是很貧窮的，

你穿的這身綠衣裳，雖然也還綽，可是並不是大紫大紅，或是淺紫銀紅，那樣綾羅綢緞的衣裳，穿在你這年輕漂亮的人的身上，才更能顯得美，才更能不辜負你的青春。」飛環女臉都紅了，更爲忿怒，說：「你放什麼屁？」白面俠皺皺眉，說：「你說話也太俗！真正的姑娘小姐或是富貴之家的少婦，光長得美是不行，是得唸書的，是得文雅的，還得有許多金珠翡翠等等的飾環首飾，你真可憐！你只有這麼一個圈，倒像是耍猴的！」

說得飛環女不由得傷心起來，簡直要哭，又生氣，恨不得把鋼環拋了，她悲聲地說：「你不用譏笑我！」白面俠說：「我怎麼能夠譏笑你，我可憐你還可憐不及！你想：你也沒有一付金鐲，更沒有一隻溜子（戒指），一切姑娘小姐身上應當戴的東西，你全都沒有，你的媽媽只給你一隻飛環，不問青紅皂白，就派你來殺我，幸虧你的時運好，要是碰見一個本事比我高的，性情再鹵莽的人，你有飛環也是無用，你一定要吃大虧，受大污辱，所以我才覺着你可憐，你媽媽待你並不好。」飛環女說：「那並不是我的親媽！……」

白面俠一聽，似乎顯的更是驚訝，說：「是真的嗎？……」又表示着婉情說：「這麼一說，你真可憐了！只不知道，你可以不可以把你的身世，全都詳細地告訴我？……」

飛環女這時候是又傷心，又生氣，瞪起美麗的眼睛，又厲聲訶斥着說：「你就別多打聽了！現在

不過是暫時便宜你一條命，因為我不願意殺害沒做過大惡的人，這才跟着你去走，看看你到底是好是壞，你別以為就算是饒了你啦？你的命能够活，不能活，還得看，待一會兒，別的人說你好不好哩你別忘了！……說什麼廢話？……」又催馬，掄着柳條向着白面俠的背後抽打，連說：「快走！快走！……她雖然是暴怒着，可眼睛似乎不太兇，而且，還沒有擦乾淨她眼邊兒溢出來的一點傷心的眼淚。白面俠的臉色也一陣一陣地變的發紫，他只是笑着，近於是一種冷笑，只點頭說：「好！走！走！……」

由這裏再往西，走了一程，又轉向北去，日向西斜，錦霞佈滿天空，一些歸巢的鳥兒，還有幾隻鸞似的大水鳥兒，都自空中掠過，他們這兩匹馬，就來到了臭湖東岸不遠之處的一個小鎮，白面俠這時反倒十分地高興，指着說：「前面就是攬湖鎮，那裏又不少人都認識我，我爲人如何，他們全都曉得，你就去打聽吧！」飛環女依然逼着說：「你得回着我去，只要有一個人說你不好，我就立時還用飛環套住你的頭：……」她的言辭雖顯着更狠，可是態度却倒越有點柔和了，當時兩匹馬併行，就進了眼前的攬湖鎮。

這市鎮很小，倒有幾家舖戶，有幾個漁人模樣的人，撐着網，擔着魚籃，似是才自湖畔歸來，一看見了馬，一看見馬上的人，他們全都十分注意，同時就有一個漁人喜歡得高跳起來，說：「哎呀！

這不是岑少太爺嗎？」此時一喊出來，旁的人立刻是有的想起來了，有的是又驚訝，又尊敬地向着白面俠來看，並且把兩匹馬給圍起來了，街上這樣一嚷嚷，舖戶裏也出來人，還有些婦女全都跑出來，驚羨着，就指着白面俠，互相地說：「這就是白面俠岑少太爺，知府的兒子……」又有人指着飛環女，說：「這大概就是岑少太爺的媳婦吧？長的多好呀！」尤其是婦女們，都對飛環女表現出來十分的美慕，弄得飛環女的鈔頰都緋紅地了，這些人可又不容她解釋，就歡呼着，這個要請白面俠下來歇一歇，那個又喊着說：「請少太爺跟少奶奶到我們家裏喝茶吧？……」簡直地把白面俠看成了神人，同時附帶着把飛環女也看成了仙女，白面俠此時是特別客氣，向西指着說：「我們到那邊去有一點事，不能打攪了，再見吧！再見吧！」說着，就同飛環女聯轡向西走過了這一條街，出了鎮，更往西，身後大約還有不少的人都追着送出了鎮口，飛環女倒不好意思回頭去看人家了，因為人家都把她當作了白面俠的太太，弄得她竟又有點生氣，而又臉紅，只是把白面俠又看了一眼，見他倒是沒有什麼驕傲自誇的樣子。

又往西走不遠，眼前已望見了汪洋無際的湖水，那裏就是有名的「魚湖」，但白面俠的馬却又撥向南去，飛環女只得依舊趕着他，此時就看見眼前有一片松林，來到臨近，才下了馬，二人牽馬走進林中，這時就看見有一堵紅牆，原事是一座小廟，白面俠就說：「到了，這地方叫作龍王廟，廟裏的

方丈很知道我，等我叫開門，你再問一問他，就知道我是個如何的人了？」當下他就「吧吧」的叩打門環，叫了半天門，裏面忽然有女人的聲音，問說：「是誰？」白面俠只說聲：「是我！我姓岑！」裏面當時就把兩扇廟門開了，天色本已將近黃昏，林中的光線尤其低暗，但飛環女一看，開門的這人原來是一個女道士，道姑，年紀大約也有四十多歲了，向白面俠笑着說：「岑少太爺怎麼多少日沒有來？」白面俠點點頭，又向後一指，說：「我今天是同來這位姑娘到此燒香，還要問你幾句話！」說着，他就連飛環女的馬匹也接過來，一齊牽到廟裏，二人走入，等候道姑把廟門又關嚴了，白面俠岑山玉就向她問說：「你是一位出家人，你不說謊語，如今我請這位姑娘來，問一問你，請你實說，我平日到底是一個壞人，還是一個好人？」

道姑說：「岑少太爺是一位頂好的人了，武藝好，人才出眾，並且還行俠仗義，樂善好施，搜湖鎮上的惡霸湖霸王朱七，誰敢惹他，幸虧岑少太爺來了，與他比武，才把他打走，使鎮上的人都有了好日子過，我們這座廟跟我的一些徒弟，也沒有人再欺負了，所以岑少太爺不但是位善心的活菩薩，還是個少年俠客！」白面俠岑山玉向飛環說：「怎麼樣？我的行為用不着我自己說，你去問人好了！不過，雖然別人都說我好，我今天吃過一些菜飯，再跟你痛快地談敘一番之後，我還是要自盡的，因為一來我為洗去我的羞恥，二來也好叫你回去見你母親覆命，省得你交代不下去，我只一個人，又

無妻子，雖然我有母親，可是我也顧不了她，我二十多歲，把俠義仁慈的一些事，也都作過了，別人也說過我好了，我死了還算什麼？再說我爲你而死，死而無怨！」飛環女聽了他這些話，弄得心裏倒很難受，就推了他一把，說：「得啦！這些話你別再提啦！」

當下，那道姑領着他們進到了「客廳」，這室中的陳設非常的講究，紅木的器具，擺着一些古玩，瓷菩薩等等，還有大盆的梔子花，清香噴鼻，裏屋還有牀帳，舖的十分乾淨，道姑給點上燈，燈光一照，顯得裏外屋都更漂亮，而且闊綽，飛環女就又想：「一座廟，廟裏都是女道士，全都這麼闊，可見我跟我媽媽都是太窮啦！」

百面俠岑山玉讓她在裏間牀上躺着，說：「你不必客氣，這個廟跟我的家一樣，廟中的師徒也都是女人，她們全都很好，我今天也爲是帶着你來，叫她們都認一認，以後我就是死了，你也可以來的，她們絕不能夠待慢你！」他又浮說「死」字，惹得飛環女心裏又一陣難受，但是誰管他；他愛說什麼說什麼，我可真支持不住啦！於是飛環女就在牀上躺下可是一躺下，肚子裏更覺着餓，這時候又來了四五個年紀都在十幾歲的小道姑，都來探頭探腦地瞧飛環女，都露出來很羨慕的樣子，並且有一個小道姑端來一盤很熱的香茶，送到飛環女的手邊，飛環女覺着不好意思，要坐起來，白面俠岑山玉却說：「你就躺着吧！一點也不用跟她們客氣。」遂又仰着人快給做飯。飛環女喝了一盤香茶，覺着還想



喝，她手裏托着空茶盞，望着白面俠，白面俠岑山玉是很有眼色，立時又給她倒了一盞，她又喝了，就笑了笑，伸了個懶腰說：「啊喲！我可真累了……」她的「飛環」鋼刀，連扔下的茶盞，就全在她的身旁，白面俠岑山玉又向她抱歉，對白懷悔地說：「使你今天這麼累，總都是因為我，所以我更非死不可了！」飛環女說：「呸！你千萬別拿死來吓嚇人！」白面俠說：「我何必吓嚇你？等你走後，我才自盡，我先要陪着你吃吃飯喝喝茶，我還要快樂一番呢，因為你長的太好看了，今天我雖是走了一步死運，可也是走了一步幸運！」說着，又望着她笑，飛環女瞪他一眼說：「誰聽你的這些貧話，你快快看看你自己的脖子去吧！」一提到了脖子，白面俠立時又顯出來一陣羞愧，「咳！」的一聲長嘆了口氣，就走到外屋去了，他出了這屋，眼前看不見了他，飛環女反倒立刻就感覺着一種空虛，一陣惆悵。

待了一會，外屋就把菜飯全都擺好，小道姑請飛環女起來到外屋去吃飯，外屋，點着一對錫燈台的蠟燭，發着黯黯的紅光，照得人影是夢的，紅木的老方桌上擺着四盤素菜，冬笋湯，炸豆腐，爛茭白，炒乾絲，又細又白的大米飯，筷子全是銀的，兩把椅子，飛環女是跟白面俠，面對面地坐着，小道姑給盛飯，白面俠就又對飛環女解釋，說他過去怎樣常做好事，朋友也到處都有很多，只是沒有結婚，因為他挑剔得太厲害，雖然有許多女的都願意嫁他，但他只是敷衍。

飛環女雖然只是低着頭吃飯，可是他說的這許多的話，不由得一句一句，全都灌入了耳裏，就更覺着他這個人很好的了，連他的父親大概人也不錯，心裏就更覺着後悔，遂笑一笑說：「得啦！現在我都明白啦！我們都是受了那龐大凱的騙了，我回去一定把這些事，都跟我媽媽說明白了，她老人家也不是糊塗人，也一定不能够怪我把你放走！」白面俠岑山玉激昂慷慨地說：「你就是放了我，我自己也不想再活，或是你走後我自盡，或是當着你的面，我自刎！」飛環女停住了筷子，着急地問說：「這又是爲什麼呀？因爲當初我是不明白，我才跟你打，我叫你給我磕了個頭，也是因爲你太驕傲，氣得我，可是那並沒有人看見呀？於你的臉上又有什麼難看？你可也太臉皮兒薄！」白面俠岑山玉說：「不是我臉皮兒薄，是我覺着見了你之後，若再離開，我活着也太無味！」飛環女一捧筷子，瞪了他一眼，說：「你說的這叫什麼話？」白面俠岑山玉又說：「因爲你長得太美麗了！你的身世又那麼可憐，回到你那小小的地方，將來跟着你那媽媽還得受苦，一輩子也找不到一個合式的少年去娶你爲妻……」飛環女生氣地說：「我不叫人娶我，我媽媽也不叫我去跟男的……」她臉紅了，並勾起心中一向的幽怨，白面俠岑山玉說：「難道你媽媽將來叫你當道姑？我看你那媽媽真是一個怪媽媽，而且是不定多麼兇悍的一個老女人，慢說你，就是皇宮裏的公主，她也得出嫁，仙女還常常的思凡，男婚女嫁，原是人生大事，你現在還年輕，再過幾年老了，沒人要了，那有多麼可憐，而且你看小燕兒因

爲是一對，叫喚得才好聽，蝴蝶兒因爲成雙，飛翔得才美麗，花中有并蒂蓮，禽中有鴛鴦鳥，水裏還有比目魚，連你看這燈燭，全都是一對，你也十七八啦，難道就不知道有過什麼意思？」飛環女臉更紅了，咬着嘴唇，瞪了他半天，白面俠峇山玉又說：「我替你還很憂心，你搶了官人的一匹馬，你就算惹下了大禍，即使你還回到你那竹香嶺，早晚，官人也要找了去的，到那時連你的媽媽除了被捉，就得逃走，逃到什麼地方去呢？頂多，她帶着你投向綠林，然而將來呀，你便成了一個盜婦，一輩子也難出頭，一輩子也難享福，你媽還能活上幾年？那時，可憐你穿着一身綠衣裳，有誰來心痛你？有誰來管？」

飛環女真要哭了，這時候那剛才給他們開門的那個道姑，名字叫作「偃月」，拿了一隻銀壺，還有一對玉酒盃來了，笑着說：「我這兒有自己釀的百花酒，剛才忘記給你們拿出來了，現在我見你們兩人談得很投緣，沒有一點酒助興還行？這酒是又甜又香，飲下去又能解暈，又能消愁，還能夠添加心裏的情意，喝下去吧！今天是好日子！」她把一對酒盃分放在兩個人的眼前，他給每人斟了滿滿一盃晶瑩的綠酒，然後她連那小道姑，都出屋去了，白面俠峇山玉就離座，走過來，低聲向飛環女說：「不要發愁了！是我不對，我不該勾引起你這些傷心的事，然而我一定能夠給你想法子，叫你得判別人所沒有的快樂，那也不負你這天生的聰明的資質，和美靚的姿容。……」飛環女含羞地把盃子接過

來，將酒喝了，白面俠又給她斟了第二盃，想不到她才喝下了兩盃，她就醉了……這溫暖的初夏之夜，這清靜而詭密的龍王廟，女道士的庵，這華貴而幽深的客堂，這滴下淚來的一對紅燭，這清素的殘肴，這晶碧的空盃，這白面俠，這一切使得綠衣俠女徐飛環，覺得迷離了，她却忘了賽隱娘對她的訓言，而於酒醉神疲之間，她墮入在夢裏。

## 第五章

溪畔痛分離，頻叮海誓  
竹間憐隻影，錯卜佳期

第二日晨起，她流着淚對白面俠說：「你可不要再尋死，昨天都是我的錯，你脖子上的傷到底還覺着疼不疼呀？」白面俠岑山玉說：「這都不要緊，要緊的是我急速得回鳳陽，跟我的父母說明，然後就去娶你，你媽媽要是願意跟我們去享福，那我就多派一頂轎子去，連她老人家也接了去。」飛環女又擦着眼淚說：「你是不知道我媽媽那脾氣，咱們這些事，回去了，暫時還不能對她老人家說，得慢慢地，或是等你跟着轎子去接我，那時候才能够把實話告訴她老人家，……」白面俠說：「那麼，我倒有一個主意，你把你那鋼飛環，連刀，全都交給我拿走，你空着手回去，就說你倒是見着我了，可是我既是一個男子，並且武藝高強，你打不過我並且叫我搶走了飛環跟刀，可是我又對你很好，但不侮辱你，反倒送給你一匹馬，叫你回去。」

你並且得說我爲人是怎樣的慷慨豪俠，有許多人都說我好，我的父親且是一位清官，家中有錢，無妻，那樣一來，我想你媽媽一定反倒要感念我，欽佩我，我即時就派人去送厚禮求親，她一定就答應了。」飛環女擦着眼睛點頭說：「你想怎麼好，你就怎麼辦，反正我現在也沒主意了！」

她誠心摯意地與白面俠訂下了「白首之盟」，她知道男女婚配，這件事是很重要了，如今無意地找到了這一個「夫婿」，她很滿足，但是這算是如媽媽所說的「私情」，並非由於「母命」，而且把媽媽的「戒條」已經完全違背了，如若被媽媽知道了，她可就要先一刀割斷了母女之情，再一刀就割下來我的首級，所以爲這事，就非常憂愁，害怕，白面俠說：「要不然，你現在就跟着我走，好不好？永遠不必去見那不明白你的心，而又十分殘忍的賽隱娘了？」她却又連連地搖頭，因爲她覺着那更不對了！而且她與她媽媽也有一種感情，十分地難捨，所以她決定是暫時先回去。

她們在這裏又用過了極美味的素餐，道姑假月，又用銀壺斟着百花酒，請他們再飲一對盃，她可不敢再多喝了，只臉紅紅地笑着，將酒在唇邊沾了一點，便覺着非常濃冽，吃過了酒，白面俠岑山玉就在院中備馬，馬牽出廟門，白面俠不但他自己的刀在鞍下掛着，並將飛環女的刀也歸了他，他的胳膊上還掛了鋼鐵飛環，這，飛環女一點也不心痛，因爲現在她已經不需要這些了，她所需要的是愛情，是希望將來被白面俠娶過去，脫去這一身穿膩了的綠衣，而換上那嬌紅的衣裙，新娘的裝束。出

了廟門，道姑假月把他們送出來，還笑向她說：「岑小娘子！再會！再會！」她是既覺羞赧，又彷彿覺着光榮，她要走了，白面俠送了她又一段路，約有五六里，在小溪旁，柳蔭下，二人依戀不捨地又談了半天，她又流了幾點不知是喜還是悲的熱淚，她細聲地叮嚀，說：「你回去可千萬要快着一點，用好轎子，我想我媽媽就是原本不願意，可是看見了一高興，一喜歡，她也許就願意了。」白面俠岑山玉把頭連連地點，說：「那是一定的了！鳳陽府有的是那好的喜轎舖，我叫他們預備最好最新的龍鳳彩轎，用全新的執事，金瓜，鉞斧，朝天鐙，旗，牌，傘，扇，自鳳陽府一路敲着鑼，行着鼓，吹着鎖呐，和笙管笛簫，到竹香嶺去迎娶，我準備着還要聘請幾位有名的紳士和紳士太太，做咱們的大媒，你放心！我全都懂得，決不能叫你顯着寒儉，着別人笑話的！並且，還準備到你那裏一吹，一打，這有多麼榮耀，大媒們再跟你媽媽一詳細的解說，我想賽隱娘也是久走江湖的，不是沒有見過世面，這個面子她還能不給？她的女兒要去作少奶奶了，她還能夠攔阻？不過你現在回去，先別實說，還得把謊話說得像真的，你暫且安心等待，到時候必叫你如願以償，叫你媽媽是又驚又喜。」飛環女不由得笑了，說：「那麼，得多少日子呢？」白面俠岑山玉伸着手指頭算了一算，說：「現在才過五月節，至多一個月吧？」飛環女皺着眉說：「那日子太多了！能不能够再快一點？」岑山玉說：「不能再快，我回去，先得趕緊替你做衣裳，裙子，打首飾，做鞋等等，那衣裙和鞋，必須要定繡，因為得

像個樣子，若像你這樣一身綠，怎能够上轎，我家裏有那些戚友，也都得笑話我，笑話你，再說我這得給咱們佈置新房呢，那也不是一兩天能够佈置好的，一個月是最快最快的了！」飛環女却在馬上轉首，低着臉兒望着溪中滿浮着綠萍的水，她黯然地，搖一搖頭說：「一個月我總覺太長，不是我不能，是我怕我媽媽又想別的主意，我假若更是生氣了，要再去找你，去懲戒你，那可怎麼好？」白面俠岑山玉聽了這話也不由得怔了一怔。飛環女又說：「可是她老人家的年紀太大了，要叫她親自找到鳳陽府去找你麻煩，恐怕她也沒那精神了。」白面俠岑山玉又說：「鳳陽府是大地方，她未必敢去，再說去了又能奈我何？假若她去找我，跟我翻臉，我也決不惹她，我托出人去求她，結果還是她點頭叫你嫁給我！這件事，你倒放心吧！不必憂愁，反正至多一個月。」飛環女忽又流着淚說：「可是你一定得有良心？」白面俠岑山玉說：「我還能够騙你嗎？無論如何我也是知府的兒子，不是沒來由的人，在鳳陽，我有家，在蕪湖，我有買賣，我若有半點欺騙，叫我死在剄刀之下，當了鬼都永不能脫生！」飛環女趕緊收住眼淚笑着說：「得啦！你別再這麼說啦！就是這樣辦，只要你能够快去娶我就行！」白面俠岑山玉決然地說：「至多二十天！」飛環女一聽，就更是喜歡，白面俠岑山玉又說：「由這裏偏東往南，一直地走，就可以回你的家了，我因爲得趕快回鳳陽備辦咱們的喜事，我不能再往南去送你了，你記住吧！」

這裏飛環女倒不禁的十分留戀，十分悲傷，她依舊用柳枝輕輕地策馬，就離開了這溪旁，且望且回頭，直判望不見了白面俠岑山玉和那匹馬的影子了，她這才急急地催馬走去。

一去的時候是心懷忿忿，如同一把烈火，現在回來了，却是柔情纏綿，並帶有十分沈重的離愁，她的嘴邊還回味着百花酒的餘香，腦中未忘昨夜廟中的綺夢，是甜蜜而迷惘的，是奇離而可愛的，白面俠仍似站在她的眼前，招她歡喜，她又發癡地想：這綠的衣服要是換了紅的新娘子的衣服，固然好看，但是叫那嶺上，江邊許許多多的人都看，看我坐上了轎子被我娶走了，也有點難為情呀？……隨走隨想，飛環直到天晚，方才回判了江邊。

江邊上本來有不少打魚的船，她叫了半天，才有一隻較大的漁船船上的人來招呼她，因為看見她的綠衣裳了，認識她，所以才過來，但是又詫異，問說：「徐姑娘！你的這一匹馬，是那兒得來的呀？」

飛環女說：「不必問了，你們把我快送回家去吧，我是被我媽媽派的去辦事去了，現在是剛回來，想不到，天都怎麼晚了！」

當下，這隻漁船上的三個人，就請她上了船，馬都牽到了船上，慢慢地鼓漿，悠悠地行駛，直到二更時分，方才返回了竹香嶺，這匹馬可牽不到嶺上去，因為那山路太窄，太陡，而且沒有地方放括



牲口，只就暫存在嶺下的漁戶家裏，這三個漁人，牽馬的，攆着魚網的，提着竹籃的，齊都高聲地大笑，說：「今天沒網了多少魚，可網了一匹馬，快來看哪！……」當時深夜岑寂的嶺下江村，爲來了這麼一匹馬，許多人又都從睡夢中起來了，而爭着看，頓然地又熱鬧起來，飛環女却獨自地回到了嶺上。

她不敢一直就回家，她先走到胡阿二的那酒店，這裏照舊點着很亮的燈，有不少的漁人都在這裏飲酒，也都是爲等着她回來聽消息的，如今她回來了，就一齊搶着來問：「怎麼樣了？把白面俠那小子殺了沒有？」尤其是龐大凱，他原來也在這兒了，當時他彷彿連傷全都忘了，瘋了似的跑過來，追着問說：「姑娘！姑娘！怎麼樣了？你去了兩天一夜，把那小白臉結果了沒有？……」

但，飛環女却一句話也不說，她只向胡阿二問：「我的媽媽今天沒來這兒嗎？」胡阿二說：「她老人家自己倒沒來，可是叫丫頭來問了好多次，剛才還來問了一趟呢，又因昨天聽老水鳥跟小蝦米回來說，姑娘是在江邊搶了官人的馬，往北追下白面俠去囉！……所以更不放心了！」才說到這裏，飛環女就沒功夫往下再聽了，她遂就趕緊轉身跑去，這裏的龐大凱還高聲問說：「到底怎樣啦？姑娘你快告訴我呀！砍了白面俠幾刀呀？我聽了好心裏消消氣兒呀？」他還一點地要追到姑娘家裏去，却被別人給攔住了，說：「那可去不得！你不知道老太太是什麼脾氣！」同時，這裏有很多人却

感覺着詫異，說：「奇怪！馬也許是她沒騎回來，或是放在嶺下了，可是她的刀跟她付鋼環，應當帶回來呀？怎麼也沒啦？這一定是有別的事，不好！姑娘家辦事情到底不行，一定是彌啦！……」許多人在這裏紛紛地談論，飛環女這時那一身綠的衣裳，一隻綠的影子，却又走進了綠的竹林，竹林裏很黑，但，她的家却又燈光，她看見了這一點燈光，她當時就害怕起來，並覺着十分地羞愧，回到家中心見着的是她家用的那豁嘴唇大脚的使女，向她擺了擺手，指了指裏屋，又聲音不大地清楚地說：「老太太正在生氣哩！」她又吃了一驚，腿覺着發軟，但她究竟不能不進裏屋，就走進去了，見她的媽媽賽隱娘坐在竹牀上，那滿是皺紋的臉，確帶怒氣，見了飛環女回來，就問說：「你怎麼去了兩天，到這時候才回來？都上那兒去啦？」

說着，把那使她生長的一雙厲害的眼睛，向她來瞪，飛環女就哭了，說：「媽媽！咱們打不過那白面俠！……」賽隱娘老俠女驚問着說：「你是怎麼敗在他手樣的，他到底有什麼本事？」飛環女更哭着說：「他也沒有別的本事，他就是刀法好！……」賽隱娘聽了，却更生氣，說：「他的刀法好，你不會就用你那鋼飛環嗎？」飛環女撅着嘴，擦着眼淚說：「我用啦！可是我剛一掄……」說到這裏她還拿手譬方了譬方，接着說：「沒想到就被他把鋼環跟鎖練，連那棉布的套都給搶了去啦！」

賽隱娘搖頭說：「我不能信！從你十歲，我就教給你使用飛環，所以我把你的名字也就叫作飛環

，我自信把我使用飛環的絕技，全都傳給了你，你也在我的眼前試過，我見你打什麼都準確，套什麼，都能套得着，所以我才知道你的武藝已經學成了，我才敢放你下山給我去辦事，怎麼你才一使用飛環，就叫他連東西都給奪去了？你可太沒有用，想不到我教你武藝教了十年，滿以為你能够接續我啦，誰料你竟是這樣的沒有用？你可真叫我太傷心了！太生氣了！」飛環女又擦着眼淚說：「媽媽您是不知道那人的武藝有多高？」賽隱娘氣得渾身都顫說：「我就不信一個鳳陽府臧官的兒子竟還有好武藝，你不用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我現在就找他去！」飛環女趕緊把她的媽媽攔住，她更哭着說：「媽媽您千萬別去！我也聽說了，他的爸爸確實是個好人，愛民如子，不是臧官！……」賽隱娘說：「那我也得親自去到一輪鳳陽，問一問去，無論如何，我也得要回來咱們的飛環，那飛鋼環我從十八歲時候就使用，用它作過的俠義之事，不計得有多少了，在江南還沒有什麼人知道，但到了黃河迤北，江湖，綠林，各處的豪強，老輩，新輩，誰不知道賽隱娘飛環的名聲，我養活你，就爲的是我這飛環的絕技不致中斷，却沒想到我自費心了！等我去向白面俠要回來飛環，先用環結果了他，然後回來再結果你，我不要你這沒有用的東西！」飛環女却跪下央求了，並說：「媽媽要是一定要判鳳陽府去找他，可是請媽媽過二十大之後再走！……」賽隱娘聽了不由得一怔，就展與問說：「你要憑良心！要跟我說實話，你到底昨天在江邊奪了官人的馬，追下了白面俠，後來怎麼樣了？飛環是你送

給他的不是？昨夜你住在那裏？你要實說！實說了，我還許能饒了你的性命！」飛環女却決不承認，依舊跪着痛哭，搖着頭說：「沒有！媽媽你是錯疑了我實因爲武藝敵不過白面俠，飛環被他搶着了，他就跟我解釋，說他的父親原是清官，他自己也是一個俠義之人，咱們大概是聽了龐大凱的壞話……」

「賽隱娘氣得喘氣說：『我走了一輩子江湖，我還看不出人來？那龐大凱是一個莽漢，他絕不會說假那，我叫你去懲治他，也不是爲給龐大凱報仇，因爲我早就知道他的父親岑強是個贓官！』飛環女低着頭說：『可是岑山玉說話倒還講理！……』」

賽隱娘又問：「岑山玉是誰？」飛環女低着頭，臉紅紅地說：「岑山玉就是白面俠的名字，他並沒殺我，也沒有汗辱我，只將我的飛環跟刀拿走了……」

賽隱娘氣得身上更抖，大聲地問說：「怎麼？連你的刀都被他奪過去了？」飛環女匍匐在地說：「我的武藝真比他太差，所以，什麼什麼的傢伙都被他拿了去了，他走了，我沒有臉面再回來，我站在水邊發怔，我尋死，可是我又捨不得媽媽，那時天已黑了！……」

賽隱娘又問：「你再那裏住的？」飛環女說：「在龍王廟……」

賽隱娘又驚訝地問說：「你怎會走到巢湖邊去了，攬湖鎮上的那座龍王廟，那裏的道姑可不是好人，在二十年前，她們就專巴結有錢的人，而引誘良家婦女，我早就想要去懲戒她們，可是因爲未得功夫，又被你那死去的爸爸將我攔住了，難道，昨夜你是在那裏住的？」

飛環女一聽，身上更是不住的打哆嗦，心說：原來媽媽什麼事情全都知道！……於是趕緊又編謊，搖着頭說：

「不是，我就在一個很小很破的龍王廟，不是在巢湖邊，這廟裏也沒有道姑，沒有和尚，我就在那裏坐了一宵……」賽隱娘又問：「昨天你倒是在那裏吃的飯呢？」飛環女痛哭着說：「我出昨天到現在，一點什麼也沒吃，沒喝……」她哭得，又羞愧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賽隱娘也沒向下再問，就閉上了眼睛，可是不住地氣喘，就這樣喘息了一夜，飛環女也在地下直跪了一夜。

到了次日，賽隱娘就不能夠下牀了，因為她雖有一腔雄心，十分的怒氣，無奈她太老了，她又有這喘息的老病，所以她雖然忍不住這口怒氣，但究竟是沒有辦法，她不能夠往鳳陽找白面俠一決高低，而得回來與她一生相依為命，且與她英名有關的鋼飛環。

飛環女起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就服侍她媽媽的疾病，她的心裏是萬分地懺悔，但到了現在，她更不能夠把實話說出來了，而她更時時地戀想清白面俠岑山玉，她又憂盼，既怕可又願，到二十天，白面俠快點來娶我吧！即使媽媽還不願意，還生氣，那我可只有尋死了！……她時時在暗中落着淚，却又有時很是欣喜。

一連過了十餘日，賽隱娘的喘病兒雖是好一點了，因為這些日來，就沒有怎麼吃東西，所以身體越發地無力，還是不能夠下牀，現在常到這裏來的，就是胡阿二跟龐大凱，龐大凱是能說，他常提一些江湖上的舊事，所以很受老俠女的歡迎，使老俠女雖在病牀上，却更回憶起來當年的俠行，烈舉，

及一往無敵的銳氣，但是老俠女也很是悲哀，這一天，就嘆着氣對龐大凱說：「我是年老了，這些年來，也許江湖上出了不少的後起之秀，也許那白面俠岑山玉是受過名人的傳授，他的武藝是真高！非我女兒所能敵得過！」

這話，龐大凱倒是不能夠否認，他是在白面俠手裏吃過大虧的，至今那缺少的三個手指，再也不能够長上啦，我這麼一個「鐵棍金刀鋼手腕」，撞山牛一般的大漢子，尙且打不過那個小白臉，徐飛環是一個姑娘，也難怪她「賠了鋼環又丟刀」，沒叫那小白臉給捉了去硬納爲老婆，就算是還有本事，白面俠也還有點兒良心！……他點頭長嘆口氣，說：「完了！我的那口氣是不能夠出啦！我身上受的内傷還沒有好，我還是走不了遠路，我想再在胡阿二的酒店裏住幾天，我只好就走啦，回判華山找着我的師父金爪張老爺，求他老人家再給我辦法吧！可是我那個師父也老啦，跟您的年紀差不多了，我又是個沒學會武藝就跑出來的不成材的徒弟，他也未必就肯爲我去找白面俠，拿他一世的英名跟白面俠去拚？……」賽隱娘說：「但我的飛環決不能這樣落在人的手裏，欺負我女兒這個仇，我也一定娶報！」飛環女在旁，本想要說：「媽媽！他還能够把環給咱們送回來！人家也沒有欺負我……」但這話究竟是不敢說出來。賽隱娘又說：「我的那環，名曰「白虎環」另外還有一隻名曰「青龍環」，兩隻環，原是一對兒，名曰「龍虎鐵連環」，我只得到了這一隻，五十年來便橫行江湖，那青龍環

是在山西省龍門絳州，那裏是我的娘家，到了那裏，如打聽龍門女俠的家，還有不少的人知道，我現在也這麼大的年歲了，早先的事情，我也不必瞞你，當初我是爲這隻白虎環，還有一點別的事，與家中的人反目，而走出來的，所以我的家，已有五十年沒有回去了，我的父親自然早已不在人世了，我的大哥，我還有三個兄弟，他們一定還全都活着，他們全都武藝超羣，家裏又有不少的田產，現今一定還在那兒住：：」旁邊飛環女聽得都出神了，到此時，她就忽然插問說：「姓什麼呀？」賽隱娘說：「我的娘家姓彭，你們到了絳州一打聽，必定有人知道，而且他們若聽說白虎環到了別人的手裏，就是登刀山，踏火海，下油鍋，他們也一定要把那環找回去，因爲那環本是我們祖傳之物，我私自拿出來一隻，我哥哥，我那三個兄弟就追了我好多次，因此跟我結的怨更深，我們來到這竹香嶺上住，也爲是叫他們找不到環，往事他們一定也都不計較了，但你們去了，尤其我的女兒也去了，她是我娘家兄弟的外甥女呀！一定不記前仇，一定去到鳳陽找那白虎環，還許能夠來這裏看我：：如今白虎環一丟，我也想起當初爲這東西我不認了娘家，那實在是不該，所以我現在也盼着跟他們見着一面，環兒！你跟着龐大哥這就走吧！……」說到這裏，這老俠女不由得哽不成聲。

龐大凱跟飛環女聽了這話，兩人全都不言語，飛環女是要等到了日子叫白面俠來娶，要換繡紅花衣裙，坐轎當新娘子，她豈願離開這裏去往山西，再說那「白虎環」根本就不是丟啦，到時候，白面

俠連那環，帶給我做的新衣裳，厚禮，金銀，鵝酒，一定就都送來了，用得着去遠路求人再去找嗎？媽媽娘家的那些人還能够惹得嗎？還不都跟老虎一樣，要叫老虎去吃了岑山玉，我的心可怎麼受呀？」所以她又發起愁來了，只是心裏的話，仍然是一句也不敢說，只是低着頭皺着眉。

龐大凱是一聽賽隱娘說的那哥哥兄弟，就絕不是好說話的人，青龍環，白虎環，自己雖沒有見過，可是一定厲害無比，我的老天爺！賽隱娘跟她的娘家在五十年前就打了架，盜出了環，結下的仇恨不定有多麼大？如今忽叫我帶她的女兒去，她這女兒是個廢物，人家一定找我說話，倘若不但不去找環，就揪住我要環，我拿什麼給他們？他們要是不講理，我這個七個手指頭，連腦袋都許一塊兒掉……所以他也猶疑，而愁得了不得，結果就說：「反正我的內傷還沒好，現在也走不了，容我再斟酌斟酌吧！這件事我看到不必着急，白面俠那小子有錢，他決不能把那環賣了，咱們早晚找得回來，老太娘就不用着急生氣啦！」他現在學得嘴兒很是甜甘，並且他也學得仔細啦，心說：上什麼絳州找老太太娘家的那事，可真別怪來老太太辦事太急，說的話也靠不住，這次叫女兒莽楞的去找白面俠，所以丟了臉，到了絳州，萬一人家要是不認，不認還是好的，萬一再跟我要環，拿我開刀，那我龐大凱可太冤枉了！因此，差不多他就要搖頭，只是還得做出點英雄氣兒，先推脫幾日，別叫老俠女一下就聽不起，更別叫飛環女聽不起，叫她覺着我還不如她，因為她無論如何倒還去了一輪呀！我，還沒有



叫我直頭去找白面俠，我就先縮頭。他又綁起點來，說：「我就是因爲受了傷，要不然，我當時就再去找那白面俠，不但要回來老大娘的環，我還得叫他頭點地！」

龐大凱這個樣子地支吾，發怯，飛環女可暗地裏喜歡，賽隱娘老俠女因爲精神不濟，就沒再說什麼，龐大凱又一擺一，走半步要歇半天，就又回胡阿二酒店去了。這裏，飛環女是暫時放了心，她又安靜地坐着，想着這時候白面俠岑山玉是怎樣地在鳳陽府那大城裏，那豪富的公館裏忙着預備喜事，是娶少奶奶呀！這絕不是一件小事，而那裏的一些婆子，丫嬭們，一定更是忙得很，她們還不急盼着快看新少奶奶長得是多麼好看嗎？他親戚家裏必有不少的姑娘媳婦，能不妬嫉嗎？這時裁縫一定爲我在剪裁着新衣了，繡工一定在那裏趕着做那些爲迎娶我而用的活計了，只可惜，我這裏是一點什麼嫁妝也沒有，然而這可有什麼法子呀？「不但一句話也不能向媽媽說，說出來即使媽媽不生氣，也是沒有用，她還能够爲我置什麼嫁妝嗎？就是置個洗臉盆，又做一身綠衣裳，那也拿不到我婆婆家去呀？拿了去得招人笑話！」

飛環女心事紛紜，在家裏簡直待不住，時常到竹林裏去一個人兒默默地沈思，她慚愧這身綠衣，不愛這無花無香的竹林，她幻想着華豔的裝飾，她頗有許多紅紫盛開的芬芳花朵，在她的身畔圍繞，還需有一個風流英俊，多情多義的白面俠，她願意化身爲那隻白虎鋼飛環，因爲那環，現在正在白面

俠的身畔了。

她有時也順着山崖間的石蹬兒下了竹香嶺，見江邊，灘上，那些漁人，把那匹馬當作個稀奇物兒的爭着搶着地騎，她可一點兒也不喜歡這類東西了，她期盼的就是轎子，她在江邊看，只有漁船來，沒有喜轎來，她在嶺上看，也只有漁人，樵夫，沒有個迎親的客，她去聽，只有使人心煩的山鳥叫，沒有鎖吶，笙管笛簫之聲，她常去向胡阿二的酒店去問：「今天十幾啦？今天二十幾啦？……」光陰如箭，日子一連過了二十天，她等得一天比一天心急，一天比一天難煎，難受，她不知已削瘦了她的芳顏，連三十天也過了，四十天也快到了，而白面俠竟是了無踪影，她的喜訊兒竟是如大海石沈。

## 第六章

莽夫少女，結伴往龍門  
愚愛癡情，尋郎來鳳邑

現在，龐大凱的傷已完全好了，他覺着老在胡阿二的酒店住着也不對，而且要是吃完了，花光了，那可怎麼回家，在故鄉雖已是「無家可歸」，然而，華山師父那裏是得去走一趟，找白面俠報仇的事暫時不提，先得憑師父的面子，在北方，在鏢行裏找一個吃飯的地方，還得得多交幾個朋友，將來朋友也許能夠抱打不平，替我找白面俠去出氣，再說賽隱娘老太太待我很不錯，人家叫我去帶姑娘看看外婆家，我也不能不從人命，那絳州的彭家一些人，怎見得就是老虎？還計都是血性的男兒，義

氣的朋友呢？走！說走咱就走！

於是龐大凱就跟賽鹽娘一說，賽鹽娘並且親手修了一封書信，並交給飛環女幾座銀子作為盤纏，飛環女這時佳期無言，是滿心的憂疑，他恐怕白面俠是那一天回去就得了病，最可能的是他脖子上的那處傷，回到家裏，就越來越重了，即使一切辦喜事的東西都預備齊了，可是脖子的傷還沒有好，他自然也不能够作新郎呀！所以這不能怪他，也別錯疑了他，我還自得親自到鳳陽去看一看才好！所以，她不但答應了，她還很喜歡，她十分地着急要離開這竹香嶺，她把行李也預備得很齊全，最必需的是梳子，鏡子，胭脂粉，衣服也帶了幾件，她最可恨的就都是綠的，連一件黑的，白的，衣褲鞋襪都不叫她做，不叫她穿，媽媽真是怪脾氣！也許因為我不是她親生的，……由此，她竟對她的媽媽也有一些恨了，但，究竟是十多年兼養育之恩感動着她，一旦分離，她也不禁落了幾點清淚。

龐大凱現在可離開這個地方啦，這些日他喝酒很方便，煮鴨子也吃了不少隻，就是太寂寞了，現在才看見了「唐莊大道」，他又發了他的撞山牛的性情，振起來大鏢頭的勇氣，飛環女騎着馬，他就在後邊跟着，可就是飛環女騎馬走得太快，他在後邊直喊說：「喂！喂！姑娘！你別快走呀？我這兩條腿怎能追得上馬的四條腿呀？咱們現在的事情說是要緊可是不急，慢慢地走着，遊山玩水，只要過了淮河，我就可以找着朋友借一匹馬，那時咱們就是在大道上賽着騎也不要緊啦，我還想教一教你的

馬上工夫啦！」然而飛環女却是十分地心急，沒有法子，只好就按着馬慢慢地走，龐大凱在後面還直扯閒話，說的也沒有別的，只是吹他保鏢時怎麼樣的有名，他的話，飛環女那裏耐煩去聽呀？

當晚走到梁園，投店，分找了兩個單間，龐大凱是喝醉了就睡覺去了，飛環女却向店家詢問了往鳳陽府去的路程，原是很近，由這裏明天一早動身，直往北走，不到天黑就許到了，所以她非常喜歡，夜間做夢，她又夢見了白面俠。

次日，一早起來，她特別梳頭，擦粉，抹胭脂，還換了一身雖然也是綠色的，但是新的綢質的衣服，天氣是很熱，她心裏又像是升着一把熱火，因為，今天還能夠見不着白面俠嗎？他沒去娶我，我倒找了他來，就是他有理，我也的問他，說他，不，不能夠說，若是說了人，可就丟失了少奶奶的身份了，我還得問問他，這些日到底都給我預備了些什麼，如若一件東西也沒預備，我可就要哭了，我就非得叫他再給我磕一個頭，才能算是出氣，還有哪，我得給他跟龐大凱解和，還得托龐大凱，把那白虎環送回竹香嶺，並給我媽媽去報喜，是，是都得細想一想，這就都在眼前了！

龐大凱在窗外嚷嚷着說：「姑娘！快收拾着吧！咱們該走啦！」飛環女也提着包袱出了屋，她並沒有帶着什麼兵刃，只有龐大凱在離開竹香嶺的時候倒是帶了一把鐵片刀，聊作爲行路防身之用，他們出了這家店門，飛環女騎上了馬，向北走不遠，就是個三岔口，可以往南，可以往西，也可以往

北，飛環女催着馬就一直往北去，龐大凱直叫喊，說：「姑娘妳慢走啊！姑娘！你走的路兒不對，咱們是要往山西，就得向西，進了湖南省再往北，你由這兒就往北，可就到了鳳陽府啦！」飛環女停馬轉頭回答說：「我就是往鳳陽府去！」龐大凱更着了急啦，喘着氣追上來，說：「要往鳳陽去幹嗎呀？不是找着又跟白面俠那小子碰到一塊兒嗎？」飛環女的臉一紅，說：「我就是要去找他！」龐大凱搖頭說：「姑娘你這就不對啦！在嶺上時，老太太跟咱們說得明明白白的，叫咱們往絳州去找你的舅舅，沒叫咱們直去找白面俠，又去遭他的欺辱，姑娘你的性情別這麼傲，早晚得給你出那口氣，還得找回來自虎環，我這三個手指頭也不能白丟，現在那真不可以往鳳陽去！」飛環女却說：「我是非去不可，頂好你也跟着我來！」龐大凱說：「我在白面俠的手下認了輸啦，這時我可不敢找他去！」飛環女說：「我保他見了你，不能再跟你動手，還得跟你交好朋友。」龐大凱聽了不由得一怔，但仍然搖着頭說：「那我也不想去！」飛環女說：「你要不去？我可就一個人往鳳陽去啦！咱們再見！」龐大凱更着急說：「喂！喂！你別這樣兒呀？我是受你媽媽之托，把你帶出來的，剛走了這麼遠，就把你給弄丟了，以後我就是不能再去見賽凱娘老俠女，我還有臉見我的江湖朋友嗎？我被人削去了三個手指頭，這不算事，早晚我要叫白面俠也得吃虧，還於我的英名無損，我要是受人之托，中路把人的姑娘丟了，那得叫人說我是把你賣啦，一輩子也難再見人，姑娘，你千萬別性傲，給我龐大凱想

想……」但是，不容他把話說完，飛環女已經急揮皮鞭，馬就像一股青烟似的直向北馳去，龐大凱那裏追得上啊，長歎了口氣，說：「只要跟女人在一塊兒，就得叫你倒楣！這沒法子，我就是到鳳陽府叫白面俠殺了，可是我也得跟到鳳陽府！」

飛環女的馬向北飛馳，她連住也不住，心中似火一樣的急，急着，到底得找着，還得問一問，氣急了時真得罵一罵那白面俠岑山玉。

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她到了一個地方名叫「殷家湖」，這裏離着鳳陽城已是很近了，她就在得勞找了一家沒有什麼人的小茶館，歇了一歇，喝了一些茶，吃了一點扒鷄，和一個燒餅，她真吃不下去，她就問茶館的一個老婆兒：「你們這鳳陽府的知府岑大人，爲人怎麼樣？是清官還是賊官？」老婆兒什麼話也沒說，可只是搖了搖頭，飛環女就又問：「他有一個兒子，外號叫什麼白面俠，那個人怎麼樣？」老婆兒又沒說話，飛環女就不由得直發怔，待了半天，飛環女付畢了茶錢，將要走的時候，老婆兒追出她來對她說：「你剛才問我的那些話，我不敢你說，可是我看你像是一個練馬戲賣藝的，你大概跟那些保鏢的人都熟，鳳陽城裏有個保鏢的名叫蓋江東，你去問問他吧！」飛環女點點頭，說：「好哇！多謝你囉！」她上了馬，再往北去，然而這時候彷彿有些走不動，她心裏開始地沈重了，覺着眼前有些昏黑了，但她總還是想：也許白面俠的爸爸是真不好，但我又不是去嫁他的爸爸，好

壞，跟我有什麼相干？白面俠的本人，因為年青，會武藝，還能不得罪人嗎？只要他常跟人打架，在老婆兒的眼裏，他就是個壞人，他即使真壞也不要緊，我跟他將要作一生的夫妻了，還不能勸他改過向善嗎？……這樣一想，心裏又覺着寬慰了一點，便加急催馬，天色還未曾到黃昏，她就進了鳳陽府城。

鳳陽城裏真繁華，人是這麼多，賣東西的舖子也這麼多，車也多，馬也多，這麼大的一座城，就歸知縣兼知府一個人來管，他說怎麼樣，就怎麼樣，他這個官可也不小了，他的少爺雖不是個官，可也真榮耀，他要是娶兒媳婦，還不得熱鬧得人擠滿街？……因此，自己倒不由有點兒「自慚形穢」，她的心突突地跳，恨不得當時就見着白面俠，但是她又知道不可以急，一個女的，獨自來找知府的少爺，是不能够証去，同時，還沒有過門的少奶奶牽着馬就硬進婆家的門，也太丟臉，所以她連在街上多走一會兒也不敢，好在一進城的這道大街，兩邊開設家許多家店房，她就找了一個門兒最大，裏邊的房子最新的店房，進去了，這個店裏的客人可真不少，房子大概全都住都住滿了，店夥計來來往往，忙忙碌碌的也不知有多少，全都很乾淨，她來了，說是要住店，這裏倒沒有拒絕她，由一個夥計給她找了一個好像是專為「官眷」來住的雅靜的房間，牀上舖設得很新，牆上還掛着字畫，店家送進來很亮的燈，同時又送進來很香很熱的茶，問她吃過了飯沒有？，想要什麼？她却搖搖頭，說：「什

麼也不要。」只問：「我那匹馬，你們可給餵餵？」店夥回答說：「不是這匹鐵青色的馬嗎？我們已經牽到圈裏去了，小姐，你只是一個人嗎？你到鳳陽府是幹什麼事來啦？」他似乎對飛環女有些懷疑，飛環女覺出來要不說出一個熟人來，恐怕就在這兒住不住，但是，自己這個樣兒，怎能一開口就告訴人是來找岑少太爺的哪？想了一想才說：「我來到鳳陽是爲找鏢行的蓋江東。」這店夥一聽，却當時就肅然起敬，說：「您是我蓋大爺的呀？蓋大爺現在正來到我們這店裏會朋友呢！」飛環女一聽，不由得又發窘，心說：怎麼這麼巧？一說蓋江東，蓋江東就在這兒，由此，也可見他是本地的一位有名人物，他的交友也一定廣闊，朋友必定多極了，我跟他見面托一托他，他替我去找岑山玉，大概這個辦法是最好的，我也估身份，岑山玉也有面子。於是她就托付這店夥，說：「你只要看見蓋江東蓋鏢頭，他跟朋友談完了話將要走的時候，你就趕快來告訴我，我想見見他，有事。」店夥又把飛環女打量了一番，說：「小姐你貴姓呀？是從那兒來的呀？因爲待一會，蓋大爺的那朋友的屋裏，就許喊我，我要進屋去沖茶灌水，順便就把小姐的事跟他提啦，他的事情太忙，不抓個功夫兒跟他說話，就許過幾天也說不上，我替你去說，比你自己去說還好，因爲我叫曹六，我有一個外號，叫作蛤蟆嘴，我跟蓋大爺最熟不過！」飛環女當時沈思了一會，就說：「我姓徐，我家住在竹香嶺，你只跟他這些就行，他也許不認識我，可是我見了他的面的時候，再跟他細說。」蛤蟆嘴曹六點頭說：「好，好，



待一會我就先給你說去。」說着，就轉身出去了，這裏飛環女對着一盞孤燈，對着一壺熟茶，她倒覺着十分的不安，坐也坐不定，站也站不住，心裏一陣陣地發跳，臉又陣陣地發熱，因為，已經到了鳳陽府了，可以說與白面俠近在咫尺了，說不定待一會兒就可以見面，這是多麼高興，可又叫人害羞的事呀，只是慚愧自己的衣服太不華麗了，說出來家世，也太難見人了，娘家連一個親人也沒有！……想到這裏，她不由又一陣傷悲。

她在燈畔整髮，揪衣，預備着待一會即使見了蓋江東，也得大大方方地作出人一點小姐的模樣，蓋江東既是怎麼有名，他絕不能夠像龐大凱那樣的保鏢的，我托他，也不能盡都實說，尤其不可以把跟白面俠那天在龍王廟裏的事情實說。

她正在心裏斟酌着，想着，可還沒有想妥，忽然間，那店夥蛤蟆嘴曹六，很急地又走到了這屋內，說：「徐小姐！剛才我可把你要見他的事，都跟蓋大爺提了，蓋大爺可沒有怎麼搭理，他連一句話也沒說，也許是他沒有聽明白我的話，現在他可快走了！你快出屋去，自己跟他說去吧！」說着，就帶着飛環女出了屋，院中點着燈籠，所以很是明亮，原來那蓋江東，這半天，就在這個院裏的西屋，同朋友說話了，現在他才告辭，他的朋友把他送出了屋，兩個人還在談話，只見有一個年約三十上下，身材短小精悍的人說：「明天我們到你貴鏢店裏，咱們再談吧？……」一個正要往外走的身材雄偉

，方臉大耳，年紀不過二十多歲，穿着灰布大褂的男子，拱手說：「好好！明天見！請回請回！」飛環女就知道這人就是「蓋江東」，心裏很驚訝，想不到這樣有名的一個鏢頭，才不過二十來歲，這麼年紀輕，自己倒不好意思上前跟他招呼着談話了，而那主賓兩個人，短小精悍的也像是個久走江湖的，他却把兩隻放潒光的眼睛向兩丈以外的飛環女盯了至少有三下，但蓋江東，對於旁邊的人，就沒有注意，自光連觸到飛環女的身上也沒有，他就大踏步地向外走去，這裏飛環女還在猶豫着，蛤蟆嘴曹六却說：「走的那不就是蓋大爺嗎？你怎麼不去跟他說話呀，現在你要不去跟他說，他回到鏢店，只要有事，他可當時就走，一走就不定山南海北，一年半也許回不來，你想找他，可就找不着啦！」飛環女一急，當時就往外去追，追到店門首，她就高聲叫着：「蓋！蓋！……」她的心裏像作難，心說：叫人家蓋什麼呀？本來不認識人家嗎？……她十分地羞澀，然而又想：我怎麼成了這個樣子啦？我在竹香嶺的時候也不是畏畏縮縮，見了年輕男子就說不出話來的人呀？她遂就更向前追，更大聲地叫說：「蓋鏢頭！請你站住！」那蓋江東當時就止住了步，回過頭來一看，這店門前的燈光比院裏燦亮，他就看見了穿着一身綠衣服的飛環女，他面上略顯出驚異的樣子，飛環女却早就臉紅了。飛環女嫋嫋娜娜走近前來，她學着作一點禮節，把兩隻纏織的手，作成拳頭，在她的胸前像作揖似的，這就是女人的「禮拜」，蓋江東也回身深深地打躬，他問說：「大嫂有什麼話叫我？」飛環女臉更紅

了，扭捏着說：「我姓徐，我是托蓋鏢頭去給我辦點事？」蓋江東問：「什麼事？請說吧！」飛環女却不說了，半響才說：「我就在這店裏住，請蓋鏢頭就到我的屋裏去，再細談吧？」蓋江東搖頭說：「我還有事！對不起！有什麼事，大嫂！……」他忽然藉燈光看出飛環女頭上暈梳着辮子，才知道是一位處女，便改口說：「姑娘有什麼事，何妨就在這裏說，無論什麼事，我蓋某只要受人之托，便必立即去辦！」飛環女更臉紅了，說：「你可認識這鳳陽府知府的少爺岑山玉？他的外號叫白面俠？」蓋江東點點頭，說：「認識，但他與我並無深交！」飛環女立即顯出來失望的樣子，接着又說：「我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求你，我只求蓋鏢頭今天就去找找他，告訴他，我姓徐，住在竹香嶺，我又叫飛環女，我現在已經來到，住在這店裏，找他來了，一說，他就明白了！」蓋江東顯出一些爲難的樣子，就說：「剛才我已經聽曹六對我提說了，但我一時想不起姑娘你怎麼會認識的我？」飛環女說：「我是因爲久仰你的大名，並想你必跟岑山玉相識。」蓋江東又拱拱手說：「姑娘聽我講！我蓋江東是一個保鏢的人，交的都是江湖朋友，白面俠是本城縣官之子，最近他父親又升爲知府，他是富家子弟，我跟他高攀不上，他雖也會武藝，到鏢店去拜訪過我幾次，但我們並無深交，我蓋江東不大愛管婦女們的事，如若有人欺侮婦女，有婦女受了冤枉，或是寡婦孤女，需人拯救，我蓋江東必是義不容辭，必當盡力給她找一個安身之所，或去剪除淫賊，除此之外，婦女的事，我都不管！」飛

環女一聽他說到「不管」，不由得又失望，又有些羞惱成怒，就沈下臉來說：「你不管就算了！我也沒求你什麼要緊的事，不過是叫你去告訴白面俠一聲，就說是我來啦，什麼又要婦女的事？又什麼除了婦女受了冤枉你才管，我是當年俠女賽隱娘的女兒……」蓋江東一聽這話當時吃了一驚似的，飛環女又說：「我誰的欺侮也受不了，我什麼冤枉也不能受，你不管？算了吧！什麼有名的鏢頭蓋江東了不過是個……」她幾乎要罵出來，但又恐怕丟失身份，蓋江東還站在那大竹門旁邊發怔，她却回身忿忿地就向裏院去走，不料忽然有一個人來向他一攔，笑着說：「喂！小妹子！有什麼事情你托我吧！我掉了腦袋也要給你去辦！……」飛環女一看，這個人正是在這店裏住的客人，是蓋江東的朋友，那個短小精悍的人，這個人原來是一個壞蛋，伸手當時就要來揪飛環女的胳膊，飛環女可真忍不住氣，就把胸中所有的氣，一齊全向他來撒，「吧！」的一聲一個嘴吧，這又叫「迎風鐵扇」，打得這人當時臉腫鼻子歪，嚷嚷着說：「這是怎麼回事呀？你這小娘兒們，怎麼舉手就打人呀？……」飛環女却踢起了蓮鈎向他的肚子上一踹，立時又，「咕咚！」這個人竟坐在地下了，但同時這人也身軀靈敏，立即躍起，拿出廝打的樣式來，可是見飛環女又一揚手，他就將身疾忙向後去退，他點頭笑着說：「好！小妹子你真厲害！我領教過啦！等你辦完了事，我也辦完了事，咱們兩人再商量！」飛環女又怒瞪了一眼，就什麼話也不說，回身就走回了她住的那房間，坐在椅子上不住生氣，更恨恨地想：這

些氣我都是爲他，白面俠才受的！他要是失信不背約，准時候去娶了我來，我何必住這個店？我何用受這個氣？這都是因爲他！……因此，恨得都要哭了，而忽然間，那蛤蟆嘴曹六又鑽進了屋，他說：「徐小姐！你好大胆！得罪了蓋江東不要緊，那是一位君子，你打了那……」改爲低聲說：「那剛才捶了你打的人，是淮河口餓牛灘的灘主常十爺，外號叫海蝎子短傑常松，如今是我蓋大爺商量買賣來啦！你怎麼能惹他？」飛環女生着氣，仍然不說話，這店夥蛤蟆嘴曹六又說：「你是想找白面俠嗎？那容易呀！那還用得找去托蓋大爺嗎？托我就行啦！我昨天還在綢緞店看見岑少太爺哩！」飛環女聽了，不禁的一驚又一喜，心想：他去綢緞店？莫非是爲要給我做衣裳嗎？因爲衣裳還沒有全做好，所以不能夠如期的前去娶我？這我倒不當再恨他了！……於是就趕緊說：「你就快去找一找岑少太爺吧！就說我已經來啦！」蛤蟆嘴說：「找他着說倒不要緊，可是小姐，你是岑少太爺的什麼人呀？」飛環女臉紅着說：「我是他的……」半響才說：「因爲他說的是要……娶我！」蛤蟆嘴彷彿是一驚，說：「我去找岑少太爺，替你去說一說倒要，可是……」又說：「得啦！我這就去給你找一輪吧！不過咱們得先說明白了，我要是把事情給你辦好了，你可得多多少少賞我幾個酒錢？」飛環女點了點頭，蛤蟆嘴又用眼瞞了她一下，遂就走了。

## 第七章

庭堂半夜，綠釵覓情仇  
刀杖相敲，白面多薄倖

這時外面的天色更黑了，因為來住店的人更多了，所以聲音更顯得嘈雜，並有人大聲唱戲，好像是那剛捱了打的什麼海蝎子短傑常松的怪聲，唱着：「一見嬌娘心喜歡……」又大聲地說：「一腳成仇恨，點點記心頭！」飛環女在這裏聽得很是清楚，她更心裏想：快點把我接了去吧！我不能夠在這兒住了！……她所以更盼着蛤蟆嘴快些回來，更希望着白面俠岑山玉能够跟着一塊兒來，這是能够的，巢湖畔龍王廟裏一夜幽情，至今仍然宛如昨日，不，就是在眼前，他能够忘了我呢？那能够得了，信不當時就來呢？他快一點來吧！什麼要迎娶不迎娶？今夜我就到他家裏拜見公婆吧？我還得趕緊換上他給我預備的新衣裳，我再也不穿綠顏色的衣裳了！這有多麼難看？我也不再動那銅環了！不再與一些江湖上的人：像高做的蓋江東，奸壞的這海蝎子，還有那粗魯的，長得那麽難看的龐大凱，我不與他們見面了，只與岑山玉相伴相陪！心裏越想越喜歡，也越急，只要房間外有一點腳步聲，她立時就扒着屋門縫往外去偷着眼睛，可是過了許多時，屋中的燈油彷彿都快乾了，店中也顯得清靜了，那個店夥蛤蟆嘴，却仍然是沒有回來，她到院中去看，又到門外去找，見店門前的燈籠都已經滅了，很多的屋裏也熄了燈光，依然不見那蛤蟆嘴的影子，向別的店夥打聽，却聽說是：「誰知道蛤蟆嘴兒那

兒去啦？也許是賭錢去啦，也許是喝酒去啦，也許是找他相好的娘兒們去啦！」飛環女聽了這話，又覺着很是生氣，但是現在她得忍着氣，走回裏院，還不住的回頭，身後倒是沒有什麼，那蛤蟆嘴還沒回來，但見那西屋，燈光明亮，那海蝎子常松却一個人在屋子裏閃閃的舞刀，——幸虧他那房間還大。飛環女也不理他，又回到自己的房間，却急得自己向自己不住的頓腳，又在屋裏來回地走，走得兩腳都發酸了，淚也不知爲什麼，簌簌地流下了兩行，驀然間，見那蛤蟆嘴才又進了屋，飛環女就趕緊問：「你見着他了沒有？」蛤蟆嘴一邊喘氣一邊說：「我見着他，倒是見着他了，可是他向我扳着少太爺的架子，他今晚上正請客，這時候剛剛散席，他也有了閒功夫啦，可是就不理我，我跟他那書僮兒，費了好多的唇舌，把我這張蛤蟆嘴，都快說破了，可是，書僮兒也把我說的徐小姐已經來到的話告訴他了，可是，可是……」飛環女趕緊瞪大了眼睛問：「可是少太爺一句話也沒說，我看着事情可是有一點兒不大妙！」飛環女當時就呆了，又問說：「你看着了什麼廟？」蛤蟆嘴說：「我說的是妙，不是說的廟，廟叫和尚住着啦，和尚才是好人，可惜少太爺不是和尚。」飛環女說：「你這話，我聽不明白？」蛤蟆嘴說：「你的事我也弄不明白，因爲少太爺家裏本來有老婆，孩子也五六個啦，怎麼會又要娶你呢？」飛環女吃了一大驚，說：「是真的？他家裏真有妻？」蛤蟆嘴說：「誰不知道，他不但有妻，還有妾，在外邊假充俠義，實在是貪花好色，因爲他臉白，有錢，會武，也有勢

力，娘兒們就都迷他，徐小姐你是個小戶人家的姑娘，剛才，我要是沒看出來，我還不能跟你實說，因為我還想把你們弄成了，弄幾個賞錢兒花花呢，現在我一瞧，敢則是不行！白面俠不認人，我的腿是白跑啦，嘴也瞎費啦，賞錢是作夢，我勸小姐也趁早兒別再作夢啦！明天快騎馬回家另找婆家吧！別在這兒賠店錢啦！這兒的店錢可不便宜！」飛環女渾身亂顫，眼淚不住地流，搖著頭說：「我不信，我絕不信他是那樣的人，！」蛤蟆嘴說：「你愛信不信，因為我們是在店裏當夥計的，你是一位過路的女客人，我們不能欺負你！」飛環女忽然地說：「我就找他去！」蛤蟆嘴說：「你要去找他，可要小心着！他家裏有大護院，二護院，還有他爸爸由衙內派來的人，更有他的老師，九頭獅子苗天樹，那個人，好說是一位老英雄，壞說就是一個老兇賊，連蓋江東蓋大爺都不是怕他，也不願意他，要不然剛才爲什麼說是不管呢？」飛環女此時連話都彷彿說不出來了，她顫頭地很費力地才說出：「勞勞你的駕！你帶着我這時候就到，到，到白面俠的家裏，我給你銀子……」蛤蟆嘴挺起來胸說：「不給銀子我也帶你去，因爲剛才我，好心好意地去找他們，我說請岑少太爺想點法子吧！您在什麼地方認識的一個女的，長得很好看的，穿着一身綠的，那位年輕的姑娘，現在找了您來啦！您趁早接到家裏來，當個姨太太……」飛環女聽到這裏，頭就覺着一陣發暈，又聽蛤蟆嘴說：「我又跟他說：不然您就拿出些錢來了結這件事，千萬別鬧到老太爺的耳朵裏，因爲老太爺新升的知府，最願意人稱頌



他，最不喜歡人說他縱子爲惡，欺淩民女，無法無天，他可，不但他對我不理，他家那個大護院，二護院，差一點沒把我揍出來，現在我就把你帶了去，我還教給你一個主意，你到了他家門首，你就撒潑打滾大哭大鬧，他准沒有一點辦法，反正你放心，他是知府的兒子，決不敢在城裏打死人，你又沒犯罪，他不能把你押在監牢獄，你可千萬別聽信了他的花言巧語，他的那個嘴，真比我這蛤蟆嘴還靠不住！」飛環女點頭，說：「你就快帶着我去吧！」她身上什麼也不帶着，就出了屋，但這時突見有一個人似才是從她這屋的窗前偷聽完了話，見她出來了，便回身就跑，這人個子短小，手中尙且持着白刃，且跑且哈哈大笑，似乎是很高興，又稱心的樣子，就跑回西屋裏去了，飛環女知道這又是海蝎子常松，心裏雖又一陣生氣，可是此刻她實在再也顧不得別的了，就粧做是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就跟着蛤蟆嘴出了店門，蛤蟆嘴倒直發愁，說：「了不得啦！徐小姐你把人得罪了，我也把人得罪啦，你倒可以明天騎上馬一走了事，我可離開這個店，沒地方找飯吃，我看那海蝎子常松，饒的了你，他也饒不了我，因爲我直幫你的什麼，他還不生氣，明天我非得去找蓋大爺，他不救我，我可就不行啦！」

他領着飛環女由此往北再往西，這時半輪月懸在天空，但被烏雲給遮住，所以仍然是十分的昏暗，天氣又熱，蛤蟆嘴身上的小褂都披不住，順着脖子直往下流汗，飛環女是不懂也從髮邊往下淌汗，

眼淚是更不住地往下流。

這是鳳陽府城，現雖二更以過，街上仍是顯着繁華，酒樓上的燈光還都未滅，依然有人在大聲地猜拳，更有些男男女女的乘涼的人，像這樣夜深，仍在街上談談笑笑，帶着燈籠的騾子車，載着誰家宴畢歸來富家女眷，車輪子也「咕嚕嚕」地響，似發着歡樂的得意聲音，人人都歡樂，只有飛環女此時的心，真似已經被無情的利刃，一塊一塊給割碎了。

她一個生長在荒江，幽谷，竹林裏，跟着一個古怪的老太婆長大了的少女，她愛慕的原是浮華，鍾情的原是少年的郎君，她所經的世故太少，但如今似乎全都經過了，可是她的鋼環已被騙，純潔的身子已失，痴情的一顆心是真的不但已碎，還滴垂着血。

她本來連日疲勞，今日尤其力盡精疲，腿痛足酸，但她依然不甘心，她誓死也得去問，或者就殺了那白面俠，她感覺得人情是太險惡了，自己又太不聰明了，現在惟一的痴心夢想，就是盼着蛤蟆嘴說的話都是假的，白面俠原來並無妻子，而且他確仍有情。

走了一會，脚更酸痛了，就望見眼前有一座很大的衙門，蛤蟆嘴說：「別往那邊去！那邊就是府台衙門，白面俠的爸爸就是那裏的官，你還許能够惹得起白面俠，可是他的爸爸，你必定惹不起！」飛環女不言語，隨着他就走進了離着這府衙不遠的一條胡同，這胡同裏的房屋很多，而且都是很高大

整齊的，門戶倒不多，這可以說明在這裏住的都是富貴的人家，蛤蟆嘴就指着說：「你看那邊的大門，那現在就是岑知府住，他是新搬來的，因為他升了官，房子也就得隨着大，他原來作知縣住的那所宅子，是在那邊，就是那個半間門洞的黑門，現在就是他的兒子白面俠在那裏住，父子兩人算是分開住了，白面俠現在也不考秀才，不想中舉，專開米行跟錢莊，……你看見了沒有？」飛環女已藉着朦朧的月光，把那個黑門兒看得很是清楚，就點了點頭，蛤蟆嘴又說：「好啦！你自己去吧！我不能够再跟着你去啦，要叫他們知道是我把你領了來的，今天他們就是不能殺我，早晚可也得要我的命！」飛環女又點一點頭，然而她奮然地往那邊就走，這時天色實已不早了，胡同裏好像是沒有一個人，可是及至她走到了那黑門以前，却忽見那門前的上馬石上坐着一個人，見了她，就厲聲問着說：「喂！你是幹什麼的？黑天半夜還到這裏來？」飛環女一看，是一個男子，模樣兒看不清楚，可看得出手裏是拿着一把刀，飛環女就想着這個人也許是這裏的護院，遂就一面防備着他用刀來砍，一面就回答着說：「我來找個人！」這護院人更厲聲地說：「你找誰？」飛環女也生氣回答說：「我找白面俠岑山玉！」護院人說：「岑少太爺沒在家！」飛環女說：「我知道他是在家裏了。」護院人說：「他在家了，他睡覺了不見人，你也是沒法子！」說着，又向懷裏摸出了火鏢，用火絨和火石一打，當時就發出光來，他想着藉着這點火光着照看一看飛環女的臉，但飛環女現在早已經拿定了主意，她想着：

我這一回可要學得厲害了，可要下毒手了，用狠心了，於是她就趁着這護院人打火的當兒，她就驀然地「吧！」的將這人胳膊上挾着的一口刀，奪到了手中，這個人驚得「啊呀！」一聲大叫，把火鏢也扔了，回身就跑，飛環女却一個箭步，猛地追了上去，鋼刀一揮，正斬在這人的背上，這人扒在地下，不住地大聲慘叫，飛環女却轉身到了牆的近處，一聳身就躍上去了，向下一看，各屋中的燈火齊明，有人嚷嚷着：「快到外面去看看！拿上傢伙，看看去！一定是大護院出了事了，飛環女來人了！」

「飛環女一聽，知道這裏原來有準備，心裏就更發恨，心說：「白面俠！你既知道我來了，你不到店裏去接我，却反倒叫你的大護院在門外預備着我來？你可也太壞了！但是這又有什麼用？於是她等着各屋中的一些人拿着兵器，打着燈籠，約有七八個，都出了屋，都不只慌忙紛亂，並且氣勢汹汹，齊齊都要來開開門去看，飛環女却手舞鋼刀，飛身向下一跳，就跳到了院中，這幾個人都更驚慌了，齊聲喊着：「啊呀！來啦！快把她打走！」飛環女更恨，心說：我來了，你們還要把我打走？難道這是白面俠吩咐的你們嗎？她遂就一面急舞鋼刀，殺得這七八個人雖然都用刀槍棍棒向她來招架，同時却都向旁去閃，往後去躲，一面，飛環女却怒聲尖銳地喊着：「快叫白面俠來見我！快叫你們的岑大少爺來見我！岑山玉！你快出來！你藏起來不行，你得還我的飛環，你還得，還得：：」她一面舞起了鋼刀與這幾個人廝殺，一面她却不住地流淚，此時這裏有一個二護院，先跳出牆去看見了他的哥哥大

護院已經受了傷，氣急得他又蹣跚回來，手掄着一鈔板斧，撲上來飛環女就狠剝，罵着說：「狗娘兒們！你敢傷我的哥哥？」飛環女展刀相迎，刀起寒光，颯颯的迎殺，然而她眼中的熱淚依舊不住蔌蔌的向下滾落，淚水已使她的眼睛模糊，她也看不出對面都是什麼人，她只是奮勇地掄刀上下翻飛，左右殺砍，前後遮攔，她的嬌軀隨着手中的刀光敏速地跳躍，同時她又氣忿悲痛地呼喚：「岑山玉！良心喪盡的岑山玉！白面俠！你快出來吧！……」對面的二護院真兇，兩柄斧子時時都要劈碎了她的頭，幸仗她飛環女刀法緊湊，能迎能殺，身軀也俐落會躲，但她的心是越來越覺沉重，氣都有點喘不過來了，又喊叫着：「岑山玉！你出來！我見你一面就行！……見一面就行！……」一面她却刀法不綽，那二護院變斧並使，然而無隙可乘，他就罵着說：「好厲害的娘兒們！衝你這樣子，我們大少爺也不能要你，他早又有了漂亮的新娘兒們了，你這下賤娘兒們，誰也不要！……」又喊着：「快到宅裏去請苗師傅，苗師傅來了，一下子就得把她捉住，那時咱們擲骰子，誰擲的點兒大，誰就要她！……」他大聲吆喝着，當時就有人跑了去請什麼苗師傅去了，這裏兇猛的二護院率領六七個人已將飛環女圍住了，長短的兵器齊來進取，但二護院的還在喊：「別傷她的頭，傷她的腿倒不要緊，少太爺不要她，我可還想要她啦！要她！給我的哥哥報仇！……」槍棒此時都向下來取，飛環女蓮足騰躍，同時還得急急地以刀向下迎攔，並且翻刀殺砍，她的已碎的心仍然火熱悲痛，又慘聲的呼喊：「白面俠！岑

「山玉！……」這時却從房上「吧」的一聲飛下來一片瓦，正打中了飛環女的頭，飛環女的頭一暈，眼睛一陣發花，雙腿一軟，便坐在地下了，二護院的雙斧狠狠地落下，比住了她的頭頂，四邊的棍也壓住了她的肩，槍尖也對準了她的胸和後背，但房上忽然有人喊說：「不可傷她！」下面的人一齊仰着臉去看，就見房上一個短小精悍的人，手持單刀，站在上邊說：「是兄弟用瓦將她打暈了的，這小娘兒們厲害得很，單憑你們諸位還許不行哩！現在兄弟還要把她帶走！」下面的二護院又生氣地說：「啊！……你這小子想來搶便宜，你別看我們跟她拚，可是這小娘兒們還是我們少太爺的人哩！你想來伸手向我們少太爺的碗裏抓肉？你倒想得不錯！」房上的人又說：「我是淮河口餓牛灘的灘主海蝎子短傑常松！」此人一道出了字號，把下面二護院的等人都吓了一跳，更都一齊仰着臉去看，房上的海蝎子短傑常松又說：「我是來在鳳陽辦事，在店裏無意中遇着這個小娘兒們，我見她人雖厲害，可還長得不錯，我想把她帶回去教訓教訓她，請你們轉告給岑少太爺，給我這面子，只當是送了我一份兒禮，將來無論你們這兒的那位，要到了我的灘上，我決不慢怠！」二護院的說：「常灘主！這件事我們作不得主，得問問我們的少太爺！」然而，他們還沒有去問，此時他們的「少太爺」，也就是飛環女呼喊了半天的白面俠岑山玉，已經倒攢着手兒，邁着方步，從裏邊的「屏門」以內走出來了，他說：「原來是常灘主，常十兄來到了，我久仰你的大名，可是你說的話辦不到，這個女的我還要哩！」

「遂就吩咐二護院的等人用繩子把飛環女網上，他又向房上說：『對不起！我今晚剛請完了客，沒精神，不能請你下來喝盅酒，只好改日去拜訪，只是煩你去向外人說，這飛環女，竹香嶺什麼賽隱娘的養女兒，今天已經被我所擒，並且向我下了跪了！』說時用手一指，其實這時飛環女並沒有向他下跪，只是坐在地下，身子被幾個人按住，手脚都綁上了繩子，她只是『嗚嗚』的痛哭，房上的海蝎子又說：『我剛才說的那話辦不到嗎？』白面俠說：『也許辦得到，但你先得下來跟我較量較量？』房上的海蝎子笑着說：『那又何必呢？我在淮河口有鹽灘，有莊子，我還有不少隻販運私鹽的船，處處還得求你岑少太爺關照，再說以你向來作的這些事，說不定有一次你在各處全都站不住脚，你就得找我去，投靠我去，咱們兩個人平日雖少來往，但是早晚要離不開，終久得交一交，何必爲這麼一個娘兒們傷了和氣？抓破了皮？你要你就要，今夜我算是白走了一遭，你制服了這麼一個娘兒們，叫我給你去借名，我也辦得到，可是你得提防着蓋江東，不用我去跟他說恐怕他早就知道了，因爲剛才在店裏他已經跟這娘兒們見了面，他那個人可是交朋友真熱心，一旦翻了臉也必無情，而且問了他不管，管起來他就沒有完！』白面俠哈哈大笑，說：『他在我們鳳陽開買賣，他難道還真敢來得罪我嗎？再說，這個飛環女，本來是我的人，外人他誰也不能來管！』房上的海蝎子又說：『這就完啦：再見再見！過些日我必來給你賀喜！』說畢，就轉身由房上走去了，這裏，白面俠藉着朦朧的目光又把飛環女

瞪了一眼，見飛環女仍在被網着低着頭哭泣，他就用腳去踹，怒罵着說：「我看你那天的威風還在那裏？那天你竟敢叫岑少太爺我給你這麼一個丫頭磕了頭？侮辱我？仇恨呀！現在你就是給我磕了頭，我也不能納你爲妾！來！」旁邊二護院的等人一齊答應着，白面俠就吩咐着：「把她網綁結實一點，先抬到裏院南屋裏去！」

## 第八章

鞭撻忍頻施，狂夫心喪  
鐵環生惡鬪，義士伸援

白面俠岑山玉的心裏所懷恨的，原來就是那一天，飛環女用鐵鏈鋼環套住了他的脖子，傷倒是受得不重，可是飛環女逼着問他：「你服我不服我？」他只好說是：「服！」飛環女又問他：「你還要性命不要性命？」他的脖子叫人那麼厲害的東西套着，那敢說不要性命？後來飛環女又逼着他扒在地下，給飛環女磕了一個頭，他沒有法子，只好就磕了，然而那太傷了他的自尊心，比割去了他岑少爺白面俠的頭，更爲仇恨！當下他眼見把飛環女細起來了，他的心裏非常懷意，飛環女那哭聲，他聽着也不覺可憐，但是當他這幾個家人，連揪帶抱的把飛環女抬起來的時候，他的心裏却又發生一種妬嫉，他邁着大步，跟到裏院，還沒進南屋，却就聽那剛被抬到屋裏去的飛環女哭得更厲害，並且大罵着：「白面俠！你真沒良心！……」他忿然地走進屋，忿然地問說：「你說誰沒有良心？」飛



環女是就被扔在這屋裏的炕上，手脚都被細着，跟一口豬似的，臉是向着裏，辮子已經鬆散了，腳下的綠鞋已經廢了一隻，雖然嬌軀的背影似是有點可愛可憐，但那身綠衣服，而且已經髒了，彷彿也並不怎麼好看，她的身軀仍在極力掙扎着，似乎是要翻身，而翻不過來，她把牙咬得「吱吱」地響，罵着：「岑山玉！沒良心！你騙了我！」白面俠得意地笑說：「我騙你只是爲報仇，其實我一點也不喜歡你，我家裏和外頭，婦人有的是，還全比你長得美！」飛環女說：「呸！喪良心的狗！你還騙去了我的鋼飛環！」白面俠又哈哈地笑，說：「那個東西倒不錯，只是我岑山玉才配使，你却不配使，因爲你使的那環雖是狠毒，但你的人，却太傻了，結果沒有套成人，反倒被人用計套了，幸虧你還遇見了我，只是把你玩壞了，要換個別的人，早就把你賣入了娼寮。」飛環女又哭又啼，並大喊着說：「你殺了我吧！……」岑山玉却依然笑着，說：「我殺了你，也不能夠出我那天的氣，現在你既到了我的手中，更得由我擺佈了，可笑你太傻呀！我不派人去娶你，你還不明白？竟敢還到我這裏來找我！太傻了！哈哈！」忽然，氣得傷心的，飛環女又昏暈了過去，身軀一點也不能夠動了，這時，忽然那二護院的手提皮鞭，忿恨地走進來，大嚷說：「把我大哥傷得那樣重！他都快要死了，好個兇娘兒們！」掄起了皮鞭向飛環女就揪，但才「吧！」的一聲向飛環女的背上抽了一下，可是鞭子當時就被白面俠奪過去了，掄起來反向他沒頭沒臉地抽，並怒呵說：「滾出去！」又向旁邊站的幾個家人也揮鞭

亂打，打得二護院跟幾個家人一齊抱着頭跑出了屋，白面俠怒猶未息，還追出了屋子，可是一看，人都跑得沒有了，他又大聲地叫：「落蕊！驚花！都來！都到這裏來！」喊完了他的婢妾的名字，他又提着皮鞭轉身進屋，看了飛環女一眼，他似乎又有一點兒惻惻，他扔下了鞭子，過去將飛環女抱了起來，這時桌上的燈光就照着飛環女的正臉，飛環女同也又緩過了氣，嗚咽着痛哭起來，他又驚訝，欣喜，飛環女真是美麗，真是嬌媚，真是可憐，他却忽然又生氣，由地下拾起了皮鞭高舉起來，怒聲說：「那一天爲什麼你要侮辱我？叫我給你磕頭？」飛環女也恨恨地說：「我還後悔那天沒有用環鈎下來你的頭！我太傷心我受了你的騙，我還以爲你是個好人！……」白面俠拍着胸說：「我本來是好人，就是不能夠受人的侮辱！」飛環女說：「那天也沒有別的人看見呀？」她雖然臥着，却又抬起來眼淚，看見了奸狡，欺騙，殘忍無情而驕恣的白面俠，她就又用嘴啞了然而又藉燈光看見這白面俠是多麼風流英俊呀？她傷心得更哭了。

這時，忽聽窗外有男僕的聲音叫着：「少太爺！」白面俠當時就問：「什麼事？」窗外說：「有人來找！」白面俠生氣地說：「這半夜，什麼人來找我？」窗外說：「是蓋江東鏢店裏派來的人！」白面俠驚問着說：「我與他們沒交情，他們爲什麼半夜裏來找我？」窗外的男僕有點發怯似的說：「他們來的人說，蓋江東知道那女的給咱們捉住了，叫少太爺快些把那女的放了，並說如若不然，請少

太爺到他們鏢店裏去講話！」白面俠怔了半天，結果是向窗外說：「你去告訴他們，我沒有功夫，我已經睡下了，我更不能到他們鏢店裏去，叫蓋江東不要多管閒事吧！」窗外的男僕答應了，就走了，這裏白面俠又站着發呆了半天，看了看飛環女，他的臉上又顯出來一陣忿恨，但這時，被他呼喚的兩個婢妾，都一邊扣着鈕扣，一邊畏畏縮縮地進屋來了，他扭頭看了看他的這兩個婢妾，往日他倒覺着她們都是十分的嬌美，但如今與這個鬢髮蓬鬆，淚眼模糊，手脚被綁，而且身上只穿着一色的綠衣，比較之下，可差得太多了，這飛環女真是「增之一分則太肥，減之一分則太瘦」，她太是美麗過人，然而，她又是一隻容易咬人，而且咬傷過他岑少太爺的尊嚴的雌獅，他又勉強地笑了笑，說：「飛環女！我本來喜愛你，何況在龍王廟，我們有過一段恩情，我決不忍得殺你，但你那天叫我給你……」說到這裏當時又兇起來，說：「叫我永遠懷恨，非得，我請齊了朋友，擺上了筵席，你打扮好了，當衆給我連磕十個頭，我便不再提那些事了，我決在那天納你爲妾！」飛環女又啞着說：「吓！憑什麼給你磕頭？憑什麼作你的妾？除非，……」又大哭着說：「除非你把我放開！還得向我賠罪，明媒正娶地娶我，把你的這些妾哩，什麼的還都得趕走，你還得發誓永遠作好人，我才能，我才能够……」說到這裏又渾身抽搐着說不出一句話來，白面俠搖頭冷笑着說：「還憑能成？你也太不知足了！我抬舉你，給你想着這麼個法子來，也就够了，你還，討價還價？你憑什麼？難道你覺着你的美麗的容貌比

你那鋼環還厲害嗎？你可錯想了！岑少太爺現今已有十個都是比你還美的人！」說着他却又走過來，用手來撫摸飛環女的頭髮，回首叫那兩個婢妾來給飛環女打扮打扮，飛環女却又哭又啼，白面俠也又發了怒，揚起了皮鞭又要打，這時窗外可又有僕人來了，急慌慌地說：「少太爺！了不得啦！蓋江東又派了兩個人來啦，說是這裏若是不放開那女的，少太爺再到他的鏢店去講話，他就要親自拿着他的那對鋸齒狼牙刀來啦！……現在苗師傅在前院了，也請您去商量個辦法，到底是跟他蓋江東幹不幹？」白面俠一聽，便又是一怔，遂即冷笑着說：「好！蓋江東！一向我因為你有些名頭，你雖向來看不起我，我還不願與你爲仇，現之你竟管到了我的家裏的事，這是欺我太甚，我得同你較量較量了，我躲避你的鋒芒，已有三年，如今說不得得要碰一碰了，倒看是鹿死誰手？」轉臉又向飛環女說：「好！如今已有蓋江東出來幫你，與我爲難，可是在我的眼中，那蓋江東也不過是一個龐大凱，他用鋸齒狼牙刀，我要用那鋼飛環……」飛環女又哭罵着說：「你還有臉用那環？那環是你騙來的！我還告訴你：那環你給騙到手裏也沒有用，那不過只是一隻白虎環，另外還有青龍環，是在我媽媽的娘家的人拿着了，他們那裏還有很多的人，將來一定能够奪回來白虎環，還能夠爲我報仇！」白面俠一聽了這話，他更怔了，怔了半天，他才發出來一種慘笑，點點頭說：「好！好！我爲你，想不到仇人結得竟是這麼多了，你侮辱了我，他們還要都來侮辱我，這可真得拼一拼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也並不是

好惹的，我的師傅九頭獅子苗天樹，更是當代第一的豪雄，無論他誰來，我也不怕，不過，飛環女啊！……」他又走過來微微地冷笑着撫摸着飛環女的柔髮，飛環女睜他是睜不着，想躲又躲不開，弄得她簡直心裏又軟了，只是不住地痛哭，白面俠又說：「不要哭！我還得去辦事，等到我將事情辦完，與那蓋江東較量出來高低，我一定回來把你身上綁的繩子解開，實在說，我原也是一個憐香惜玉的人，我也並不願對你如此，只是你以前，是太令我恨了！好了！今天也使你受了一點苦，我的氣也漸漸地銷了，等我回來咱們再細商量，也許，不必當着我的許多朋友，只要你能够當着我家裏的人！那不正是眼前的這兩個人，給我磕了頭，使我掙回來臉面也就行了，以後咱們還和好如初，你要願作我的妻，我也可以用驕子娶，只是以後你怎麼才能叫我相信你永不再報今日之仇呀！……」言下他似乎十分的着急，窗外又有人說：「苗師傅請少太爺快到前院去商量辦法，說是：若等到蓋江東拿着鋸齒狼牙刀真來，那時可就晚了！」白面俠當時急急慌慌地就出屋往前去了。

這時，夜愈深，大約都快到四更天了，窗外的月色愈昏，屋裏點的兩枝蠟也快要燒盡，看守着飛環女的這兩個女人，一個叫落蕊，一個叫驚花，年紀都不大，這驚花過來，悄聲地向飛環女說：「你就先忍着一點兒吧？一個月以前，少太爺回家來，脾氣就變了，時常地發怒，有時不因為什麼，叫我們扒在地下給磕頭，也不知爲什麼，他忽然喜歡叫女人給他磕頭，原來是他會給你磕過頭，可是不知

道你們早先弄的是怎麼一回事，可是我剛才聽你說過龍王廟，那不就是攪湖鎮西邊的那座龍王廟嗎？那廟裏的道姑可不是好人，我們都知道，因為我們兩人都是攪湖鎮上的人，前年那裏發大水，有許多善心的人都去放賑，岑大少爺也去放了一點賑，他可也買回來六個長得好看的姑娘，我們兩人就是，給我們起的這名字，叫什麼落蕊，叫什麼驚花，先是伺候他的爸爸老爺！現在成了府大人，今年又來伺候他，先前我們不過是丫頭，現在都被他收了房，他就喜歡女的，有時候對女的真好，有時候可又對女的真壞，你得時時刻刻揣摸着他的脾氣，因為他的爸爸本來就是知縣，現在又升了知府，最寵着他，也是因為好幾房太太，只生了他這一個，他人又聰明，年又青，長得又好看，人家叫他白面俠，他還會武藝，能打人，錢更是隨他的便兒花，你想這樣的人，你叫他給你磕了頭，還不是拔了老虎的鬍子嗎？我勸你還是聽他的話，他叫你怎麼你就怎麼吧！我看他待你比待我們還好，你快點嫁了他吧！他好放我們走！」飛環女仍然說：「不能不能，我願意叫他殺了我，也不能夠向他求饒！……」嘴裏這樣說着，心裏却更加着悲哽，真想不到白面俠竟是這樣的一個人，他長得那樣的英俊，性情却是這麼狂傲，但是狂傲倒沒有什麼，只是現在因為我竟又招惹了蓋江東，他不放開我，我也不能夠給他們去勸解，可是倘若他被蓋江東給殺傷，那我的心雖然也解恨，但又怎能夠不難過呀？因此又不由得落淚，又過了一些時，天色就快亮了。

這時白面俠在外院，因為蓋江東不住地派人來過，他索性大怒起來，便叫來人帶回話去，約蓋江東在明日上午到南門外「九棵槐」那個地方去比武。

他的師傅，當年是綠林中出名的人物，後來常在他家護院，如今是什麼事也不幹，常在他家裏享福，昨天受傷的大護院，和被白面俠用鞭打得險也膏了的二護院，本來都是他手下的碎催，他已經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了，他姓苗名天樹，外號人稱九頭獅子，他比他的徒弟，也即是他的少主人，白面俠更爲性傲，當下他就說：「對！咱們是不能夠輸這口氣！明天是得跟蓋江東較一雌雄，頂多了怎麼樣？殺了他，到鳳陽府去打官司，咱們也得估便宜，若是鬪不過他，我就帶着你去走湖廣，找我那幾個師弟，再來給咱們報仇，只是你現在就得歇一會去，好養足了精神，還別回裏院去歇着，因爲你的娘兒們太多！」說得白面俠不由得臉紅了，他的師父又說：「這一回你爲娘兒們的事，惹出了大麻煩，以後看你可還改不改！」

白面俠聽了他師父的話，當晚這後半夜，——其實現在就已經快天明了，他就在外院歇着，他却睡不着，他依然想着飛環女，覺着真可恨，她找了我來，固然是由於她的一片痴情，但她何必又傷了我的大護院？並且勾來了海蝎子短傑常松到此攪鬧，還叫蓋江東與我爲難？她真是該殺！可是又想她的模樣兒又實在美艷可愛，她又那麼性情剛，而且若是解開她的繩子，她還真不知怎麼樣，所以真叫人

爲難，他想來想去，又想要當時回到裏院去把飛環女放了，明媒正娶地娶她，那時蓋江東還管什麼？可只怕自己的父親，別的事情他不管，這件事他一定要攔阻，因爲自己的元配，娘家是京裏的一位大官，連父親也惹她不起，況且飛環女自經此事之後，她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傻了，也不能那樣痴情了，她會高來高去，又會持刀動武，她剛才更還說：她的外婆家裏還有一隻什麼「青龍環」，這更加可慮了，恐怕要是娶她，她不但肯給我磕頭，我還得天天給她磕頭。

白面俠想來想去，那裏還能夠睡得着覺？那裏還能休息得了？不覺着天色就發明了，原訂的比武時間是上午，可是這時，蓋江東就又派人催來了，說是：「現時，除非你將人家的姑娘送回唐房，還得擺酒請客，保證人家姑娘在你家並未受到汗辱，並發誓以後不再作這等的事，不然，立時就到九棵槐去比一比武！」白面俠聽了這話十分的生氣，當時又猶豫了一下，但他的師傅九頭獅子苗天樹此時已紮束利便，手提着長矛，在院中大聲喊着：「走吧！人家找咱們來了，若是不去？以後還怎麼有臉走江湖？腆着胸粧好漢？」於是白面俠岑山玉也就鼓起了勇氣，拿上了一口刀，並帶上了那白虎鋼飛環，二護院的及幾個家人跟着他們，就一齊走了。

城南「九棵槐」是一個風景很幽秀的地方，一遍青草地極爲平坦，正是比武角力的好所在，而且附近只有墳塋，却少人家，距離着大道又遠，不會有人來勸架的。此時那幾棵古槐，仍帶着朝烟，草



地上仍掛着露水，有烏兒在飛騰着，白面俠岑山玉，和九頭獅子等人全都騎着馬來到這裏，一看，蓋江東已經來了，他們來的只是三個人，一是魁梧豪爽，俠氣凜然的蓋江東，一就是那短小精悍的海蝎子，另一個，白面俠也認識，當時他就更氣極了，說：「好！龐大凱！那天在蕪湖，我饞了你的活命，你竟敢屢次來向我爲難？若不是你在竹香嶺挑撥是非，飛環女也找不到我，你今天還敢來到這裏？」龐大凱那高大的身軀，不住地搖擺，黑臉上雖帶有風塵之色，且有些瘦了，可是還那麼精神，大聲說：「白面俠！你該走死運了！那天你削去俺三個手指頭，今天，媽的得叫你掉腦袋，你霸佔了陶七姐，還要霸佔徐飛環？他媽的你想要多少娘們？那徐飛環，是老俠女的閨女，是我給帶出來的，你敢給藏在你家裏？你簡直是找死路？我撞山牛是跟着她到的這地方，我先拜訪的是蓋老弟，因爲我們是同行，媽的！就聽說徐飛環被你搶了去啦？你當時送出她來還好說，不然，我撞山牛也饞不了你狗命！」白面俠岑山玉怒斥着說：「你休要罵人！你們更休要仗着蓋江東！」這時海蝎子短倅常松往前跳了兩步，擺着手說：「喂！今天我可得把話預先講明，我是爲看熱鬧來的，你們要比武，我決定誰也不幫，可是大水也別就冲倒了龍王廟呀？……」白面俠怒聲說：「什麼龍王廟？」常松說：「我就是不願意一家人傷了一家人，你們全是在鳳陽府住家吃飯，彼此相識也不止一年半，何必爲那麼一個飛環女弄得拚起命來？又不是吃醋爭風，依我說，算了吧！岑老弟你把飛環女送出來交給我，我再給

她想辦法！」龐大凱在旁邊不住怒目向他瞪，七個手指頭，捏着兩隻大拳頭，真要打他，白面俠却冷笑着，九頭獅子是沈着一張蒼黃色長着花白鬍子的老臉，齊都剛下馬，這時蓋江東就大步走了過來，他手中提着一隻巨大的刀鞘，短衣緊瘦，意氣昂揚，一雙大眼迸出光來，但顯着溫和，先說：「岑山玉！你不對，你是當地官的少爺，怎可在當地欺凌良家婦女？」岑山玉狠狠地一笑，說：「你弄錯了！那是什麼良家婦女？那不過是一個江湖上的淫蕩女子，昨晚是她找的我來！」蓋江東憤怒着說：「胡說！你休要狡辯！龐大凱已跟我說得很明白，那是老俠女賽隱娘的女兒，當初曾奉她母親之命去懲戒你，結果不知被你用什么卑卑下的手段，騙去了她的鋼環，她又找你來，可見她是被你騙過身體，你家裏有那麼多的妻妾，再汗辱清白女子就是不該，你還良心喪盡，昨晚那女子去找你，竟被你綑綁起來，還用鞭打腳踏，這些事是常松親眼看見，諒必不假？」白面俠更是「嘿嘿」地冷笑，說：「這些事你蓋江東管不着？」蓋江東說：「在我的眼前，你這樣橫行霸道，欺凌婦女，我就要管！本來，昨夜我就可將那女子救出，我若去救她，你一萬人也攔擋不住，可是我還爲你留着一點情面，今天，你就說吧？」白面俠說：「比武，拚拚，到底是誰蓋江東行？還是我白面俠行？」蓋江東大聲說：「好！你和九頭獅子苗天樹，你們就一齊來上手吧！如若勝了我，我不但不管飛環女的事，連我的鏢店也送給你們，算我無能！但是你們若敗了呢？……」白面俠說：「那自然把飛環女交給你！」蓋江東說：

「交給我也不能就算完事，我還得懲戒你這淫徒，還要剪除你爸爸！那個貪官，一些事，不怕你判時又不認，我只先跟你說明，叫你看過了我蓋某的真實武藝，然後我就不再跟你說話，不再跟客氣，今晚必定叫那被難的飛環女，離開你家，同時你，——你的父親暫時先等等——就都要小心一點首級！」白面俠氣得跳起來，說：「你說這話，就應當拿你當強盜辦！你蓋江東還能也得先看看人！白面俠少太爺能怕你？」說時，他先亮出他的單刀來，旁邊，九頭獅子苗天樹却搖動了長矛，說聲：「先看我的吧！」蓋江東却也由他那巨大的刀鞘裏，亮出來他的兵器，——鋸齒狼牙刀，他將刀鞘扔遠，雙刀用左右手一分，「哈哪」的一聲，刀光閃閃奪人的眼目，這兵器看來好似雙刀，但分量較重，背在刀上有鋸齒形的刀牙，上端還有鈎，鈎連着刃鋒，下面刀柄却是戟形，帶有方天偃月，又如是「護手鈎」的鈎柄，分向兩手，有如雁翅，以此又名「雁翅鏡」，當下九頭獅子先以長矛前戳，蓋江東當時以鋸齒刀磕開，白面俠的刀風「刷」的自左方來取，他却以左手之刀（亦即雁翅鏡）沈着地迎戰，右手之刀却拒住了長矛，同時，雙刀飛舞，鋸齒生光，狼牙動魄，九頭獅子長矛狠抖，也不肯稍讓，白面俠更於側方時乘隙來取，如此三個人就越殺越緊，蓋江東一人抵二手，倍顯出威風，那邊白面俠的護院的直喊：「小心！小心！老師傅可小心他的鋸齒，別把矛子掛住！……」另一邊海蝎子喜歡得跳起來拍着手說：「好！好！都比我強！再鬪吧！可就是……別真弄出人命來！……」龐大凱尤其着急

，因爲，他與蓋江東本來也是素不相識，只因爲昨天他追着飛環女到鳳陽城裏，在夜間就聽說了飛環女被陷，及蓋江東抱打不平之事，所以他今晨就找了蓋江東，他說明了來歷，並跟隨到此給蓋江東助威，其實他不僅是助威，還把撈救飛環女的事，都希望蓋江東給辦了，現在要是蓋江東真敗在白面俠跟那使長矛的兇老頭子，就不但飛環女要救不出來，他自己就許活不了，因此他更着急，直喊嚷，直流汗，看得兩眼都發疼了，但見那裏十數合之後，蓋江東不但那雙鋸齒刀是毫無破綻，而且越殺越顯得鎮定，顧盼自若，十分地從容，他雙鋸齒刀舞若夢車輪，雄壯的身軀隨着騰越，翻轉，殺斬，截擋，真是鬼沒神出，九頭獅子老傢伙原來虛有其名，長矛的着數也亂了，氣也發喘，白面俠倒還有兩下子，刀飛如急雨，套數且翻新，躲閃得既疾，躍進得也速，然而究竟在蓋江東的眼前究竟施展不開，所以又有兩三合之後，他被逼得便向旁逃奔，九頭獅子當天樹更大怒，噴起了他的灰色鬍子，黑色纓子的丈八長矛越發使抖，扎，刺，擊，抽，蓋江東一雙鋸齒刀，挾風帶霧，步步逼來，眼看九頭獅子要不好，却見那邊白面俠又亮出來了怪兵器，原來就是那「白虎銅環」，光閃閃的鐵練出白圈，就向着蓋江東的頭上去，吓得龐大凱在那邊喊叫說：「啊呀！這傢伙可是厲害！這是他偷飛環女的！」只聽「噹」地一聲，那邊的鋼環倒是套住了，——套着的却是蓋江東鋸齒狼牙刀的刀頭，被刀頭上的鉤子給鈎住了，白面俠大驚，鐵練既不敢撒手，鋼環更摘不下來，他正在手慌脚亂，幸仗九頭獅

子緩了腕力，挺動長矛又來拚鬥，蓋江東再展雙鋸齒刀，沈着迎殺，鋼環這時脫了鈎兒，白面俠這才收回來，吓得他的臉更蒼白了，只見他的師傅九頭獅子就如同瘋了一般，蒼髯亂飄，長矛猛刺，大喊着說：「蓋江東！我跟你拚定了！我稱了一輩子英雄，若敗在你的雁翅鏡下，我誓不爲人！」他真兇真猛，但是蓋江東依然「遊刃有餘」，巧妙地應付，弄得他更是氣喘，白面俠岑山玉這時把鋼環也入了套，刀也不再掄了，只攤手大喊着說：「住手！住手！我有話說？」九頭獅子苗天樹此刻才手拄着長矛，不住地喘氣，蓋江東收了一雙鋸齒狼牙刀（雁翅鏡）冷笑着向白面俠問：「你還有什麼話？」白面俠岑山玉說：「這樣打，不公平道！本來昨夜你連次派人去找我們，攪得我們一夜也沒睡覺，精神不足，自然現在力氣不能如你，你等我們回去歇一歇，睡覺一會，把精神養足，到晚間我們仍在此處，由我換一桿傢伙，再與你較量三合，你敢嗎？」蓋江東却哈哈大笑，說：「誰還有功夫與你們再來此處見面？我是不願在此處傷人，好！就放你們回去吧！反正，我已經把話都對你們說明了，武藝也叫你們看過了！我自此後就不再客氣，你們回家去再細想吧！」說時，他眼看着白面俠岑山玉，九頭獅子苗天樹，帶着他那二護院等人，騎上了馬，就都那麼便宜地走了，蓋江東又去與海蝎子短傑常松談起話來，龐大凱瞧着可很是生氣，心說：蓋江東本來武藝可以取勝，可是他却不使力氣，故意將白面俠他們放走，足見他是不真幫忙，不是真想救飛環女，到底他們是在一個城裏住的人，爲這事，

他們還不願傷和氣？可是飛環女，那麼大的穿綠衣裳的姑娘，縳着放在白面俠的家裏，豈不叫人担心？乾脆！我還是快回竹香嶺找賽隱娘老太太去想法子去吧！於是他轉身向南就走，蓋江東却問說：「麻兄還要往那裏去？」麻大凱說：「我得找賽隱娘去！……」蓋江東點頭說：「好！把她請來，叫她們母女見面也好，因為即使我把飛環女救將出來，我也得躲避男女之嫌，對她無法安置！」麻大凱却暗暗地撇着嘴，心說：要等到你去把飛環女救出來？那時恐怕飛環女早就生了小孩兒啦！」

## 第九章

月夜馬相追，大河競渡  
啼痕愁重疊，纖手揮刀

當下，由蓋江東將拴在槐樹上的，他剛才騎來的那匹馬，借給了麻大凱，撞山牛騎上了這匹馬，當時就揮鞭疾馳，往竹香嶺去找老俠女賽隱娘去了，這裏，蓋江東手提着他那巨大的刀鞘，與海蝎子短傑常松，向城裏去走，他們隨走隨談，談的却是鏢店生意，及江湖上別的事情，對於飛環女的事，他已不放心上，因為他蓋江東滿有把握，相信今天白面俠即使不將飛環女救出，那麼到了晚間，他若略施身手，也能够把飛環女救出來，救出之後，正好等着賽隱娘來到，令她母女見面，因為他是真沒有法子安置飛環女，他蓋江東的名頭雖這樣大，開設的鏢店也不小，可是他是一個「光棍兒」，二十多歲了，也沒娶妻，更沒有接近過什麼女人。

這時候那白面俠和九頭獅子都已經回到了家中，都是又急氣，又慌張，九頭獅子苗天樹說：「那決不行！」二護院的又說：「不然，到夜間蓋江東必定來到，他的夜行工夫，比他的那雙鋸齒狼牙刀更了不得！他來了，可不能像昨夜海蝎子那樣地胆小，他不但救走了飛環女，還得殺死了咱們！」九頭獅子苗天樹說：「走！我在湖廣還有徒弟，也有綠林朋友，咱們帶着飛環女往那邊去，看他蓋江東還怎麼救？」一面說着，他一向二護院的使眼色，因為他們是不能在鳳陽府鈞治下殺人，他們想把飛環女帶到半路上，加以殺害，以絕後患，苗天樹是爲的剛才爲個飛環女，受的那個氣，二護院是想爲他那被飛環女昨夜所傷的哥哥報仇，而白面俠，也很願意即時就走，他暗地想，寧於將飛環女投在江中。

於是急急地命人備馬，套車，白面俠親自從裏院南屋裏將飛環女抱出來，九頭獅子且用鋼刀比着她的粉頸，威嚇着說：「在車裏不許你嚷嚷！若不聽話？就割下了你的頭！」飛環女却怒睨「呸！」一口吐沫正啐在九頭獅子的鬍子上，白面俠把他抱到門口，塞在騾車的車廂裏，他自己拿着單刀和白虎鋼飛環，也進到車裏去，放下了車簾，由二護院趕車，鞭子「吧！」的一揮，車輪滾動，少時之間，就走出鳳陽城的南門，出城之後，行了三里多地，九頭獅子苗天樹方才騎馬趕到，他們原爲的是車馬分開了走，免得被人注意，但是苗天樹此刻趕到，他又是喘氣，又是着急，說：「他娘的海蝎子常

松，我出城的時候又被他看見了，他還能够不又去告訴蓋江東嗎？」當時二護院聽了，吓得就「吧！吧！吧！」連氣地揮鞭子，催着騾子拉着車箭一般地去走，九頭獅子的馬蹄聲「得得得得」在後緊緊跟隨，飛環女在車中喊着：「哎喲！車把我頭死了！你們快把我殺了吧！……」白面俠岑山玉又亮出了那隻白虎鋼飛環，威嚇着飛環女說：「你若再敢喊一聲，我可就要把這鋼環套在你的頭上了！叫你稍微動一動，頭就掉！」飛環女咬着牙流着淚痛哭大罵說：「我後悔那一次爲什麼沒把你的頭套下來！……」白面俠瞪着眼說：「禁聲！再要哭，我可真不能夠讓你活了！那時你可別怨我？」此時，嬌弱的飛環女只有全身抽搐着哭泣。

飛環女身上的綁繩雖然自昨夜到現在總未解開，可是她的頭髮經那「落落」與「驚花」兩個婢妾已給梳過了，編的是一個「盤龍頭」，儼若「新娘子」，臉也給洗得很乾淨，還抹的胭脂，鞋換的是「飛花」的一雙紅綾鞋，倒還很合式，飛環女想起受人作弄時的一切情景，她就更哭，更傷心，更生氣，白面俠却看看，又和悅地笑了，他悄聲說：「你別害怕！我是帶着你到別處，我還想到那龍王廟，咱們作夫妻去！……」飛環女又怒啼着說：「呸！」但可惜現在她的口中，連唾液都沒有了！

車急動急走，馬跑在車前領路，不多時就到了殷家澗，二護院一邊趕着車一邊還說：「這鎮上的茶館裏可住着一個老太婆，是孤身一人，聽說蓋江東很關照她，孝順她，就跟她的兒子是一樣，咱們



打不了蓋江東，打打這老太婆好不好？」九頭獅子却訶斥着說：「滾蛋！快些走吧！」當下車馬又往南行，走到了傍晚，已經到了定遠縣境，九頭獅子說：「不用打店，也不用吃飯，就直往東南去走！」白面俠却說：「往東去幹嗎？我是想偏西去走。」九頭獅子說：「你要往西，可就錯了！我也知道你是想先到巢湖邊，攪湖鎮，那裏有座廟，廟裏的道姑是你的情人，我勸你，千萬別再弄那些事，現在弄出這些麻煩來，還不就爲的是飛環女？依着我，當時把她拉下車來，結果了她就得救！……」他才說到這裏，二護院當時就停住了車，一面由腰中抽短刀，一面就要自車上拉出來飛環女，九頭獅子也把一口厚背的撲刀亮出來了，白面俠却搖手攔住，說：「不行！不行！在這地方不能殺人！」九頭獅子說：「你要再想留着這小娘兒們，我就不認你爲徒弟！」白面俠說：「一定叫她死，但是叫她死在水裏，也不能够叫她死在刀下，我所以要往巢湖，就是想把她扔在那湖裏，或是往南，把她扔在大江之中！」九頭獅子說：「這又爲的是什麼呀？難道不叫她作無頭鬼，却還要把她送到龍王那裏去當小老婆嗎？」白面俠說：「咳！不用問了！走吧！」到底他雖然是九頭獅子的徒弟，同時他也是「少太爺」，他所說的話，九頭獅子跟二護院還都得聽，於是就都撇一撇嘴，一個還在前邊騎着馬領路，一個還在後邊搖着鞭子趕車，但是全都餓了，也全都睏倦了，只是還都得強打着精神，在瀨暗的月光下，寂靜無人的道上，趕忙地向前去走，他們還時時在提心，不住地回頭去看，就是恐怕蓋江東追來

• 這時尤其是白面俠他不但疲乏，還非常地愁悶，他也不知道是爲什麼，忽然又捨不得飛環女了，忽然又很真切地回憶起來那龍王廟裏之一夜了，那一夜，自己雖然是笑語溫存，心中却懷着仇恨，然而飛環女又有多麼美麗，多麼婉順呀？誰料到竟因爲一時的「火氣」，而弄成了這樣的結局？這除非真把飛環女拉下車去，由着九頭獅子他們將她殺死，不然，若叫我將她那樣嬌弱，其實是又嬌捷又玲瓏可愛的身體，推到那萬頃汪洋的水中，我也恐怕到時候要遲疑，他一陣煩惱，竟不覺打着盹兒在車上就睡着了。

這時被車子搖得暈昏，似乎睡了半天的飛環女，已經醒了，剛才，車停住時，那兩個人要殺他，白面俠又說什麼把他投到水裏去淹死，她也隱隱約約地聽見了，她這時的生死已經不能自主，情愛變成了殘忍，情郎變成了冤家，是無用，啼也是白搭，她一陣辛酸落淚，一陣悔恨和恐懼，又一陣心灰意冷，只好閉目等死，但，這時忽然她覺出在身旁坐着的白面俠是已經睡着了，同時，見那隻白虎鋼飛環就放在白面俠的身旁，車窗外射進來月色，使這環閃閃地發着光，這環，這本是如同她的生命一般的鋼環，此時彷彿在告訴着她：你還不趁此時逃命？本來她的身上不像以前那樣痛了，因爲綑了一天一夜，又被車顛來顛去地，何況昨夜那婢妾「驚花」給她換鞋的時候，有意無意地把她身上的繩扣兒已弄鬆了一點，她現在一使力，因爲她躺了一天一夜，力氣倒養足了，竟然她就伸出一點手來，她

就又乘着車子一顛動的時候，往前滾了一滾，身子捱得白面俠更近了，同時手指也就捱着了鋼環，但她仍然是慢慢兒地，既恐鋼環傷了手，又怕把白面俠驚醒，如是多時之後，車又往下了大約有半里地，飛環女就自己用這飛鋼環把身上綁的繩子磨斷了，她慢慢地動手把週身身的繩扣全都解開，她又接住了緊張的心喘一喘氣，但這時白面俠已經醒了，並似乎已有所發覺了，飛環女就驕地將身一挺，同時伸手去奪鋼環，白面俠却已經將鋼環上的鐵鍊揪了，並回首怒問說：「你要怎麼樣？」飛環女掄拳向他的臉上去打，正打中在白面俠的右眼上，白面俠趕緊閉眼，怒聲叫着說：「好啊！你還要跑嗎？」外面那二護院已經將車停住，並又抽出了短刀，急問是：「什麼事？」飛環女却已經將白面俠按倒在地上，她就從白面俠的身上急爬出來，迎而那二護院已把車簾掀開，握短刀她就刺，她猛力地一脚踢去，正踢在二護院的咽喉，二護院就「咕咚」地一聲從車轆上摔了下去，把手中的短刀也扔了，飛環女就如同「猛虎出押」，但她是一隻雌虎，嗖的蹿出了車，那九頭獅子剛從前面撥回來馬，掄撲刀猛向她來砍，她却疾速地躍下了車去，將身一伏，騾子驚得拽着車仍向前跑，車輪正從地下扒着的二護院的腿上軋過去，「咕嚕嚕」！同時發出二護院慘叫之聲，飛環女乘勢已從地下將短刀抄在手中，騰身而起，綠衣在月光之下跳躍，一雙紅小鞋點地如飛，她向九頭獅子刀對刀的招架了一下，當時向南就跑，白面俠已經一手提着鋼環，一手拿着刀去追，九頭獅並大喊說：「別用鋼環。她，

那傢伙到了她的手裏可了不得！咱們不會用，她可會用！」飛環女也聽見了這話，就要回身來搶鋼環，九頭獅子却催馬已經趕到，在馬上掄刀向她狠劈，並罵着說：「要叫你跑了，老子不姓苗！」飛環女躍起來以短刀迎這又長又重的撲刀，實覺着抵擋不過，同時白面俠又追來了，說：「我對你講情義，不忍得殺了你，你却還乘着空兒想跑！好個壞蛋！我真要殺你了！」掄刀也向她來斬，飛環女一邊又怒斥着：「吓！吓！吓！」一邊迎殺幾合，回身又逃，九頭獅子將馬讓給了白面俠，他自己却去解那車上的騾子，就一騾一馬在後緊緊地追趕，月色之下，大地無垠，人家都已熄滅了燈火，甚至聽不見一點鷄犬之聲，飛環女此刻沒有別的念頭，只是緊緊地去跑，也不管身後的白面俠與九頭獅子不是已經追到，她只是咬着牙，閉着嘴，順着大道一直向南跑，跑了大約有十多里路，她真跑不動了，覺着腳酸，覺着氣喘，並且覺着又渴又餓，只好順着道旁一步一步地走，然而忽又聽得身後有「得得得」連珠一般的馬蹄之聲，她驚得又往前去跑，跑了不遠的路，就忽然看見眼前有很多的燈光，並有房屋街道，原是一座很繁華的市鎮，大概因為是有不少過往的客商今天都停留在這裏了，所以街上有許多的鋪子還沒有關門，客棧，酒店裏尤其的熱鬧，飛環女跑進了這市鎮裏，她依然不住地喘氣，依然心慌，回首看看，白面俠沒有追來，她才慢着些走，見月光照着這條長街，店房裏不斷有人出入，載着貨車的大車，因為太多了，店裏容納不下，就有的停放在街頭，而那些趕車的人，跟着貨物的夥

計們，也就在街上搖着扇子乘涼，並有個瞽目的人帶着兩個小姑娘敲着竹板，唱曲求錢，因此各鋪戶，各店房裏的人，多半都出來聽曲，飛環女孤零零地跑到這裏，在月光下，在人叢裏，在唱曲的聲中，徘徊着，趑趄着，並且仍然懷着驚懼，手裏還提着一把短刀呢，可倒沒有人注意她，也因為此時在街上的婦女本來不少。只是，飛環女雖然沒被什麼人攔住盤問，她却萬分地作難，因為她太餓又太渴了，這裏雖也有賣茶的，有賣餅的，還有賣扒鷄和薰肉的，也有賣水果的，可是她的身上一文錢也沒有，怎麼辦呢？她不會向人要飯，求憐，更不能搶誰的奪誰的，她只驀然想起了頭上的一件東西，就是她現在頭上是在白面俠的家裏，被人給梳的一個「盤龍頭」，頭上用着兩枝簪子，大概是金簪，她想要摘下來賣，却又想：天這麼晚，人又都只顧了聽曲，我摘下來簪子，可去賣給誰呢？……正在感覺着爲難，突見旁邊有一人將她一把揪住，掙笑着說：「哈哈！你跑到這裏來了，就以爲捉不着你嗎？」她一驚，扭頭一看，原來是九頭獅子苗天樹已經追趕到了，一手舉着撲刀，一手用力揪住了她，她驚急地舉短刀向苗天樹就刺，苗天樹却用撲刀將她的右臂按住，那邊岑山玉拿着鋼環與鋼刀，並拉着騾子和馬，怒聲說：「把她揪過來！」飛環女極力地掙扎，並哭喊着說：「你們是強盜……」這時，旁邊的人都亂起來了，唱曲的也停止了，蹲着的坐着的都站起來了，有的就要打不平，向九頭獅子苗天樹說：「你這個人，爲什麼揪住人家一個婦人？」苗天樹却大聲地說，「諸位快躲開！別多管閒事

我們捉的這是女犯，你們看，那邊站的就是鳳陽府岑少太爺白面俠，捉的這是他宅裏殺人逃走的一個丫頭！誰來管閒事，誰可要找麻煩！」他這樣一說，吓得一些人全都不敢管，也不敢打聽了，都往兩旁去躲，那邊白面俠怒聲說：「來！把他揪出這個地方再想辦法，……」飛環女大哭大喊着，掙扎着，還要拚命，但此時突然由一個店房裏急跑出來一個年輕的，穿得很華麗，風流，頭上還戴着花，嘴裏好像還嚼着檳榔的婦人，連聲問說：「是怎麼一回事？是怎麼一回事？白面俠岑少太爺他在這兒找？哈哈，……」這婦人一眼看見了那正在發怒的白面俠就跳起來說：「好個沒有良心的小白臉，你還在這兒捉人家的娘兒們啦？我正要捉你呢，你在蕪湖我家裏，臨走的時候跟我說的是什麼話？說什麼：先給我打一付金鐲子，廠表證，半個月後一定回去娶我，媽的現在快有兩個月啦，你連面兒也不照，兒影也沒有，住了我二十多天，就給我那麼個破元寶算是完了嗎？這是你當少太爺的幹的人事？」白面俠怒罵着說：「混蛋！混蛋！」這婦人跳起腳來說：「你還罵我？我可不怕你罵！咱們得講講理，諸位都來聽聽，我名叫陶七如，我是個混事的，白面俠這小子他騙了我，他騙了我不要緊，他還給我得罪了人，打了保鏢的龐大凱，龐大凱走後，他的朋友賽猴兒天天到我那兒去搗麻煩，逼得我不能再在那兒混啦，人都知道我是嫁了岑少太爺啦，把我的飯門全都堵住啦，他可面兒不照，叫我白担了個虛名，白挨餓，我這才千里迢迢地來找他，才來到這兒，還沒到鳳陽府哩，神差鬼使地他就來啦，

喂，白面俠，你幹嗎還捉人家的娘兒們呀？你來捉我好不好？我不是你答應的接了去作一品夫人，作家主婆的娘兒們嗎？」這時可真熱鬧了，有好多人都不住地笑，又有好多人說：「誰管他是什麼少太爺？先凌他吧！」飛環女却乘這時就趕緊跑過去，想要搶回來她的「白虎鋼飛環」却不料白面俠將那鋼環的練子拿得太緊，他手中又有刀，來和他抗拒九頭獅子苗天樹舞着刀又去威嚇陶七姐，陶七姐是更放聲大哭地扯開喉嚨來罵，旁邊許多人捋胳膊挽袖子，都要打不平，在這時，飛環女就搶了白面俠手中牽着的馬，騎上去，飛也似的向北，出了鎮口，認上了大路乘着月色又往南，一騎如飛，紅鞋登鐵鐙，綠衣飄晚風，比箭還快，急逃而去，但她並不是逃，她是想要回竹香嶺，去見媽媽養隱娘，她要痛哭地去懺悔了。……

馬行多時，夜已深，而身後的追騎又判！原來是白面俠在那市鎮上，被陶七姐糾纏着，他走不開，幸仗九頭獅子苗天樹發了強盜的脾氣，揮動了撲刀，驅開了那裏的一些人，嚇退了陶七姐，他見了馬匹，也不管是誰的，就搶了兩匹，却扔下了他們那四騾子，而與白面俠一齊騎着馬，一齊拿着刀，又追來了。！眼看又要追到了飛環女，白面俠一邊在前追趕，一邊大喊說：「飛環女！你站住！我有話說？我太愛你有本事，我願娶你作妻子了，假如！我再說謊話，就叫我……當時就跌下馬去摔死！飛環女！飛環女！……」

飛環女却在馬上回過頭來又啞着說：「呸！……」她再向前逃，馬又飛馳了二十多里，但見眼前却是白亮亮的一條大河。

大河！這就是滁河的上游，夜又深，月已晦暗，茫茫大水，空曠無人，她力已微弱，收馬也收不住，馬就浮着水「嘩喇嘩喇」地如同是船似的，就過河去了，少時白面俠與九頭獅子追到了岸邊，他們望着這大河可是更發怯，他們搶來的這兩匹馬，可是不如被飛環女搶走的，他們家裏騎出來的那匹已經渡過了河的馬，他們這兩匹馬不行，他們二人更都不敢冒險下水，他們就在這岸上着急，徘徊了半天，九頭獅子苗天樹還說：「饒了她吧！一個娘兒們家，叫她再去嫁別的人去吧！咱們還是回鳳陽，或是往湖廣去？」白面俠仍然搖着頭說：「不行！我不追着她，我不甘心！」九頭獅子說：「爲個娘兒們你就不甘心？」讓院腿軋傷了，車也扔在那麼遠的地方，沒人管，你就甘心，我今日才知道你原是一個酒色之徒！」白面俠更暴躁地說：「你一個人去吧！」

他二人正在這河邊因爲追不着飛環女而吵架，不料這深夜間，追趕他們來的幾匹馬，也如一陣雨似的「劈吧劈吧」的馬蹄急響，隨風而來到，這來的人正是決心要剪淫兇，要救孤弱的飛環女的蓋江東，還有幫他忙的是鳳陽府裏店房的夥計蛤蟆嘴曹六，更有跟隨看執鬧，也是別有用意的那海蝎子短襟常松，他們一共是三匹馬，白面俠等人的車馬今天離開鳳陽之時，隨後他們就追來了，不過因爲



蛤蟆嘴是嘴快而馬慢，沿途淨談天，就誤了時間，蓋江東在半路又遇着幾個朋友，都需要駐馬而寒暄，所以他們是剛才才追到北邊那市鎮上，陶七姐還正在那街上說呢，說什麼：「我本來能够嫁龐大凱，都是叫白面俠給拆啦，白面俠那忘八蛋，他又騙了我，這麼半夜，他還搶了別人的馬，去追那綠衣裳的小娘兒們，——真該死！」蓋江東一聽，當時就大驚，又向那裏的詢問了剛才的情形，他們當時就撥馬離開了那鎮，而急追下來，直追到這大河的河岸，蓋江東在馬上就又亮出了那一對發着光的鋸齒狼牙刀，（雁翅鏡），而怒聲說：「白面俠與九頭獅子，你們把惡事已經做够，這裏不是你們的家，可是，你們的坟，就在不遠！」說話時，佛馬舞動了一對鋸齒刀，就與白面俠，九頭獅子在這裏廝殺起來，海蝎子在一旁假意地給勸架，蛤蟆嘴却喊着說：「殺了白面俠這小子吧！省得許多好人家的娘們再受他的害！」白面俠却不敢飛那鋼環，只用刀與蓋江東交戰，九頭獅子苗天樹雖然仍在旁幫助，但他可自知也抵不住蓋江東，相戰只有四五合，那蓋江東就一刀——雁翅鏡——「噠」的一聲將九頭獅子砍落下馬，馬向旁邊跑去，九頭獅子却忍着傷，淌着血，撲通地一聲跳了大河，白面俠却虛擄了一刀，攜帶鋼環，生死不顧，佛馬也下了河，蓋江東帶領那兩人也一齊乘馬下了水，依然追趕。

月光昏暗，夜風蕭蕭，河水「嘩喇嘩喇」地響，性命仍繫於一髮，白面俠好不容易地才過了河，兩腿已盡濕，他上了南岸，依然催馬緊走，身後有人來追他，他却依然緊緊地不捨也不放地去追飛環。

女！徐飛環。

追到次日，陽光已佈滿了大地，追得他精疲力倦，他已經追着飛環女了，見就在大道的前邊了，他大怒地喊着：「飛環女！你還不站住！」然而他後面的蹄聲更爲急驟，蓋江東的喊聲比他的喊聲更大，更近，說：「岑山玉！你快些滾下馬來吧！……」他連臉也不敢回，仍然向前緊追，這時飛環女更是急速地，同時心傷氣喘向前去撲奔，這時因爲他並不是逃避白面俠的追趕，而是，她已經望見了，這大道上，對面，就來了兩個人抬着的一頂小竹轎，後面跟隨着一個騎着馬的人，正是龐大凱，兩個抬小轎的原是竹嶺下江邊的漁人，「老水鳥」與「小蝦米」，而竹小轎上坐的却就是那頭髮和眉毛都白似雪，一臉的皺紋，背着腰，猶然帶着病容，而更顯得老邁的，她的媽媽老俠女賽隱娘，當時，她痛哭着，連叫「媽媽」也叫不出來，就撲過去了，白面俠岑山玉怒馬追過來，他又看見了龐大凱，他就更怒，在馬上抖起了白虎鋼飛環，原想是先去套龐大凱，却不料竹小轎已先來到了臨近，那老太太也不知是怎麼一伸手，只見白光一閃，白面俠手中的鐵練，反倒到了老太太的手中，而那裏外全是的白虎鋼環，却被拋回來，正正，又套到了他白面俠的脖子上，他在馬上就被停住了，伸着脖子不住地喘氣，流汗，臉也真像一張最白的白紙。後面蓋江東三個人騎着馬也趕到了。

這時，大道兩旁還有不少往來的人，蓋江東却說：「諸位閃開！我們這裏現在要懲戒一個淫徒，

「他下了馬，由龐大凱的引見，走過來向賽隱娘老俠女行禮，那海蝎子與蛤蟆嘴因爲看着這位老太太太厲害了，他們就沒敢過來，賽隱娘手中仍然持着那鋼環的鐵練，可是說：「我病得這樣重，我不願意殺人了，但這個人淫狠奸頑，害了我的女兒，我爲世間衆多清白女子着想，也不能就便宜了這淫徒，又叫他到別處去作惡，何況他是賊官之子，倚仗他父親的勢力，胡作非爲，早就該死，我的女兒是受過他的欺騙，汗辱，毒害的，這應當叫我女兒自己下手！」

當時，蓋江東就將一口鋸齒狼牙刀交在飛環女的手裏，飛環女才喘了喘氣，才拭了拭淚，綠衣嫗婷，雙手提着這一口鋸齒狼牙刀，來到了延頭待死的白面俠的近前，可是飛環女，淚又簌簌地流，氣又吁吁地喘，她雙手舉刀，手仍發顫，她心裏的恨，恨無邊，然而那殘情，餘愛，猶然在恨裏蕩漾，白面俠那年輕，英俊的姿容，身上的衣服，雖是在馬上奔馳了一夜，却依然是乾淨，使她不免憶起了在蕪湖，隔窗偷窺，暗地生羨，那時之心情，及在龍王廟那一片是假是真的溫馨的夢境，她的手越發地抖，同時見白面俠岑山玉雖在閉着雙目，而確實也那麼可恨又可憐地哭了……

海蝎子短傑常松在那邊看得直了眼，說：「到底怎麼着呀？」龐大凱在那邊說：「姑娘你要下不去手，交我來！」

此刻，飛環女才雙手掄起鋸齒狼牙刀，嬌軀向上一躍，刀落血光飛，「啍！……！」岑山玉的身

子連那鐵環，全都栽下馬來，而飛環女却扔下了那一口刀（雁翅銳），跑回到她媽媽的竹轎旁，越發不住地哭，她所斬斷了的不過是白面俠的半隻胳膊連着手，白面俠暈了一陣，此刻又「嗷嗷嗷」地叫，性命又蘇綏過來。那老水鳥和小蝦米把竹轎放下，又過去，把白面俠脖子上掛着的環，摘了下來，重新交給了飛環女，飛環女却仍在抽搖着痛哭。

蓋江東見事情已經辦完，就收起了他的一對鋸齒狼牙刀，而向賽隱娘告辭，同着蛤蟆嘴曹六回鳳陽府去了，那海蝎子短傑常松，本想是白面俠若是死了，或把飛環女弄不到手，他就檢一個便宜，如今這麼一瞧，「揀便宜」的念頭，他趕緊就打銷了，他將身受重傷白面俠扶起，雇車送回，他從此就成了白面俠的「恩兄」，後來兩人「霸佔餓牛灘，單臂戰雙環」，又生出了許多的事。龐大凱却聽說陶七姐就在那邊那鎮上了，他當時就騎着馬找去了。而賽隱娘老俠女却是即使不因為這事，也不能再在竹香嶺上住了，就因為是那次飛環女在江岸奪了「總鎮張大人」的一匹鐵青色的「烏騮」，而官人已經到竹香嶺上去抄拿過。當下賽隱娘乘小竹轎往北，找了一個幽僻的村落，到一個人家裏去投宿，暫居，養病，把老水鳥和小蝦米全都打發回去了，飛環女却就隨侍着她的媽媽，依然得穿着一身綠色的衣裳，盤龍頭又改成了長辮，那雙紅綾鞋扔了，還得換上了綠鞋，後來賽隱娘老俠女就病歿於此地，飛環女飄零一身，幽情萬緒，又攜帶着白虎鋼飛環，去會那青龍鋼飛環，重走風塵，再起波浪，那一

陸事當爲另文敘述，本書至此終結。

（完）

